

奧斯
之旁
楚譯
斯著

精神分析與唯
物史觀

原名 弗洛伊特與馬克斯

世界書局印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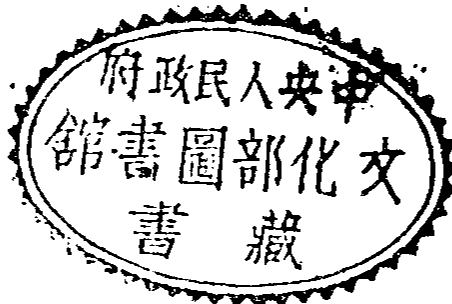
3443

斯克馬與特伊洛弗

究研的法證辯種一

著旁斯奧

譯之 楚



行 印 局 書 界 世

精神分析與唯物史觀

迭肯

奧斯旁的新著「弗洛伊特與馬克斯——一種辯證法的研究」已由楚之君譯出，在發排時，出版人拉我寫一篇序，他還怕一般的讀者要懷疑何以精神分析與唯物史觀相提並論，似乎叫我把這一點先說明白，作爲本書的讀法。筆者對於馬克斯主義懷無深刻的研究，而對於弗洛伊特的學說則有相當的興趣，而且奧斯旁以學者的態度把這兩種學說與以應得的地位，說明相輔而行的可能，確是一種值得介紹的學術研究，於是便根據二氏的學說和本書作者的理論，寫了這篇「精神分析與唯物史觀」以代序。

一九四〇年八月。

一九四〇年八月。

照字面看來，「精神分析」與「唯物史觀」是絕對不同的兩件事，而且是互相矛盾的。若是弗洛伊特和馬克斯可以合作，那末唯心論和唯物論也可攜手了。不但一般人這樣想，即馬克斯主義者，也有人以為精神分析學是不值得馬克斯主義者注意的。其實，精神與物質，心與身，以及遺傳與環境等等爭鬧了多年的問題，並不在問題的本身，而在研究的人跌在二元論的泥坑中，翻不得身。我們都以為唯心論者大多也主張二元論，却想不到主張一元論的唯物論者，在攻擊精神生活時，他已不知不覺投入了二元論的隊伍，因為當他在攻擊精神生活時，他已把精神和物質分為兩個個體了。真正的一元論者，並不把精神和物質分為兩個對立的個體，却把它們看為同一生活的兩方面。在常態的生活中，精神和物質本來是不能分拆的，只有患變態的人才把它們分了家。例如今天溫度九十度，我們都覺得熱。我們怎麼會覺得熱呢？唯心

論者或許會說，因為我們自身有熱，有受納熱的感官。你看發瘧疾的人在這樣熱的時候，蓋了兩條厚被，不是還在發抖麼？可見熱在己身。機械的唯物論者或許會說，今日天氣九十度，所以你覺得熱，若是降為三十度，你便會覺得冷了，可見熱在外界。他們二人所舉的例都是事實，都對的，而其結論都只有一半真理。完全的真理是：我們覺得熱是一件事，外界的熱和自身的熱是使我們感到熱的兩方面。

假如我們把內身的熱作為精神，外界的熱作為物質，「我熱了」作為一個整體，則二元論者不得再來搗鬼，精神分析和唯物史觀便可相輔而行了。精神、分析學和唯物史觀本來是研究人類行為的兩種方法，一是由內而外，一是由外而內。馬克斯據了要點，圍困四城，弗洛伊特領了生力軍，由城內殺出，二者聯合起來，便成功了裏應外合的戰術。奧斯旁還恐怕有人不明白，便把這兩彪人馬以及個別的戰略，源源本本說了出來。

在未把精神分析的學說作簡單的敘述以前，我們先要知道弗洛伊特雖然帶著一些神祕的色彩，他却是個不妥協的唯物論者。他是個著名的神經病的醫生。有一次他醫到了一個青年的德國女子，病症很特別：不能飲東西，不能說德國話，四肢的末端麻木，皮膚也失了知覺。弗洛伊特為要找出她的病源，使她入了催眠狀態，然後問她各種問題。她漸漸談到了教她英文的女教師。她向來不喜歡這位教師，但在清醒時她卻不敢說這種話。有一次她看見女教師的狗在一隻玻璃杯裏飲水，這使她非常厭惡。她這樣說著，那被抑制的忿怒和厭惡，便盡量地發洩出來。話還未說完，她便要求要飲水，一飲飲了很多。這時她便從催眠中醒了過來，病也沒有了，德國話也能說了。她在患病時，只能話英語，是爲了她的注意力完全確定在那女教師的身上。她不能飲水，是爲了見到狗在杯裏飲水時的忿怒完全抑制了。被抑制的痛苦，一有發洩的機會，

她便恢復常態度了，此後弗洛伊特專門從事於心的解剖即所謂精神分析。

精神分析學有三個基本概念：（一）「自我」（Ego）。「自我」是一種原動的無意識的心，它是生活之源，無理性，無是非，無意識，永遠爭鬧着，無條件的要求滿足。（二）「自我」（Ego）。「自我」是和現實界有了接觸而修改的「自我」。「它雖然也要求滿足，却是有理性的，所以只要求與現實界適應的滿足。（三）「超我」（Superego）。「超我」可說是習慣的暴君，它監視「自我」的衝動，還要強迫「自我」去壓制它認為不能許可的衝動。說它是暴君，因為它本身也是無理性的。這其間左右為難的是「自我」，它要應付「自我」，「超我」和現實界三方面的矛盾，所以是極難討好的。這三個名字和功用，聽之，極其神祕，其實若譯成我們所熟知的名字，雖然同樣的神祕，却因我們聽慣了，似乎覺得更明白了些。「自我」猶如私慾，「自我」猶如理性，「超我」猶如良心，當然這裏所謂良心是指以習俗的道德為道德的意識。人類行為的活力，不是「自我」，也不是「超我」，而是無理性無意識，無是非的「自我」。「它既然不斷地要求滿足，而又受了「自我」的壓制，和「超我」的監視，那末怎麼辦呢？它把壓迫和衝突的痛苦，積了起來，不息地尋求發洩的機會。若不能在現實界發洩，它也會用種種方法到幻像界去發洩。據弗洛伊特說來在無意識與前意識之間還有一個「稽查員」。無意識或「自我」的衝動會藉著象徵和化裝方法，逃過「稽查員」。例如性的衝動不得滿足，有時會在夢中得到滿足，若在夢中還要受着「稽查員」的監視，則這個衝動會把性生活象徵起來或化裝起來瞞過稽查員例如在夢中並沒有女子，也並不接觸到生殖器官，不過夢在花園中遊玩或夢見地坑，洞穴，瓶，缸等等。

夢之外，舌頭上或筆頭上的滑失，也是衝出稽查員的一法。例如學生被迫而迎接一位他們已拒絕了多時的新校長，

在開歡迎會時，學生代表預備了一篇恭維的歡迎辭，一開始便說『今天我們歡送新校長。』他存心要說「歡迎」却在舌尖上滑失出了一個「送」字。他是說錯了，而說錯的倒是對的。筆誤也是如此。

萬一逃不出稽查員，有時「私我」會和「自我」聯合起來，設法調劑種種的痛苦，那便是「情結作用」(Complex)。最普通的是「投射作用」，「合理化作用」和「昇華作用」。道學先生討了小老婆却極力主張禁談戀愛，來維持風化。社會學家罵他們假冒偽善，精神分析學家却認他們的維持風化或許是誠意的。因為他們不自覺地有了「投射情結」。「合理化作用」便是我們所謂阿Q哲學，被人家打了一頓，不但不覺得痛苦，反而覺得勝利，因為他想譬如老子給兒子打了一頓，那打他的變成了他的兒子，他還不是勝利了麼？「昇華作用」是調劑痛苦的最高形式。例如失戀的青年不願去嫉妒他的情敵，却仍願維持正當的友誼，甚至他從此以戀愛的熱忱去愛他的事業，或社會。有許多偉大的藝術家和宗教家確因「昇華作用」而成功的。

被壓迫的「私我」藉了這種種方法，得以發洩衝動，因此得到相當的滿足。若是被壓迫得一無辦法，既不能發洩，又不能調劑，則唯一的出路便是患精神病。精神病是「私我」得了解放的一種變態辦法。這時「超我」失去了監視的威嚴，「自我」也失去了抑制的能力。所以醫治精神病，須憑精神分析，來尋出患病者所受的痛苦，壓迫，和矛盾的性質及其原因，且須使患病者自己知道這些原因。

我們說弗洛伊特是唯物論者，因為他用歷史的方法追溯個人行為的原始的動機。他分析個人的精神，是以該人的一生活經驗為材料。行為不過是動機的表现，而所謂動機，可以追溯到幼童時期的本能上去。他把本能分為兩種，一種是

「性的本能」一種是「自我本能」。一切的愛，不論愛異性，愛父母，愛家國，都出於「性的本能」。一切的「自虐狂」和「他癡狂」都出於「自我本能」。一種是求生的，一種毀滅的，所以兩種本能又稱爲「生的本能」和「死的本能」。人類是在這生死兩種本能的矛盾中過生活的。這便是馬克斯所說「生命的現象包含矛盾的過程」。

兒童長期的軟弱，使「超我」增加了力量。兒童時期「私我」要求滿足，「自我」無力控制，而父母又控制他們服從權威，於是一部分的「自我」與父母「視同一體」(Identification)。這與父母「視同一體」的「自我」便變成「了」超我。「超我」以父母的愛惡爲愛惡，以父母的是非爲是非。所以「超我」是傳遞文化範型的忠僕。傳統的行爲，傳統的態度以及信仰等都藉著「超我」而傳遞下去。有許多風俗習慣，以及制度，早已失了時效，却因「超我」仍保存它們的權威。這「超我」與其說是現在的意識，毋寧說是兒童時期所形成的意識。這便是勒達(G. Le Bon)所謂人類從未完全生活在現在，却老是被過去所統治的。若是「自我」不站在「超我」方面，而站在「私我」方面，這便是反抗父母的權威而與兒童的志願「視同一體」了，也便是父與子的鬭爭亦即反抗權威的鬭爭。

以上簡要地說明弗洛伊特的學說，但這學說與馬克斯主義有什麼相關呢？

當我們提倡新生活運動，破除迷信的時候，各級黨部辦得非常努力，農民們也熱烈贊成。於是他們舉行迎神賽會，把菩薩也抬了出來。這真使辦事的人看得又好氣又好笑。政府提倡建築公路，人民也出來參加築路工作，而且實實在在知道又闊又直的汽車路比又狹小又彎曲的泥路好得多，可是開公路除經濟的困難以外，還有一個阻力，那便是遷墳和風水問題。客觀的環境是改變了，而主觀的民衆心理却一仍其舊，你有什麼辦法呢？假如人類只有一個被動的現實世界，而

沒有內部主動的因素，則人類的進步，不過是聽天由命的進步而已。奧斯旁引用一個故事說，從火星上來了一個陌生人，他見了地球的人們所作所爲，便驚奇得目瞪口呆，他疑問道：「爲什麼這裏的人們要替別人建築美麗的高樓大廈，而自已却住在簡陋的茅舍裏？爲什麼他們情願爲那些餓死他們的妻兒的人們去做礮灰？爲什麼他們在一個富足的國家裏挨餓？」這個迷惑的火星上的人發出了無數的「爲什麼」來。若只有一個被動的現實世界，即可作爲人類行爲的基礎，則客觀的經濟條件已具備了，何以不能實行社會主義呢？階級的對立已明顯了，何以不發生階級鬥爭呢？私有財產制度的弱點已暴露了，何以不廢止這個制度呢？弗洛伊特的回答是因爲有理性的「自我」還敵不過無理性的「超我」，因爲雖然有了客觀的階級的存在，而還沒有主觀的階級意識。「私我」要求滿足，起來反抗，「超我」却強迫「自我」去壓迫「私我」的衝動。於是有些人逃入「投射作用」，「合理化作用」，「昇華作用」的懷抱，而把「私我」「自我」「超我」之間的矛盾妥協了。有的與舊制度，資本家，以及外界的權威「視同一體」而得到滿足了。所以革命家不但要估計客觀的條件，還須普遍的培養主觀的精神力量。經濟的現實界和它的忠僕「超我」雖可強迫「自我」來壓迫「私我」的衝動，同樣不斷的要求滿足的「私我」也可強迫「自我」去征服「超我」。革命的客觀條件若已成熟，同時「私我」和「自我」又能征服「超我」，這時才能百戰百勝，革命才能真正成功。

我們已說過父與子的鬭爭中，「自我」與權威「視同一體」便加強了「超我」的力量；若是「自我」與兒童的志願「視同一體」，則父母便失去了權威。同樣，若「自我」與壓迫階級「視同一體」，則他便會崇拜壓迫階級；反之，若「自我」與被壓迫階級「視同一體」，則便會加入革命的隊伍來征服「超我」和壓迫階級。這時再加上「自虐狂」

和「他虐狂」的「昇華作用」，便會使軟弱的人變成一個勇敢的戰士。所以革命家不得不從事於精神分析學的研究，因為單單注意到人類反應外部的實現是不够的，同時還須注意到反應內在的動機。

這主觀的力量，亦為馬克斯所注重，他也批評那些承認人為環境所支配的唯物論者。他認為人可依據現實的環境來創造環境，正是由人來改變的。史太林更說得徹底，他說：「自從黨的政治路線底改正已由數年來的經驗加以證實以後，自從工農對於這種路線的熱誠擁護已毫無問題以來，那種所謂客觀條件的作用已縮減至最小限度，同時我們的團體與這些團體底領袖底作用倒成為有決定的，非常的意義了。這是什麼意思呢？這就是指從現在起，對於我們工作底失敗與缺點負有十分之九的責任的，不是客觀的條件，而是我們自己，而且只是我們自己。」（本書十二章第一四八頁。）

這樣說來，弗洛伊特的精神分析學與馬克斯主義，同是辯證法的研究，不但毫無衝突，而且可以相輔而行。在馬克斯時代，資本主義正在興起，要發動社會革命，須特別顧到客觀的經濟條件，因此他便倡導唯物史觀。到了弗洛伊特的時候，資本主義崩潰的客觀條件已漸成熟，而主觀的反抗意識却還不够，所以有「私我」須強迫「自我」來征服「超我」的學說。即以今日的抗建而論，環境固然逼迫我們非如此不可，人力和物力固然是重要的條件，但是照弗洛伊特說來，精神動員和抗戰的決心，却是最後勝利的先決條件。

爲了弗洛伊特尚未脫去玄學的影響，所以他的理論中頗多神秘的色彩，因此現在的心理學家只把他的學說作爲心理學的旁枝，這一點我們在研究時也不得不注意。

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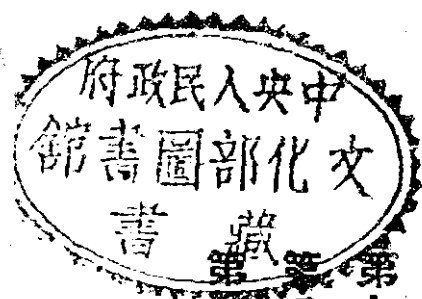
第一篇 精神分析

第一章 研究底範圍·····	一
第二章 心底結構·····	五
第三章 夢的解釋與分析過程·····	一五
第四章 常態心理與變態心理·····	二七
第五章 性的發展·····	三七

第二篇 弗洛伊特與馬克斯

第六章 原始社會·····	五五
第七章 唯物史觀·····	六九
第八章 唯物史觀與個人心理·····	八四
第九章 宗教·····	一〇七

目錄



第十章	辯證唯物論·····	一一四
第十一章	辯證唯物論與精神分析·····	一三二
第十二章	幾個應用例子·····	一三九

第一篇 精神分析

第一章 研究底範圍

本書底主旨在使馬克斯主義者精密地研究精神分析，使精神分析家精密地研究馬克斯主義，以及使一般人們深入地研究這兩方面。本書是要解釋弗洛伊特所敘述的人類底主觀生活與馬克斯主義所研究的經濟過程底客觀世界二者間的相互關係。這兩方面的見解是相互爲用的。爲了闡明此點，必須完全徵引馬克斯主義和弗洛伊特理論底本身，以便讀者自己去看出這兩者間的辯證的統一性。

常常有人誤解馬克斯主義的觀點，以爲馬克斯主義不把那在每種人類行爲中都起着作用的主觀性質加以考慮。其實遠在一八四五年，馬克斯就已在他的費爾巴黑論綱中反對過太強調環境作用的見解；他指出，所謂人類完全是環境底產物，對於變動中的狀況只起着機械的反應作用的那種見解是錯誤的，而極力看重從能動的主觀方面觀察人類行爲的需要。他這樣說過：『以前的一切唯物論底重大缺點……就在……這種唯物論的觀察感覺，祇在客觀的或直觀的形式之下，而不把它看做人類感性的活動，不把它看做實踐，不去主觀地觀察它。』（旁點係本書著者所加。）

弗洛伊特力圖以科學的見地說明那構成這一主觀方面的本能，衝動以及一般的心理性向（Psychological disposition），因而人們便更能了解人與外界的交互作用，而這個外界就是顯示於一切人類活動中的東西。因此，我深信

精神分析應當成爲當代馬克斯主義觀點底一部分，而在下列各章，我將努力闡明它的理論，怎樣使馬克斯主義底內容更爲豐富。

我知道，在馬克斯主義者中間有一種輕視弗洛伊特理論的傾向，把它看做資本主義的文化衰落底表現。茅斯基（D. Mursky）在他的英國底知識階級（The Intelligentsia of Great Britain）一書中評論着那些戰後的時髦學者，說道：『人們認爲弗洛伊特把一切欲望（Desires）與性慾（Insts）奉做神聖，他這種工作將極其容易地引到毫無限制的自由或放蕩上去，將脫離一切紀律而妄作胡爲。他已成了這一知識階級底聖經了。』（見英國底知識階級第一一一頁，Collaer 版本。）

無疑地，這就是弗洛伊特學說底應用了。然而科學的理論常常爲人所曲解，被人利用爲維護衰落的反動觀念。例如達爾文主義就會經被人用來辯護社會與經濟的不平等。『生存競爭』與『適者生存』被用以解釋貧富所以存在的理由。

同樣地，如病態的內省，如細微地分析心理狀態以逃避社會問題底迫切的現實，像這種表示着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底文化衰落的傾向，乃是心理學的興味日趨增加的一方面。但是還有具備社會重大意義的比較完善的另一方面哩。

心理學的興味之日益增進，可以說是反映着從主觀方面了解人和環境的交互作用之迫切需要，正如牛頓（Newton）的發展物理學是和當時資產階級世界底機械學問題有關，或天文學與幾何學的研究是和航海及農業底實際問題有關的一樣。

完成社會主義的客觀的經濟條件已經成熟了。生產問題已經解決了。目前的工作是在喚起人們發生一種需要走上革命之路的意識。狄慈根（Dietzen）說：『當我知道鞋業生產鞋的時候，我對於鞋業曉得些什麼呢？』我們也可以問：『當我們知道意識是決定於人類底社會存在的時候，我們對於意識曉得些什麼呢？』人底意識是這樣被決定的，乃是馬克斯底偉大發現；但現在我們需要在這種發現上建築東西了。我們到了這一發展階段，須得詳細研究心理的傾向。這些傾向，在極其複雜的狀態中，和經濟的環境起着交互作用；因為社會主義底問題不僅是經濟的，也是心理的。這可以如此地明白陳述一下：『我們處於一定的情况之中，怎能勸導工人們，叫他們依革命行動的意義去感覺與思考呢？』革命者所以不得不從事研究近代心理學，就是爲了這個理由。

我們須得悉心研究那和經濟世界發生交互作用的基本的心理過程。弗洛伊特是這一工作底英勇的開路先鋒。他對於人類會有極偉大的發現。在這一點上，他與達爾文和馬克斯有着同等的地位。凡願意在觀點與事業上都配稱做革命者的，不僅必須把握馬克斯主義底社會發展的定律，也須採納弗洛伊特底心理現象的動力說，以之作爲馬克斯主義觀點的一種必要部分。

要知道，這個心理學底研究範圍包含愛與恨，輕信與偏見，以及人類底忠誠。

宣傳者與政客勸人民購買不需要的貨物，或者要他們參與與他們無關的戰爭。他們欺騙着人民，以幸福的新社會快要來到，作爲甘餌，叫人民盲目地擁護舊社會，而安於現狀的不滿與不合理。爲什麼呢？

我們中間凡是知道社會需要改造的人，對於從科學的見地來答復這一問題的任何嘗試，是決不能忽視的。我們覺

得，若我們知道人類生活底內在運動，若知道那些基本奮鬥（Basic strivings）底性質（這些奮鬥，在和環境起着交互作用之中，產生人類行為底種種範型），我們就能引導人類底希望與精力向着我們所願望的方向走去。

弗洛伊特至少曾經企圖提出一個科學的答復，即使僅僅爲了這種理由，他也是值得我們注意的。

第二章 心底結構

精神分析底基本概念，是說一切意識的行為之下有一種能動的隱意識的心（Unconscious mind）作為基礎。依據精神分析底主張，凡意識的思想與行動，其根源在於隱意識的心之中；因而要了解心理生活，就必須探求意識的行為及其隱意識的根源之間的關係。爲了進行這一探求的工作，精神分析曾經計劃了它的技術；這技術，在證實隱意識底激動作用的見解上，已有了顯著的效果。第一，我們可以把精神分析看做探索隱意識的心的一種技術；第二，把它看做心理生活底一種理論，而這種理論是大都起於這技術底結果的。

我們切不可把隱意識的心看做被動的容器，只是接受外界的印象，把它們保留着，再由記憶的作用，將這些印象引到意識界去。我們也不可以把它看做逐漸消亡的記憶底倉庫。隱意識在本質上是能動的。它的內容（Contents）常常力求意識的表現，這實在是躲藏在意識生活後面的激動因素。講到這二者的關係，意識正是心理生活底表面的波紋，而隱意識卻是較深的潛流，波紋是從潛流發生的。隱意識是本能生活底源泉，是種族遺傳性底倉庫。一般帶着性的性質且與童年時代有關的情緒經驗（Emotional experiences），也藏在這裏；這種經驗呈現着衝動與願望（Wishes）的形式，而和意識的生活標準相衝突。它們已經被驅入了隱意識界，因爲認出了它們的存在就會使意識的生活遭受痛苦和不快。它們雖然受了抑制，卻從來沒有不力求自身的滿足的。精神分析底工作，主要的是專門在觀察被抑制的東西在強求滿足時所採取的方法與所遵循的路徑。

雖然隱意識不能為意識生活所達到，因而我們不能直接知道它，可是有許多正確的理由足以確定它的存在，主要的有下列幾項：

(一) 靠了精神分析的技術，可以將童年時代的記憶恢復起來，這些記憶是不能藉尋常的記憶作用而獲得的。病人曾因精神分析的手術而知道了潛伏在他們症候之下的隱意識的動機。精神分析由此技術所已得的成功，表示了支持這些成功的理論不能說是全無根據的。

(二) 足以證實隱意識的過程之存在的事例，可從施行催眠術以後的現象中求之。大多數心理學家是熟悉上述這種現象的。如果不用隱意識過程在支配意識行為這種解釋，就很難想像其他的解釋了。在催眠時，催眠者要病人在脫離催眠狀態後的若干時期內行施出某種動作。他在催眠之後若干日，有時若干星期，當行施那種動作的時候，他忘卻了催眠中所發生的事件，而仍然忠實地服從當時施行催眠者所發的命令。例如，他受了一種內在的強制作用，在某一點鐘打開一扇窗戶。這一強制作用顯然是隱意識的，若是你一定叫他說出他那種動作的理由，他開始會瞠目不能答，後來就提出一個合理的回答，說是這房間太悶氣，等等。

(三) 失言，筆誤，和每日很多的錯誤，都妨礙着意識的目的，這些動作的根源，祇能歸到隱意識界中去。在弗洛伊特底日常生活底精神病理學 (Psychopathology of Everyday Life) 一書中，提出一個很有趣的失言底例子。像這樣有趣的例子，那本書中不知有多少。茲將那個例子轉錄如下：『一個有錢的，可是不很慷慨的主人，一天晚上，邀集朋友們跳舞。一切都進行得很順利。到了下午十一點半鐘，跳舞中止了，大家都以為要喫晚餐了。那知沒有晚餐喫，這真叫大多數』

的客人覺得失望；代替享客的晚餐的，只有一些菲薄的夾肉麵包和檸檬水。因為那時快要到舉行大選的日子，所以他們的談話都集中在各種候選人身上；當大家漸漸討論得與高彩烈的時候，賓客之一，一個熱誠擁護進步黨候選人的，對主人說道：「不管你們怎麼批評忒笛（T. P. D.），但是他有一個長處——他是始終可靠的；他老是給你 Square meal（飽餐一頓）。」其實他要說 Square deal（公平交易）。這句話，說得滿座賓客鬨堂大笑，把說者和主人都弄得非常窘迫，因他們倆確是完全互相了解的。」

（四）有時一個問題不能用意識來解決，可是在經過一些時期之後，當這問題已不被意識到的時候，如在睡眠之中，那解決的辦法便呈現在意識界裏，暗示人們說，解決問題的工作已經在隱意識界裏進行了。常常會有一個就在「舌尖上」的名字竟怎樣也記不起來。當注意力轉到別處的時候，那個名字卻又呈現於意識界了。

（五）隱意識的心也是藝術的靈感底泉源，它使詩人底想像，產生豐富美麗的詩料。有不少的詩是在睡眠中作成而醒來以後則以完備的形式湧現於意識界。例如哥爾利治（Coleridge）就說過，他的美麗的詩卡布拉汗（Kubla Khan）大部腹稿於睡眠中而在清醒時寫下的。

（六）最後，夢有豐富的材料，足以證明隱意識底存在。夢中的意象（Imagery）是以隱意識過程為基礎的。關於夢的問題，在下章就要說到。

我們有一些心理活動過程，當在隱意識的時候，可以用些微一點力量把它們喚回意識界；弗洛伊特認為這種心理活動過程是和能動的隱意識過程不同的。這種心理活動過程屬於前意識（Pre-conscious）。它們代表那些以前存在

而現在不再存在於意識界中，卻仍然是一喚可回的觀念和思想。我可以把我寫作時的意識界底內容陳述出來，以說明這一點。我覺到筆對紙的壓力，紙底白色，同時我又微微覺到鄰近的房間內有人在彈着鋼琴。我爲我妻所擾了，她來問我一個電話號碼。這號碼以前是不在意識界中，但是不用什麼力量就把它記憶起了。它是存在於前意識界中的。

但是這種記憶作用是不能把能動的隱意識帶到意識界裏來的，因爲在意識界裏，有一種抑制系統（A system of repressions），在防衛着意識的生活，使這生活不受那和它不調和的衝動所侵擾，並強迫這些衝動入於隱意識界，而竭力抗拒它們到意識界裏去。這是弗洛伊特在力圖喚起童年時代的記憶時所發現出來的。弗洛伊特說：『整個精神分析底理論實在建立在阻力（Resistance）的認識上，這阻力是病者當我們要他明白他的隱意識時所行使的。這阻力底客觀標記在於他的聯想突然中止或是遠遠離開正在討論中的話題。』雖然這些抑制力是隱意識的，因而我們對於它們的存在一無所知，不過有許多情感的經驗不能接近意識生活，這只能以抑制力的存在，才說得通。有了主動的抑制作用底過程這一概念，使遺忘的經驗得到一種新的說明。童年時代大部分的生活說是「遺忘」了，隨着時間底飛逝而逐漸消滅了，其實，只是被抑制着而繼續存在於隱意識的心裏，對意識的行爲起着重大的影響。

弗洛伊特最初將抑制力的作用比做稽查員（Censor），爲要了解這一概念，我們可以把心（Mind）當做一幢三層的房屋。第一層是住着品格極其端莊的意識底一家人。第二層是住着前意識底人們——這班人溫文有禮，可以會晤上一層的隣居而毫無困難。誠然有一個警察立在樓梯上，但他是一個溫良的人物，很少阻止別人進出的。可是樓下最下層的住客是喧囂粗野的一羣。他們高聲大叫，要求那個太認真的警察讓他們通過去。這警察是站在他們與前意識之家

的中間。他的任務是防止他們侵擾上層的隣人。偶然有這樣一位胡鬧的人偷着走了過去。通常他總是化裝着，把自己打扮得像一個天真爛漫潔白無瑕的人，並且總是當黑夜降臨，那個警察疏於防範時，才走出來的。這些警察乃是有名的稽查，而和上述的抑制力相當的。

近年來，弗洛伊特已經覺得，需要採用其他的概念，才能更適當地解釋那具有能動性質的心理活動的過程。如上面所應用的心理活動的區分，即是意識界，前意識界，和隱意識界，雖然當作敘述的方法上是有用的，可是總有將心理活動畫成一個靜態畫面的傾向。弗洛伊特對這心理活動的區分有過這樣的話：『我們已講到前意識和隱意識……幾種系統，所以「隱意識」這一個名詞已經越發弄得含有心理活動的領域（A mental province）的意思，而不是心理活動的事物所有的一種性質了。』（見新編精神分析引論，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 第九六頁，Hogarth Press 版本。）

這新概念就是私我（Id），自我（Ego），與超我（Super-ego）。私我是指心理活動底一部分，這部分底內容是無理性的，所以它似乎不懂得意識的人格。弗洛伊特從尼采（Nietzsche）引用了 id 這一名詞，因為這個由拉丁文無人代名詞來的，Id 似乎很適於表示這種不適合於意識生活的性質。雖然私我是完全隱意識的，可是並非完全和隱意識的心是同一的東西，因為自我和超我底若干部分也是隱意識的。這種事實，在使弗洛伊特決然採用 Id 這一概念上，起了很大的作用。他說：『從動的觀點上看，超我和自我底若干部分也是隱意識的，這一發現初看起來是不合宜的，但有令人省力的效果，能使我們除去糾紛。顯然，我們無權把那既非自我也非超我的心理領域叫做隱意識的系統，因為隱意識的性

質並非這一領域所獨有的。對啦，我們不要再把「隱意識」這個字用作一個系統的意思了，我們對於那用隱意識的名稱去稱呼的東西，得給它一個比較好一點的名字，使得種種誤會不致發生……我們今後就叫它「*id*」（私我）。」（新精神分析引論第九十七頁。）

在我裏存在着各種基本的本能，不斷地力求滿足，又有被抑制的東西，不斷地尋求意識的表現。因為私我在不管三七二十一地設法滿足它的內容，要求立即無條件的滿足，所以弗洛伊特說它是被「享樂主義」（*Pleasure principle*）所主宰的。

我們可以把它的主要特點列述如下：

- （一）它是隱意識的。
- （二）它是無理性的，不受現實的意見所指導，祇是要求無條件的滿足。
- （三）它是慾力（*Libido*）底貯藏所，是推動一切本能衝動的活動力。
- （四）它含有一切被壓制的東西。
- （五）種族遺傳性是包藏在它裏面。
- （六）它是不管道德的，在其強求滿足時是沒有是非的概念的。

由上看來，可知無約束的私我會使有機體馬上發生困難。現實不很輕易允許我們滿足慾望。無論如何，我們總得等到適當的機會時，才能滿足它們。童年時代底初期，由於和外界的現實接觸之結果，一部分的私我起了變化。私我底這一

變化便叫做自我。自我限制並支配私我底要求，根據現實主義以求此等要求之滿足。所以它所採用以滿足私我衝動之方法，是適應外界的現實，於必要時，總得把慾望的滿足延遲下去，以待適當時期的到來。自我認定外界的情況，這只是服務私我的一種手段。弗洛伊特說：『總而言之，自我必須行使私我底意志；若是它能造成使私我遂其志願的條件，那就盡到它的任務了。我們可以把自我與私我的關係比做騎馬者和馬的關係。騎馬者有決定目標，指導馬的行動以向目標行走的權力。但是在自我與私我中間，我們常常會發現騎馬者不得不指導他的馬走向馬本身所要去的方向。』（新編精神分析引論第一〇三頁。）

自我底主要特點如下：

- （一）大體上它是意識的。
- （二）它是合於邏輯的，是被「現實主義」所支配，和私我底享樂主義對立的。
- （三）它保有夢的稽查權（A dream censorship），阻止被抑制的東西出來擾亂意識界。
- （四）它使它的種種內容具有婉轉的形式。

但是自我是出生於人生的初年，那時兒童和父母之間存在着強烈的情緒的聯結（Emotional bond）。此時自我還弱，不能有效地對付那力求滿足的私我的衝動，於是不得不將自己的一部分和父母起「同居作用」以加強本身的力量。父母有權限制或禁止幼兒不肯受人反對的慾望，所以他們是權威底代表。因此，在將自我的一部分和父母視同一體的狀況中，嚴親底任務就在心理中擔擡起來，以監視私我底衝動，強制自我去抑制它所認為不許可的事件。這種權威

底內心化(Internalising of authority)弗洛伊特將它稱做超我(Superego)。超我是道德規範底原始形態。有人會把它比作「良心」(Conscience)，但它是更為嚴肅，當兒童時代底初期，雙親底權威甚盛，細小的惡行佔着巨大成分的時候，它就已經發展了。超我所施於意識生活的專制，便是許多人不能使自己超然於當時宗教、政治的傳統思想的原由。至於此等傳統思想何以取得統治人民生活的威權，則以後我們就要討論到。這裏我可以說，弗洛伊特底這一概念，在了解整個社會現象底錯綜性，在了解這錯綜性所憑藉的權威上，是極其寶貴的。

自我在超我底命令之下行使抑制作用，因為這抑制作用在本質上是隱意識的，可見自我底一部分也必然是隱意識的。因此，意識和自我並不是一樣東西。

自我一接觸現實，就得在自我與超我之間進行一種力求平衡的工作。自我急求一己的滿足，超我則嚴峻無理，它不僅不容許行為的實行，而且不容許行為的思想，這種情形在意識界中引起了極度的不安。爲了避免這些困難，自我必須採用種種手段以謀應付。這些手段將於下文說到，其目的在於撫慰超我，而同時則給自我底強求以部分的或間接的發洩。這些手段有時呈着逃避現實的現象。就這些情形說來，精神分析家底任務就在調整自我與超我之間的關係。此種調整作用常常借助於以後成人的經驗而減輕超我底嚴峻態度。

自我底困難，從弗洛伊特的下文中可以明白看出來：『俗語說，一個人不能同時服侍兩個主人。可是可憐的自我卻還要困苦些；它得服侍三個粗暴的主人，須盡力調和這三個主人底要求與需要。這些要求老是分歧的，常常似乎很矛盾的；無怪乎自我屢屢不勝工作的繁重而無以自拔了。這三個暴君就是外界，超我，與自我……它覺得自己被困於這三方

面，受着這三種危險的威脅，到無可奈何的時候，只得焦急起來。自我既起於知覺體 (Perceptual system) 底經驗之中，就得顧得外界底要求，同時也願意忠於私我。……另一方面，嚴厲的超我監視着它的每一活動，絲毫不顧到來自私我和外界的任何困難，只知道維護着某些行為底規範。若是自我不做這些規範，超我就感情緊張，責罰自我，彷彿是說自我底行動是劣等而有罪的。自我這樣地受着私我的刺激，超我的圍困，和現實的挫折，就努力行施其經濟的任務，即是將影響它的力量與勢力給予某種的調和；由此我們也可以深深明白，我們所以常常不得不喊出「做人難呀」的道理了。」

(新編精神分析引論第一〇三——四頁)

弗洛伊特所繪的心底畫圖，是一幅具有能動的交互作用的心力 (Mental forces) 底畫圖，其中有的心力要求自身的滿足，有的則極力阻止這種滿足。弗氏所用的觀念，幫助我們了解，何以我們對於自己內部的心理生活，意識得這樣少，何以這些內部的心理生活進行於隱意識的深淵中的又這樣的多。我們生活中最重要的事件——童年時代的情緒經驗——已經成了過去而非意識所能及，可是只有使它們浮現於意識界，我們才能明白許多不合理之焦慮之原因，才能明白在意識的目的中所經驗的挫折，以及明白我們的猶豫與難以說明的厭惡；也只有這樣，我們才能施行調節的工作，而使我們的生活更加合理。

有些人對於能動的隱意識這一概念備加攻擊，但他們的根據只是言辭上與邏輯上的遁詞，徒然顯出他們的心勞日拙罷了。

弗洛伊特和其他的科學家一樣，也必須創立理論，以包括現存的理論所不能解釋的事實。直到他把隱意識的心底

研究造成一種科學之後，人們對於隱意識的心的懷疑才能渙然冰釋。正統派的心理學家曾把心與意識看做同等的東西，而嘲笑隱意識的心理過程的觀念。他們說，這一觀念，在名詞上就包含了一個矛盾。精神分析在其短短的生命中已搜集了不少的事實。這些事實我們已經在上面舉了若干項。它們的積累踏破了強辯之徒所提出的無謂的徒勞的反對。弗洛伊特底偉大功績在於他已創立了一種心理學的科學。這一事實，是那些要將科學只限於非人類的範圍內並保持人類心理生活底領域，認為這是不可侵犯的人們所深惡疾痛的。

意識與隱意識間那種有因果主義的聯繫，可以在夢底研究中極明顯地揭露出來。爲了答復許多無謂爭執的問題，我們就來研究夢的解釋吧。

第三章 夢的解釋與分析過程

弗洛伊特把夢引進了科學研究底領域之內。以前，夢是賣卜者、預言家和各種走江湖者底活動範圍。夢境好似獵取迷信者與愚昧者的那一班人底用武之地，對它與以注意，是不爲科學家所取的，因爲太不值得了。即使科學家也曾把這問題想了一下，他們會說夢的生活是疲乏頭腦底紊亂結果，此外就再也不管什麼了。

弗洛伊特在那說到夢怎樣成爲精神分析的技術之一部的一段文字當中，曾經論到科學家忽視夢的研究這一態度。『有些患神經病者底症候是有意義的，這事我在某天發現了。精神分析治療法底根據就在於這一發現。這種治療中，患者於說到他們的症候時，也曾說到他們的夢，於是我就發生了懷疑，以爲這些夢也是有意義的……所以夢就成了精神分析底研究對象；還有一些顯然沒有實用價值而通常不爲人所注意的事件，如像「過失」(Errors)問題，也成了精神分析底另一個研究對象，夢與過失是康健的人所同有的。但是在其他方面，工作底條件多少是比較不順利的。過失恰恰是科學所忽視的東西；人們對於過失沒有勞神苦思過，但研究它們，至少不是一件醜事……然而從事夢的研究，不但是不合實用和多餘的，並且是完全可恥的事；這一研究帶着不科學的色彩，且有引起人走向神祕主義的嫌疑。一個醫生竟會關心夢的問題，實則在神經病理學 (Neuropathology) 和精神病理學 (Psychiatry) 底範圍內還有更嚴重的問題待人研究呢……不，夢是太無價值、太平凡的東西，決不值得作爲科學研究的對象。(精神分析引論第六十八頁。)

然而弗洛伊特不因這種態度而感到狼狽。他主張，夢是發生於一定的心理狀態，因而要以科學的方法去研究。他研究夢底性質頗著成效，所以釋夢是他的精神分析的技術中最重要的工作之一。憑着釋夢，他已能參透到隱意識的心底深處，而揭發出隱藏在病者疾苦之中的被抑制的材料。

夢底一般意向，是要避開一切擾亂睡眠的事物。其方法是把任何擾亂睡眠的刺激，不論是外部的或內部的，和一個被抑制的願望結合起來。它於是幻想那願望是在應驗之中。試舉一個饑餓的人為例，他的饑餓的痛苦，內部的刺激，有把他攪醒過來的形勢，他夢到參加筵席，於是在幻想的滿足中，保持他的睡眠。不過要分析起來，很少的夢是像這樣簡單和直捷了當的。照弗洛伊特看來，雖然每一個夢底內容都是應驗一個為現實所拒絕的願望，可是一經分析，就知道這一滿足常常取着曲折而間接的途徑，須費很大的功夫和耐心去說明它的。

夢有顯義 (Manifest Content) 和隱義 (Latent content) 的分別。隱義是夢底真實動機——漸漸造成夢的那些被抑制的心理活動的過程。這些隱意識的過程，爲了要表現於意識界，就用別的觀念、意象 (Images) 和象徵 (Symbols) 以作化裝，這樣就能够通過稽查（或各種抑制力）以向意識界走去，因為在睡眠中，稽查底警戒多少是鬆懈的。『夢是被抑制的慾望之化裝的滿足；它是介乎被抑制的衝動底要求與自我中稽查力底阻力之間的。』

夢中的實際表象 (Presentations) 就是所謂顯義，而顯義底基礎就是具有夢底真義的隱義。精神分析家底任務，是在夢底根柢上尋出基本的隱意識的過程，這些過程是夢的本源而爲夢者所詳述的。

弗洛伊特把迫使隱義歪曲爲顯義的那種夢的檢查作用，比做戰時的新聞檢查。『隨便拿起一份政治的新聞紙，你

就會在那中間隨意看到有些消息被刪去了，在這刪去了什麼消息的地方，就只有紙上的空白送入你的眼簾：你知道這是新聞檢查員底工作。凡在這些空白的地方，原來就有一些什麼消息的，不過這些消息不為檢查的當局所許可，所以就被刪去了。你也許覺得可惜，因為那被刪去的部分必然是最有趣味的，是新聞底「精華」。

『有時，檢查者對於整個語句竟會原封未動；因為作者預先注意到某些語句將為檢查員所反對，於是預先把這些語句改變一翻，使它們不露頭角，或只在字裏行間暗示着他真正要說的話。這樣，報紙上就不會留有空白，但你可以在那種迂迴而曖昧的表達方法中看出，著者當寫作時是把檢查這一難關放在心裏的。』（精神分析引論第一一六頁。）

被抑制的材料靠着一種相當於新聞檢查作用的心理活動過程去接近意識界，這一心理活動過程即是所謂夢的工作（*Dream-work*）。由於夢的工作，各種令人擾亂的刺激得轉而為夢，並且產生意像，而被抑制的材料則表現於這種意象之中。外界情況之被用於夢中，常見的例子就是漏水的熱水瓶會引起和海有關的航海等等的夢，鬧鐘底鬧聲在夢中成了教堂中安祥的鐘聲。因此，雖有令人不安的刺激混入夢中，而睡眠依然能保持下去。

下面那個夢是弗洛伊特從別處引來的，很可以說明這種過程：

『一個春天的早晨我出去散步，漫遊過一個快放綠草的田野，一直走到了鄰村，看見一羣居民，穿着假日服飾，挾着讚美詩走向教堂去。這當然是星期日，早晨的禮拜快要開始了。我決定參加去做禮拜，但是太熱了，我得先在教堂前的墓地上涼一下。當我在那裏讀着幾個墓誌銘的時候，我聽到打鐘的人走上塔去，在塔中我望見了高高掛着的鐘，這口鐘將發出禮拜開始的信號。在一時之間它還沒有動靜，然後開始搖擺，突然鐘聲開始響了起來，它的聲音真是清脆而尖銳，直

把我的夢都打斷了。但是這鐘聲是從鬧鐘發出來的。』（精神分析引論七五頁。）

夢的成爲惡夢是因為夢已不能盡保護睡眠之職了。隱義沒有化裝得好，因而清醒的稽查員必得阻止不愉快的衝動，使不致侵擾意識界。這可以用比喻說明如下：在睡眠中，鬆懈的稽查工作由步哨來代替；步哨底職務就在防禦敵人的闖入。企圖化裝潛逃的被抑制的衝動，如爲步哨認出，步哨就馬上發出警告，叫衛兵出來。因此，一種被抑制的衝動如化裝不夠，會驚醒一切抑制它的勢力，這些勢力在睡眠中是在休止中的。

夢在轉變隱義爲顯義的過程中，所用方法頗多。現在我們試選出幾種方法來研究一下。

弗洛伊特說所謂節約作用（Condensation）『意思就是顯夢底含義不及潛在的思想（Latent thought）底含義來得豐富，前者好像是後者底一種節譯。』它乃是一種過程，由於這一種過程，隱義中有許多共同性質的特點，便融和起來，而以一個意象或一種觀念在顯夢中表現出來。夢中的一個人也許是融和幾個人性格而成的。例如我們可以夢到一個人，他的面貌像張三，跑路像李四，說話像趙大，服裝像王二。又如夢到一個叫做南潭（Southpool）的地方，也許是兩種經驗象徵的混合——一在南頭（Southend），一在黑潭（Blackpool）。在隱義中的這種人物或地方中間，有某種聯想的聯結（Associative bond），這種聯結可以使這種人物或地方在顯夢中混合起來的。

這一種過程是很複雜的，不僅幾種被抑制的衝動能由一個要素在顯夢中表現出來，而且一個被抑制的衝動也能經過幾種顯明的要素而表現出來，在顯義與隱義之間，存在着弗洛伊特所說的『交織』（Interlacing）。所以顯夢中每個要素底含義，常常是解釋整個的夢所必需的。

最重要的夢的工作底過程恐怕是換位 (Displacement) 了。顯夢底難解，主要地是由於這種換位而來。

隱義中的一種重要原素的情趣 (Emotional Interest) 可以移置到一種比較不重要的原素上，所以顯夢中的重心於在一些不重要的原素上了。因此，那種好像是夢底主題的，實際上是一個不重要的元素，而夢底真義，却是屬於顯夢中的一種不顯著的元素。在一個繪畫房屋的夢中，那些粉飾過的門窗底外貌會引人注意，叫人以為這種外貌是夢的真正重要的要素，即是一個精緻的煙囪底頂。弗洛伊特說：『換位乃是應用於夢的歪曲過程 (Process of dream-distortion) 上的主要方法。在檢查作用底影響之下，夢的思想必須經過換位的。』

夢的思想由戲劇化 (Dramatisation) 而得到一種視覺的形式，由具體的實物，表現抽象的觀念。這和換位有密切的關係。因為，一個重要元素底情調往往換位到一個觀念上去，而選擇這種觀念的原因之一是因這種觀念限於用視象代表的。弗洛伊特說：『夢的活動毫不遲疑地將剛性的思想改成一種婉轉的形式，即使這是一種很不平凡的思想，只要這一形式使戲劇化成爲可能，因而終止了因難解而引起的心理上的痛苦。』

夢由動作的方式表現出來，好比演劇似的；在顯念 (Manifest idea) 底表演中，時間和空間都不在考慮之中的。

最後，潤飾 (Secondary elaboration) 底過程則發生於睡覺離去之時，其後又繼續下去。夢是由清醒的稽查員精鍊成的，他給與一貫性與更加邏輯的形式。某些要素化裝得比較完全些，所以它們不會攪擾意識界。顯夢中各種要素是相互有關的，所以夢的形式成了一個整體，然而『一般言之，我們切不可顯夢之一部解釋他部，切不可爲好像夢是一貫的整體與實用的表象 (Pragmatic representation) 似的。』(精神分析引論第一五三頁。)

潤飾底結果，使夢具有一個幾乎全新的形式，而增加解釋上的困難。

被抑制的心理活動過程，以種種象徵 (Symbols) 表現於夢的生活中。一種東西能代表另一種東西，因為這兩種東西有其共同性，雖然兩者間的關聯也許十分微弱，以致意識的心不會注意到它。就本質上講，象徵作用的意義便是情趣自一物到他物遷移作用 (Transference)。以象徵表示的過程在人類是普通的，而在神話和宗教儀式上也可以看出來。例如用麵包和酒以象徵耶穌底身體和血，以手持天秤雙目蒙蔽的女性表示正義，這些都是人人所知道的。

就一方面說，這一類的象徵作用可以看做是對於需要若干原始的智力之一種反應，是要把觀念表現為具體的形式，然而當這些象徵被視為表現隱意識的過程時，則已是化裝的東西了，因為那是將關聯最疏遠的實物用以代表被抑制的強求。

有些象徵屢屢在夢中出現，竟敢把它們認作普遍的東西。象徵作用有一種重要地位，弗洛伊特曾指出不少用作象徵的物件，現就他所說的引證若干例，不是沒有價值的。

『在夢中以象徵表現出來的東西，為數並不很多。例如各整個的人身，雙親，兒童，兄弟姊妹，生產，死亡，裸體等……；整個人形的表象是一間屋子……；人們夢到自屋上向下爬時的感覺，有時愉快有時恐懼的。當牆壁很平滑時，這房屋是指一個男人；當有棚架和陽臺可以攀登時便是指一個女人。父母出現於夢中則成了皇帝和女皇，國王和王后或其他高貴的人物；在這種地方，夢裏的態度是很忠順的。凡是不大為人所疼愛着的兒童，兄弟姊妹，則由小動物或蟲類象徵出來。生產幾乎總是以與水有關的事情來代表；如夢到我們跌進水裏，或是從水裏爬了出來，或是從水裏救什麼人，或是被他們

救起，即是象徵着母子底關係。垂死的象徵是出外旅行，死的狀態則由各種模糊的而且好像怯懦的暗示來表示；衣飾與制服象徵着裸體……男性的生殖器象徵於夢中的方法很多，不過在種種不同的象徵中，其潛在的共通的觀念是顯而易見的。第一，神聖的數目「三」便是整個男性生殖器底象徵。它的更顯著並且對於兩性更有趣味的部份即陽物，則主要地象徵它的物件，是在形式上和它相似的，即是長而豎起的，如棒，傘，竹竿，樹之類；象徵它的東西也有尖銳而能傷害人身性的性質的——如各種尖端的武器，刀，短劍，槍，指揮刀，鉛筆，筆桿，指甲鏟，鏈子和其他類似的工具。無疑地這些是根據男性生殖器底一種觀念而成的男性的象徵，這是同樣易於了解的。這種能够反乎地心引力法則而自己豎立起來的特性，即豎立底現象之一部，引伸到從輕氣球，飛機，與齊伯林式飛機作為象徵的表現。但夢有其他更動人的象徵直立的方法，夢使性器官成為整個人格底要部，所以夢者自己飛翔了。你不要以為女性也能有飛翔的夢而想反對這一說法；你應當想起夢底目的是要達到願望，而女性常常抱着想做男人的願望，不管她們有意無意。女性生殖器也是由那些和它們具有同一特性的東西來象徵；就是包藏一定的空間而能用作容器的東西，例如凹穴，窪地，山洞，以及壺，瓶，各式各樣的箱子，櫃，珠寶箱，口袋等等。很多的象徵與其說是指其他的生殖器，毋寧說是子宮。例如碗，櫥，火爐，尤其房間。」（精神分析引論）

一六——三一頁。）

讀者也許覺得這些象徵當中，有些是牽強附會的。但弗洛伊特則斷言，從實驗上已證明夢中象徵作用確是事實。已經有人發現到一個深入催眠狀態的人，命他夢到性的活動時他醒來後，報告他夢中的情況，顯示出他是應用一些熟識的象徵以代表那些性的活動。

精神分析過程中所應用的技術似乎很簡單。但它需要分析者底熟練和忍耐，而這須有多年訓練才能辦到。這技術就是普通所謂的『自由聯想』(Free-association)，意思是這樣的：病者詳述一個夢，或一種經驗，或一個觀念，或一種得意的理論，分析者命病者縈迴着他所敘述的東西，切不可去指導他的思想，不可說出在他的意識界裏所出現的聯想。因為從一個聯想得到了另一個聯想，病者就會因此而發覺深藏在他的夢或經驗等等之中底潛伏着的記憶。在分析者房間裏那種寧靜的空氣中，病者感到輕鬆了，就會照他自己的方式敘述他自己及他所做的夢。分析者須避免對病者與以語言或動作上的暗示。

分析者應注意病者在敘述到似乎可以揭示那被抑制的材料時的忽然停頓，那種停頓是極有意義的。有時會遇到很大的阻力，好像病者怕洩露他的隱意識的衝動，這樣，往往要經過好幾個月，才能完成分析的工作——幾個月的忍耐與聰明的處置。

分析者與病者間發展着一種情緒的關係，這便是我們所知道的遷移作用 (Transference)，所謂遷移就是將以前某種不滿的關係上的情緒與衝動移轉到分析者。由此病者把那使他感到不安的情勢復活起來，分析者乃進而有時代表這個人，有時代表另一個人，總之，就是代表病者曾和他有情緒關係的那個人。例如，分析者可以代表病者底父親，而把那具有愛和憎的矛盾情緒的兒童態度復活起來。在這種兩重的或感情矛盾的 (Ambivalent) 態度中，同一對象因為互相衝突的衝動之結果，被愛而又被憎着。這種態度使得分析者底工作感到很棘手的。這正如弗洛伊特所說：『精神

分析者在其努力揭發遷移的現象中，就會遭遇到最大的困難，這是不可否認的。但我們不應忘記，正是這些困難，使我們在將病者那些潛伏着的與遺忘了的愛的興奮（Love-exaltations）活動起來並顯露出來，因為絕頂的技術也不能夠將一個有游心症（Absentia）或塑像（Erigie）中的人加以識破的。」

分析者底最後目的是顯示遷移底關係，這樣病者能認明分析者底作用，並辨明他所覺到那些以分析者為對象的矛盾情緒底特性。在這樣做時，他就能夠不依賴分析者而認識他的困難底根本原因。

下邊的夢的分析，可作為精神分析的技術的一個實例，這是很有趣的。這是巴巴刺·羅（Barbara Low）所提出，一個女病人所述的夢。

『我是一個九歲左右的孩子，和我家裏的人住在老家裏。一天中午，我正從學校回來吃中飯，立在門階上，等我的母親開門。我心中充滿了恐懼，似乎因為門沒有開，雖然我沒有足資畏懼的顯明原因。於是我的母親來開門了，他穿的是藍色的衣服，即是你昨天所穿的衣服的顏色，（即是分析者底衣服。）她身材高大，神色凜然，她的頭髮變成很黑的了（其實她的身體很矮小，而她那時的頭髮是淺褐色的。）我記得我鹵莽地在她旁邊衝進去。我所知道的就是如此。還發生了旁的什麼事情——我已忘記是發生了什麼事情了；我想，在一個房間裏似乎有一池水，但我在水池旁邊走過了。』

『完全分析是不可能的，但我們可以說明，這裏簡約、換位、劇化、潤飾等等作用，都在活動着。』

『在未開的門前的恐懼，乃是來自兩種的兒童經驗底要素：一種經驗當即明白，是她午前散學歸來很不安地站在她自己的門前，因為她要便溺，而怕不能把尿再忍下去（這是她母親視為奇恥大辱的一件「偶然之事」）；另外一種

經驗則在事後一二年才發現，那就是她從前在一個黑暗的晚上，靠近她的家，曾遇到一個醉漢。這醉漢企圖擾亂她（她相信是如此的），因而她兇猛地衝到她自己的屋子那邊，站着打門，要進去，但是裏邊沒有人，她於是藏在花園的棚架裏。就「性」這個字底廣義說，這種記憶都是屬於性的。在這兩種記憶中，起過簡約作用，兩種記憶融化為畏懼、恐怖、羞恥與身體器官及其作用有關的一種記憶，而這記憶是和她自己的房屋和門連在一起的。簡約作用又活躍於她母親底畫面上。她的母親也具有她的分析者底各種真實的或想像的特點。在分析中看來，病者在許多方面，將母親的任務給與了分析者，並希望分析者代替她的母親。因此，由於各種觀念和要素底融合作用，真正的母親便部份地成了所希望的對象，她穿着她的衣，披着她的髮。在這夢裏很容易看見換位的作用。畏懼與羞恥的情緒，及她所不能忍下去的便溺，以及醉漢向她的進攻都一起聯合着；所有這些情緒從那些經驗上遷移到等在門外，候人開放門戶等等動作上去，有一部份則掩飾着真實結果所在之處。「房間裏的水池」已判明為她兒童時期在她學校門外一條走廊中所發生的事件底記憶。

「戲劇化是全然明顯的，在「鹵莽地從她的母親旁邊衝過去」這一事件中，便是如此。這一事件表現了極度的不安，與當門終於開啓而她在身體需要上得到滿足時的所覺到的情緒底頂點。潤飾作用表現在清醒時的批評之中：「還發生了旁的事情——我已忘記是發生了什麼事情。」我們比較深一層的分析一下就可以發見，當着門一經開啓的時候，她那時就已在走廊那邊小便過了（這引起她母親底憤怒和厭惡），這一記憶為稽查，即意識的心所抑制，這結果就是有「旁的事情」沒有值得記憶的必要。最後，從分析上又知道，這個夢中表現着一種願望的滿足，即是願望再做個家庭中的小孩（此外還願望一個聽自己選擇的母親），並縱情於當這樣的時期中已被禁止的肉體上的愉快，即帶有種種

興趣和刺激的原始的愉快，這種愉快在他成年的「文明」生活中，已成為禁忌（Taboo），已消失於隱意識中，但因從未獲得充分滿足，仍然不斷地活動着。」（精神分析 Psycho-analysis 第六十一——四頁。）

在估量精神分析技術的應用上，弗洛伊特是極其謹慎的。他坦白地承認，在那受治療術醫治的病患者中所得的成績，尙不能給我們以足以自誇的根據。他確然說過：『我不以為我們的成功能和勞第茲（Loudes）的成功相匹敵。現在相信聖母馬利亞底奇蹟的人比相信隱意識之存在的人多得多啦。』（精神分析引論第一二五頁。）

將這一番談話中的諷刺語調置之不顧，骨子裏似乎在承認暗示在完成治療中的作用，所以，精神分析家的技術的成就，寧是實在由於它的當做一種方法的內在價值，而不是由於病人對於分析者之置信，這種成就究竟能深入到什麼程度，這是很難說的。就現在的情形看，精神分析未必能普遍採用，它和目前宗教與道德的信仰衝突得太厲害了，因此它的實行或者只限於少數十分開通而又能化得起錢的人。

弗洛伊特不知道這一點，因為他在考慮一個教育問題時，他說：『有人認為我們的大多數兒童在其發展過程中須經過一種神經病的階段，這一見解，自然要引起一個衛生的問題。當兒童即使沒有煩悶的象徵的時候，我們也不妨以分析法幫助他們，當作預防之策，以圖兒童的康健，正像現在替兒童注射藥水以防白喉，並不要等待他們害了這種病症才去設法一樣，究竟這樣有沒有好處呢？也許有人要問到的。可是我們大多數的同代人，恐怕會把這看做犯罪的觀念而已……這一預防神經病的藥品，也許是有效果的，可是總得有一個完全不同的社會結構為先決條件。』（新編精神

（分析引論第一九一頁。）

這樣，精神分析和一般科學一樣，若要得到充分應用，便遇到現社會組織的妨礙，所以真正相信普遍地應用他的技術會有利於人羣的精神分析學家，必須考慮改造社會這一問題。這一考慮必然就要涉及馬克斯與恩格斯理論上去，因這種理論對社會發展底定律能給與科學的敘述。

第四章 常態心理與變態心理

精神分析底種種理論之根據在於觀察變態的或病理學的實例，因而引起某些人們對於它的反對。其實，變態和常態只不過程度上的不同，變態中的各種傾向祇是常態中的各種傾向之誇大的形態（Exaggerated form）。病理學的實例中所表現的種種心理傾向（Mental tendencies）底擴大性，使我們更易研究它們。只要對於日常行為精密地觀察一下，就可以知道，同樣的傾向，在每個人當中活動着，不過方式不大明顯罷了。我要在本章內提示幾種意識的行為方式，而隱意識的衝動就在這種行為方式中表示出來，所以開始來討論幾件變態的實例，是不無幫助的。

例如，神經病會發生一種狀態，其中各種衝動互相對抗，形成一種不可忍受的緊張局面。抑制作用過於柔弱，不足以克服這些衝動，於是發生了一種焦急的狀態。為要避免這種情形，自我便發出了神經病的症候，這症候或增加抑制作用底力量，或與隱意識的衝動以部分的發洩。這些症候為自我提供了逃避隱意識的衝動底方法，因為隱意識的衝動底矛盾，引起了極度的焦急。因此在戰爭中，許多兵士為矛盾的情緒與衝動所困惱。他們覺到不得不儘可能地遠離戰場，但為衝動所付與的羞恥之情所限制。遁逃便是恥辱，留着又有危險，而且有死亡的可能。在這裏就有兩種矛盾的心理趨向。自我一方面須應付私我，設法滿足個體離開危險情狀的要求，另一方面又要應付超我底嚴厲的道德，這種道德堅持着一種行為底範圍，使遁逃不能辦到。為要躲避這種情況，自我必須多少能滿足私我底需要，而又能撫慰超我。偶然的創傷會有一條出路。病者會發出一種盲目或麻痺的狀態，這樣，當然叫他不能再服務於軍役了。由此他能滿足終止參戰的衝動。

並且這樣做時，毫不喚起自覺罪惡的痛苦感情。某種自覺的苦難通常跟隨着神經病的症候而來。不啻是撫慰超我的一種手段。盲目和麻痺是心理產生的（*Psycho-genic*），即是起源於精神的，因為在催眠狀態之下，患部底視力或效用可加以恢復的，然而又將於脫離催眠狀態後而失蹤的。採用症候的整個過程是隱意識的，並且絲毫沒有審慎的策略。在身體殘廢的狀況中不幸的自我能够隱遁起來，這樣利用身體殘廢以逃避隱意識之衝突之方法，弗洛伊特名之為轉化神經病（*Conversion neurosis*）。在這種情形中心理的衝突好像轉化為身體的症候似的。

強迫神經病（*Compulsion neurosis*）中又有另一種逃避的方式。這一類中有所謂着魔者（*The Obsessionals*），他們覺得不得不做出一些動作，這些動作對於他們自己是沒有意義的，而只是象徵着被抑制的過程。好比整理，計算，撫觸物件的動作，是有一種保護的價值，因為它們防止別的動作之施行，而這些動作可以引起一種非所願的情緒上的聯想。要是不做出這種動作就惹起精神上的不安。因此，這個人覺得不得不實行一種隱意識的強制作用。逃避的價值就在於這些強制性的動作在意識界裏並無情緒的色彩，所以產生這些動作的那些情緒的衝動就孤立起來而不致侵擾意識界。常見的強制性的動作如屢屢洗手，好像要除去什麼罪惡的污點，不走石路上石子間所拼合的縫道，撫觸欄杆，計算樓梯等等。倘若你問這個人為什麼要做出這些動作，他便不能說出顯明的理由。他只能回答，他覺得非那樣做不可。

這些例子表示神經病底症候是有目的的。神經病者需要他的症候避開焦急。正如一個精神分析家所說他願意權病做他避開心理衝突的唯一出路。

神經病者有時取一種極端的方式，患者只有全然歪曲他和外界的關係，才能避開他的隱意識的衝動。在這時候我

們可以說，他是在患着瘋狂 (Insanity) 或精神病 (Psychosis)。

害着叫做逼害狂 (Paranoia) 的，那種瘋病的人，深信世界上一切的人都蓄意在陷害他，因而在苦惱着。他相信他在被迫害着，在某種意義上說來，他對於些微的言行都表示深深的懷疑也是有理由的。但迫害是在他的內裏，他所懷疑的言行是他自己的言行，而這種言行可以作為傳達他所恐懼的、被抑制的、隱意識衝動的工具。換言之，他把內部的衝動驅使到外界，以此為捨棄它們的一種手段，而力圖不受它們的侵擾。於是他視外界是威脅他的福利的。當那不受歡迎的衝動一經投射到外界去，那整個過程就很邏輯的了。事實上逼害狂者心裏用心地佈置好一種極其聯貫的理性的認識底系統，在這系統中，他認為他的猜疑是很對的。我會親自觀察到這樣的一個患者，他以一種複雜的方法，證實大多數的謀殺者近來曾想殺害他。近幾年來，他在每一件暗殺案中，都曾取得一個要素，而把它和自己明確地關聯起來。或者他曾在鄰近，或者他的名字的第一字母和那些死者的是暗合的——他答覆每一種反對他的見解，提出有力而充分的證據，錯綜複雜地編成一個最令人信服的論證。

還有一種瘋癲病，就是我們大家所知道的早衰症 (Dementia praecox)。患者逃避現實世界，而隱退到幻想的生活中，他的心理的衝突在這裏尋求解決。這種轉向內部以幻想而求滿足的過程，我們給它一個名詞，叫做『內向』 (Introversion)。患者不注意他四周的事物機械地答復問題，一般地做出某種和他心理衝突有關的着魔動作。自我受了某種感情上的打擊而不能對付現實，只得在它自己的世界裏尋找安慰。我們好多人曾經沉醉於夢想 (Day-dreams) 以圖解決我們在現實中所遭遇的困難。我們曾經遇到一種不如意的情形，在夢中去安慰自己，把整個的情形與以一種

比較樂觀的看法。例如在實際上胆怯地向老闆要求加薪，而夢想中則是兇狠地去要求。但夢想必需拋棄，於是夥計又回復到畏怯的心境，當他覺得他所坐的椅子和看到前面的帳簿時。患早衰症的人不得不放棄他的夢想。它們實在再也不是夢想了，因為他的整個生活牽入夢想的漩渦中了。

神經病學 (Neurotics) 和精神病學 (Psychotics) 說明人們的共同的傾向底極端的方式。研究它們之所以重要，就在它們能明示那些反應着富有危險與不安的情境之可能方法，而這些方法也許對於探索危險的原因同樣是隔靴搔癢的。如果人類能借助理的意匠 (Psychological devices) 以逃避外界所常常引起的不安，那麼，凡願意鼓勵外界困難之剷除的人們，把這些意匠與以研究，是多麼必需的事啊！例如，宗教是逃避現實的重要方法；爲了它的重要性，以後我將更充分地說明它。現在我們要來考察自我用以對付隱意識的衝動的幾種普通意匠。因此，我們就從神經病與精神病說到日常的行爲癖性 (Everyday peculiarities of behaviour)。日常癖性要發展到什麼程度才成爲精神病或精神病，這是不容易說的。社會認爲日常行爲上的癖性是無害的，認爲神經病的症候只是對於患者有害的，但它認爲精神病症候是社會以及患者的危險物。所以一種症候在量的變動 (Quantitative change) 的過程中，從日常的癖性，經過神經病底中間階段 (Intermediate stage)，變成充分發展的精神病，這樣，症候就使社會對他抱着性質上不同的態度。這一轉變，必得記住，乃是由量到質的變動的一個實例，關於從量到質的轉變，將在本書論辨證唯物論一章裏加以研究。

下面是幾種普通的心理意匠：

意識生活中之態度或興趣由反應構成 (Reaction-formation) 而發展，這種態度或興趣乃是被抑制的衝動之對立物 (Antithesis)。由此注意就和它們分離開來，抑制作用就此被加強了。普通的反應構成是好戰性的矯飾 (Pride)。由於對於和性有關之任何事物——裸體畫，明信片，跳舞，求愛中的伉儷，現代藝術，小說——底積極非難，成立了一種妥協，在這種妥協中，隱意識的性的強求能在全神貫注於性的事件中得到部份的發洩，而同時因為那種全神貫注底對立性的形態這種強求又被極有效地加以抑制了。還有一個常見的例子，就是主婦的過分清潔，她不斷地洒掃，磨拭，與洗淨各種物件，這使她成了她四周人們的可怖者。這樣過度的清潔是抗拒某一強烈衝動的反應構成；在這一衝動裏，污穢有一種性的意義的。

投射作用 (Projection) 是避開隱意識的願望與觀念底一種手段，因這些願望與觀念會使意識界發生痛苦。將這些願望與觀念（投射）到外界，因而內部的威脅被當作外界的威脅了。於是進擊或潛逃都做得到，好似對付真正的外界威脅一樣。正像我們所已經說明過的一樣，逼害狂就是這種症候底極端形式。

由於投射作用，我們就容易認識他人所有之某些衝動並與以非難，而這些衝動是我們自己所不承認的。一個敏銳的觀察者常常可以從批評他人最強烈非難的事物而推測到那個人隱意識界中諸種傾向的性質。在政治生活中，那些大呼『叛徒』的人們，或者是由於投射作用而非難着他們自己隱意識界中底叛逆的衝動。常言道『不要批評，誠恐你被人批評。』這一句話在心理學上實有豐富的投射作用的意義。

其他關於投射作用的例子是：不誠實的人常注意別人底不誠實；自覺不對，便苛刻地批評別人的過失；中心懷疑的

愛人，他的猜疑，是從他自己那種隱意識的不忠實的傾向底投射作用發出來的。

表現性的本能底重要方法就是昇華作用（Sublimation）。在這一作用中，衝動所達到的目的與興趣再也不直接是性的了。它們已被消滅了性的作用，而表現其自身於社會所允許的形態之中。例如同性戀愛的衝動轉變而為友誼；淫虐狂的衝動轉變為外科醫生的技巧，而肛門愛戀狂（Analeroticism）則轉變為愛好音樂與圖畫。這一過程是隱意識的，是自我底隱意識方面的工作。這些性衝動可以說『其目的已受抑制了』（Aim-inhibited）。

這種表現法底好處在於它祇包含最少限度的抑制，因為它不是由自我所建立以制止私我底要求之自衛機械，祇是自我與私我間一種合作的方法。就這一點說，他是和「反應構成」相反的。所以厄涅斯特·鍾茲（Ernest J. Jones）解釋說：『在昇華作用中，活動力不僅自被抑制的衝動取得，並且它所發展的方向是和這衝動一樣的。』「反應構成」卻和昇華作用相反，「反應構成」底活動力是來自自我的反抗力，而所走的方向恰恰是相反的。實在我們可以用那比較靜態的觀點比喻它為障礙物，如同堤壩一樣，樹立起來以防禦被抑制的衝動。「反應構成」與昇華作用的相反處可由下列兩例來說明。人們底自誇的原始傾向可以昇華為愛好名譽，如同在身體上，或在辯才上，或者比較更間接些的在獵取各種名譽上，或者另一方面，它也可以走向謙遜羞恥等等的另一方向去。一切兒童對於污穢的原始的愉快，可以昇華為圖畫，彫刻，或烹調，或者反而走到清潔，整齊和相類的特性上去。』（精神分析論文 *Papers on Psycho-Analysis*, Benn 版本。）

昇華作用預示自我極能利用本能的衝動，使合乎社會需要。現實有限制私我滿足的趨勢，自我在現實之前並不退

縮，它在外界的現實中尋求發洩的方式，使私我衝動得有適當的出路，而不違背社會的軌範。人們可以說，昇華作用乃是社會革命的救命湯。這裏不便討論『社會的需要』（Social necessity）這個術語的意義。凡願意看見社會改造的那些人，他們的任務使他們引導私我衝動順着昇華底軌道前進。這些軌道使那些解放社會，使脫離現在的桎梏所必需的動作能够表演出來。

最普遍最易認識的機械作用乃是合理化作用（Rationalisation）。它使那不表演出來就要引起心理不寧的動作和意識的標準調和起來，而使此等動作有表演之可能。這是經由爲動作找出理由的一種過程而做到的。一經找到一個理由，似乎能證實那一動作不背意識的標準，然後這一動作就得毫無內疚或於心無愧地表演出來。因此一個軍備製造家的利潤，雖然實在是無辜人民底血汗與死亡的結晶，可是他也會「證明」人性需要戰事，戰事促進發明而爲進步所必需的大道理，來原諒自己。

所謂合理化的傾向就是抗拒那強制我們改變行爲方式的自衛作用。當一種觀點已被採用以便使隱意識的衝動底發洩順從意識的標準時，則任何邏輯的反對，將受極度的憤恨而被視爲威脅着私我與自我開底調整。這就指明，人們常常首先根據情緒作用決定了前提，不論是在政治、宗教或其他的某種問題，然後找出種種理由，以資辯護。兩個人的討論，時常會變做兩種合理化底衝突，以適應感性與個人底目的。每個人總是不大聽從他人而卻常常在設想他的「理由」，以加強自己的自衛作用。自命「坦白」的人，特別要是他歡喜叫人注意這種性質，一般地是比較那謙虛地不作這種聲明的敵手，更易於運用合理化作用。如果有人堅持他的坦白或寬大，這就指明他覺得需要證明特別富有感情作用

的那一套，信念是合理的。記住這種事實，就可以免去許多無謂的討論，特別對於那些宗教與政治的幻想家，更當如此。因為他們的觀點是發生於感情作用，用邏輯的理論大概是不能把它消滅的。有的人爲了覺得強烈地需要擁護他們所持的信念，竟會做出種種過度的動作，以抗拒那些反對他們的人。最仁慈與最富有同情心的人，也會轉變爲嗜血的殘暴者，倘若他的心理的穩定性受了某種見解底斷言所威脅，而這些見解爲了感情的原因是他所不能忍受的。

以上所述的意匠在日常生活中心都在活動着，我們不難在熟識的人中看出它們在活動着，但我們要在自己方面看出它們底活動，就感到極大的困難了。但是更普遍的是流露於語言或書寫方面的心的錯誤（Slips of mind）。這種錯誤，弗洛伊特稱爲「日常生活中的病態心理」。他告訴我們說，日常生活中遺忘的事例不是偶然的，而是爲意識生活中隱意識過程底干涉的嚴格決定的。

一個平常記憶力很好的人忘了一個約會，這是因爲他實在有一種不知不覺地厭惡這次約會的心理。一個青年女子忘了去會見年青的情人，在這裏可以很明顯地看出，她的熱情正在冷淡起來了。

弗洛伊特引徵了史得開（W. Stekel）博士所舉的一個失言的例子，以說明和意識的標準相矛盾的一種潛在的慾望。

『一種不愉快思想底不愉快的詭計由下列例證顯示出來：首先我可以說，以我的做醫生而論，我從未注意我的報酬，而只關心病人的利益——這是不言而喻的。我去看一個病人，她正從一種重病復元。危難的日子已過去了。她這時漸有起色，我心裏很歡喜。我向她詳細的告訴居留在阿巴資耶（Abbasia）的愉快，最後說到「倘如照我的希望，你不馬

上離開你的病床。」這話顯然是從隱意識的自私動機來的，這動機就是能繼續醫治這有錢的病人。這種願望完全合乎我清醒的意識，而將憤慨地加以唾棄的。

我們若注意這種錯誤，便能明白藏在他人與自身的行為之後的隱意識的傾向的觀念。在這些日常生活的錯誤裏是有深意存在着的，雖然有些錯誤也許由於生理的原因。這固然是弗洛伊特所不否認的，不過他主張，在那些包含遺忘的事件中，差不多不能這樣地與以解釋。

例如，忘記了寫信，當他回想到必須寫信之後，又忘記付郵，這似乎表示遺忘這一件事是在達到某種隱意識的目的。弗洛伊特舉了一個反復遺忘的例子。厄涅斯特·鍾茲博士因疏忽而幾天沒有把一封信付郵。當他把它付郵了，他又沒有在上面寫收信人地址，所以從無法投遞信件收放處送了回來。後來在寫好地址拿到郵局裏去時，他發覺了還沒有貼郵票。

弗洛伊特更舉出了下面的有趣的錯誤：

「國會議長當開會致詞時會有這樣的話：『諸位，我正式宣布，現在已足法定人數，就此宣布閉會……』這一錯誤的意義和目的在於他需要閉會……他預料這次會議沒有好的結果，所以已不得能够因此而解散了它……還有一個婦人，她似乎要恭維別一個人，可是說道，『我深信，這可愛的帽子是你自己湊成（*Aufgepakt*）的』其實應說『縫成（*angefurht*）』，在這裏沒有科學的理論能够使我們不在她的失言中看出那帽子是一種業餘的產品的思想。有一個性子很剛強的婦人，說道：『我的丈夫請醫生指導他應準備些什麼食品；但醫生說他不需要特種食品，他可以飲食我，所

選擇的任何食物，」這一過失似乎顯然是一貫的計劃底無誤的表現。（精神分析引論二七頁）

最後，我將引用一個關於打字的錯誤，這一錯誤是在一種社會黨的週刊上發現的。這無需乎加以解釋了。『首相在鄧底（Dundee）向統一黨的示威運動發表演說，他關於工黨的一些話是毫無價值的（*Worth nothing*）（應說「值得注意的」*Worth noting*）（新領袖 *New Leader*, 6th Dec, 1935）

就馬克斯主義者看來，這些心的意匠之存在究竟有什麼意義呢？我打算在下一章比較充分地答復這一問題。但是我們可以馬上看出，這些意匠告訴我們，個人不僅對外界的要求起着反應，便是對他自己內部の本能生活也在起着反應。他們也告訴我們，個人是多麼容易避開殘酷的現實世界，而遁逃到他的願望做了主宰的幻想界去。另一方面，又可以看出，他是怎樣能把種種隱意識衝動投射到外界，而把它們捨棄了。對於寧願研究那些由他們自己的幻想所創造的人類素材，而不去探究那些非常複雜的有真實存在的人類那些社會主義者，列寧是毫不通融的。他說：『我們能够（而且必須）開始建設社會主義，不用那空想的人類素材，特別是由我們的幻想所創造的人類素材，我們要用資本主義所遺給我們的材料來建設。無疑地，這是很困難的，但是要完成這一任務，則其他任何方法都是不够嚴正，因而是值得討論的。』（左傾幼稚病 “*Left-Wing*” *Communism*, *Martin Lawrence* 版本。）

弗洛伊特對於心理活動底特質作了一番無畏的科學的研究，由此使人們更能深切了解人類底真相。假若馬克斯主義者要使工人把握現實，要教導他們可以用他們自己的力量變革現實，則他對於那些使工人們藉以逃避現實的心理傾向必須與之積極鬭爭。但是如果他了解這些傾向的特質，他就只有在黑暗中摸索了。

第五章 性的發展

自我使本能的衝動適應現實底要求，這種工作是困難的。就這種意義上說來，意識的行爲乃是本能的衝動與外界現實間交互作用底結果，而外界現實則有限制並拒絕本能衝動獲着發洩底傾向。

講到這裏，我的意思並不是要考察那形成人類環境的現實底特質，而是要概述精神分析所提示的本能生活底一般理論。所以，如果我的敘述似乎過於強調了本能衝動底作用，這也不是作者的故意誇張，因為只有這樣，則當我們果真考察它們在環境中的發洩時，我們才不致有輕視它們的傾向。

本能有各式各樣的定義。一般地說，大家都把它們看做根本的天賦衝動，而和保存個體及物種是有關係的。弗洛伊德說：『本能可以說，是有源泉的，有對象的，有目的的。源泉是身體內部的奮發（*Excitation*）底一種狀態，目的是要除去那種奮發；由它的源泉至達到它的目的這一過程之間，本能就在心理活動上發生了作用。我們想像它是一種若干量的能力，向着一定方向進行。』（新編精神分析引論第一二五頁。）

心理學家企圖將本能列成表式，而照弗洛伊德看來，則這些企圖已遺漏了本能生活底真實的性質。他這樣說道：『一般人怎樣處理本能，是你們所知道的。他們覺得需要多少本能，就假定出多少本能來——獨斷底本能，模仿與遊戲底本能，羣居的本能，以及其他許多本能。他們彷彿造出了許多本能，讓各個做它的特殊的工作，却又把它們拋下不顧。我們總是懷疑着，在這許多瑣屑的偶然的本能之後還存在着某種更重要更有力的東西，這是必須謹慎地與以研究的。』

（新編精神分析引論第一二五頁。）

弗洛伊特企圖在這許多本能的反應之後，詳究它們的根本的源泉，於是它提出兩大類的本能，這就是生的本能（Eros, or life, instincts）與死的本能（Death, or destructive, instincts）。

本章下半部要研究到此種分類法，現在我們要來研究一下包括生的本能那一類中的性衝動。這些衝動，從生物學上看來，是很重要的，因為它們滿足了傳種接代（Reproduction）底需要。

弗洛伊特關於性的本能的見解，當最初公布的時候，引起了強烈的反對。除此以外，他再也不能有所期待，因為他既然認為隱意識中被抑制的材料，在性質上，大都是幼稚的，性的，並且是和意識的標準不相協調的，故他所獨有的意見打破了這些標準，而惹起各方面的非難，以維護這些標準。

照弗洛伊特底意見，所謂「性的」（Sexual）意思是『和一切可以包含在「愛」（Love）這個字之下的事物有關的那些本能底能力。一方面是自愛，而另一方面是愛父母，愛兒童，愛一般的人性，以及愛具體的事物與抽象的觀念。』這樣，他對於這個名詞所定的意義，比這個名詞的通常的用法要廣泛得多了。照通常的用法，這個名詞只限於引起性動作的關係，至於為弗洛伊特所述的其他現象，則認為起因於其他的一些本能底作用。例如馬克杜加爾（McDonnell）博士則認為兒童的愛是由於「愛護本能」（Tender instinct）底作用。

弗洛伊特指出兒童在生活的初期就有性生活，他講這樣的話是更進一步地觸犯了習俗的思想。他指出初期性生活的證據，如佔有異性的至親底慾望，想得到撫愛的願望，抱在懷裏極快樂的表情，吮拇指的滿意，離開其父（或母）時

的怒號，輕觸發癢時的愉快，以及玩弄性器官的興趣等等。

在初期性生活中，有些叫做部份的性本能（Component sexual instincts）的佔着優勢。這些本能各有自己的滿足方式，而多少是彼此獨立存在的。在性的發展中，它們都是被結合而成整體的，但有時一種部份的本能也會支配着成人底性生活，驅使他獲取性的滿足，不過這種本能的特質是幼稚的。因此，弗洛伊特認為反常作用（Perversion）是幼稚的性行為底方式在成人生活中的保留作用。

弗洛伊特在他的性理論三講（Three Contributions to the Theory of Sex）中論到各種部份本能，下邊所述的是其中最重要的幾種：

（一）口的部份本能（The Oral component instincts）。口和相關聯的位置成了易受性刺激的區域，這叫做口的性慾區（Oral-erotic zone）。和這區域有關的部份本能由口而獲取滿足，所以我們便把這一區域叫做口的性慾區。例如嬰孩吸吮他的拇指，咬，吞等等。

當這種部份本能支配着成人生活的時候，就有和藉吸吮，咬嚼而達到性的滿足有關的各種各樣的反常作用。在接吻與其他種種和口有關的親密動作之中，這一本能在常態的性生活中發生相當的作用，雖然它對於性動作底最後目的只是附屬的東西。它只是一種反常作用，不過它的滿足是獨立獲取的。在吸煙與咀嚼中也有輕微的反常作用的例子。

（二）肛門的部份本能（Anal component instincts）。在肛門鄰近的區域，就是肛門的性慾區。對於這一區域與以刺激乃是另一類部份本能獲取滿足的形態，這些本能是和排泄的動作相關聯的；它們發展的途徑頗足以決定未

來的性格構成 (Character-formation)。兒童知道父母看重排泄作用底實行，在能隨意保留或泄出糞便的能力中，便發生一種權力之感。糞便是兒童第一次貢獻給世界的東西，它以後對金錢、人、工作、藝術和一般生活的態度大都是受它在幼兒時期對於排泄過程及糞便的態度的影響的。這種意見，也許像似牽強附會的，但我們必須記住，嬰兒生活第二歲的整個時期中完全化在父母訓練它控制排泄之中。兒童受着勸告、獎勵、恐嚇，因而它的初期生活中對於排泄作用的反應，對於它以後的性格構成，不能沒有一種重大的影響。它學到以抑住糞便，表示對它母親的反抗，也學到由延遲而增加或有的愉快。在以後的生活中，這種抑住糞便的傾向也許是促成儲蓄金錢、固執、與吝嗇的主觀因素，而願意行使排泄作用以示愛其父母，和由此動作而來的器官上的愉快，可以轉變為慷慨、奢侈，或者種種生產的活動像寫字、繪畫和演講。在本章開頭我已說起過，我們現在所討論的是有助於意識的行為底主觀的衝動。外界環境的變動將影響這些衝動所發洩的途徑。它們底活動力也會沿着那些不是直接和他們的性的目的有關的途徑而被換位或昇華。這些換位或昇華是怎樣發生的，我們已在前章說過了。

在常態的成人上，這些及其他的部份本能底合成作用，發生於和生殖器相關聯的那些衝動底支配之下。有常識的成人顯示出來自部份本能的衝動，但這些本能祇是滿足性動作底目的。要達到那種階段，這些性衝動要經過一種發展的過程，這過程我們現在來加以考慮。

性的發展有兩個主要的時期，這兩個時期是由一個潛伏的時期分開的，在這潛伏的時期裏，本能底發展是很少或沒有發生的。第一個時期最為重要，因為它安置下了種種路線，而以後性衝動的復活——就是沿着這種路線進行的。這

一時期是自幼童期到五歲，計三個主要時期，在這三個主要時期中，有一種的部份本能佔着支配的地位。

第一個叫做自戀期 (Auto-erotic stage)。它發生於兒童時代最初的幾個星期中，那時孩子還不知道它是一種個體。各種部份本能多少是獨立地在獲取滿足，而兒童底性生活祇限於來自刺激身體的感官上的愉快。因為這一時期中哺乳的重要，口的部份本能最爲顯著。在他的生活中第二年時，他的自覺性 (Self-awareness) 成長了。性的本能就趨向自身，將自身作爲一種愛的對象。因此，弗洛伊特依照希臘神話中和水中的自身映像發生戀愛的那個人物，把這時期叫做自戀 (Narcissism) 時期。

從部份的自戀時期過渡到全身的自戀時期，大都借助於母親的力量。她們以前容忍了兒童底不能控制他的排泄，現在却要教導兒童習於清潔。這使他發生了一種權力感，他以殘暴的行爲在這種權力中取樂，喜歡赤裸着身體跑來跑去以炫耀他的身體。

在發展中最緊要的時期是第三時期，我們要把這一時期詳細地研究一下。

兒童在外界尋找它的愛的對象，爲了滿足它的性衝動，它所首先注意到的對象，必然是那些和它最接近的人——它自己家庭裏的人。於是產生了「依笛潑斯情結」 (Oedipus complex)。按此指母子間之性愛關係而言。這名詞是根據索福客麗 (Sophocles) 的劇本中而來，在這一劇本中，依笛潑斯不自覺地殺了他的父親而與其母親結婚，應驗了預言。幼兒的性需要在異性的至親方面獲取滿足，而對於同性的至親則懷着敵對和望其速死的願望。在精神分析上這一情結頗爲重要，所以我在這問題上引用兩個著名的精神分析家的話，以免除關於這問題的誤解。

厄涅斯特·鍾茲說：『兒童在外界所追求的對象，不僅是它所愛的，而也是它有意無意之間的性的想像物。這個最初必然是牽連到和它最親近的那些人，它自己家裏的人。然而當這些耽溺於它自己同時代人的幻想開始轉移到比較年長的一代人，主要的是對其父母，這時，困難便產生了。這就造成有名的依笛潑斯情結，在這一情結裏，兒童對於異性的至親存着一種性的態度，而對於同性的至親則存着敵對的心理。弗洛伊特認為這一情結是整個隱意識界中的中心情結；而兒童將來的性格和氣質以及它隨時可以發生的任何神經病都要看兒童如何處理這一情結的途徑而定。它在整個精神分析中是最出色的，最重要的發見，而個人對於精神分析的反對以及對於精神分析外界的批評，其整個力量都集中在這上面。不管這種反對取了怎樣形形色色的方式，不管精神分析受批評的是在那一方面，最後應負責任的乃是依笛潑斯情結，這樣的話未必言過其實。其他一切精神分析理論的結論都是以這一情結為中心而分類的，精神分析底生死存亡全靠這一發見底真相而決定。』（精神分析導言，*Psycho-Analysis—an Introduction*, Bern 版本。）

弗洛伊特在他的精神分析引論中說：

『在大多數人當中，大概可以在其幼年生活中發現出女兒偏愛父親或兒子偏愛母親的那種顯明痕跡；但就那些體質上有神經病之特徵，而發育早熟並切求愛情的兒童而言，則它們的偏愛傾向從早就很強烈的；』並且，『我們認明，在那些同性的人中，有成爲疏遠的傾向，女兒和母親疏遠父親和兒子疏遠。女兒在母親身上看出限制它的意志的權威，母親底任務就在叫她依着社會的要求，放棄性的自由；在某種情形中，母親也依然是一個情敵，她不願被遺棄。同樣的事實在父子間更加顯明地重複着。在兒子看來，父親是他所不願服從的社會強制作用底化身，他是阻止他順從自己意志

的人，是不利於他初期的性的愉快的人，而在有家產的時候，他又妨礙他享受家產的人物。父親和女兒或母親和兒子之間的關係似乎比較不易惹起不幸的事情；後一種關係是不變的慈愛的最純粹的例子，這種慈愛是不會爲自私的動機所擾亂的。……所以，若是許多人的夢顯露出排斥和夢者同性的至親的願望，是絲毫也不足爲怪的。……只有敵意盛行的情狀是少有的——很通常的是敵意屈服於最後征服它的更慈愛的感情，它必須靜待着，聽夢中來顯現它，夢中的生活彷彿與實際生活不相干的。……願其同性的至親死亡的願望，在實際生活中是沒有基礎的，成人在他清醒的生活中也決不承認懷有這種願望的。這一願望所以發生乃是特別在同性的親子之間那種最深、最普通的疏遠動機在童年時代最初的歲月中就已活動著了。

『我所說到的愛情底敵對，顯然是着重性的成分的。兒子在幼小的時候，對於他的母親已開始發展一種特殊的深情（Tenderness），他把母親看做他自己的財產，看父親是爭奪他這惟一所有物的敵人；同樣地，那個小小的女兒也認母親是妨礙着她和父親的深情的關係，並佔據着她自己覺得很利於她的那個位置的人。』

自然，我們必須記住，就是這些強求是隱意識的。在意識界裏，當另一至親不在的時候，依笛潑斯情結便會表現於希望各種親密、寵愛與快樂的表情。

抑制兒童對於父母所發同依笛潑斯情結有關的感情，不僅使兒童將來適應家庭，便是使他適應社會也是必要的。在我們研究到家族發展時，將要看到抑制這些傾向，特別是和父親敵對的那些傾向，在形成大規模的與穩固的社會羣集上是怎樣必需。兒童爲了補救它在父母方面所失去的愛的對象，乃將它的自我底一部份和愛的對象視同一體，由此

而形成超我。這一過程我們已經敘述過了，但依笛潑斯情結在形成超我上所起的作用是需要強調的。弗洛伊特這樣敘述這一過程：『當依笛潑斯情結消失的時候，兒童必須放棄它對父母所已形成的強烈的對象集慾（Object-cathexis，當性本能向一個對象以求滿足的時候，這一對象我們就說它是在接受『集慾』）而爲了補償這一對象的喪失，那也許早已存在的和父母的視同一體作用就大爲加強了。』強制毀滅依笛潑斯情結的重要因素乃是閹割的恐怖。這一因素產生了閹割情結（Castration complex）。關於閹割情結發生的情形，弗洛伊特的敘述如下：

『一個男孩開始玩弄他的生殖器而還不知道必須掩飾這種動作，他的父母或保母恐嚇他，說他的肢體或犯罪的手要被割去，這在男孩是很普通的事情。常有人問到這事實的時候，做父母的也常常會坦白承認……很多人對於這種威嚇有着清楚的回憶……當母親或其他的女人對男孩作這樣的威嚇時，她常常把執行懲罰的責任推到其他的人身上，如同父親或醫生……從對於神經病患者的分析看來，閹割的威嚇似乎很常見，然而事實上則未必如此。我們不得不了解，兒童因受成人的暗示，知道自淫的滿足是禁止的，於是就根據這種知識造出這種威嚇……這些幻想的需要及其資料是從那裏來的？我相信，這些原始的幻想是種系的所有物的（Phylogeretic possession）。閹割在人類家族底史前期是一種事實，我看這是可能的。至就小女孩而言，我們知道她們自己覺得有重大的缺憾……從這一根源產生了做男人的願望，而這願望以後在神經病裏復現了出來……就大多數的婦女而論，所謂「缺憾」後來勉強由特種女性的功能而解決了，直接是由分娩，比較間接的是由照料兒童，組織家庭及其類似的活動。這樣，她就和男子平等而得到相當的地位了。』

在這裏我們可以注意到兩性在閹割情結上的差別，弗洛伊特認為這是很重要的。在男孩方面，雖然閹割情結為消滅，依笛潑斯情結打開了一條路，可是在女孩方面的情形則幾是完全相反的。在女孩方面，閹割情結是先於依笛潑斯情結而形成的。這理由就在女孩和男孩一樣，也在母親那裏獲得第一個愛的對象，因為母親注意她的肉體上的需要，哺乳她，等等。但隨着覺察到她和男孩子不同的地方在於她沒有陽物，她就覺得她自己吃了虧，而有責備她母親不給她陽物的傾向。結果，她就對母親發出種種敵對的情感，而躲避於依笛潑斯情結中了。關於這個，弗洛伊特說道：『那女孩無限期地停留在依笛潑斯情結中；她要到晚年時才放棄它，而那時也不是完全放棄的。超我底形成在這些情形中遭受損害；它不能達到那種能給它以文化價值的力量和自主，若有人指出這一因素影響通常的女子性格底發展的那種途徑，則女權論者（Feminist）是不樂意的。』

我們已經敘述過性的衝動經過最初的最重要的性的發展時期，達到兒童在外界尋求愛的對象的那個時期，接着便是從五歲到十二歲的一個潛伏時期（Latency period），這一時期的特點是沒有露骨的性的興趣與自我在環境協調中的發展，此時自我從私我分化出來，形成一種約束及控制的力量，使衝動不受私我底牽制而適應現實底需要。在性底第二個重要時期中——從十二到十八歲——幼年的衝動復活，性生活底新潮又採取初期發展時所安排下的路程前進。因此，若不知初期末決定性就極難把握這一期內的種種變態性。

性本能底常態發展可以因幾種原因而被阻止。部分本能之一也許先於其他的部分本能而發展，變成過度堅強，會妨礙更向前的發展。在一個時期中所受的挫折可以促成回返到一個較早的比較滿意的時期，這就是所謂退轉作用。

(Regression)。一個失意的情人會回返到他幼年的對於母親的那種愛慕或沉溺於自戀的行爲慣習（例如手淫。）凝定作用（Fixation）這名詞是用以指在某一特殊時期上性發展底的停頓。

父（或母）和孩子間的凝定作用，依照它的力量，在選擇未來的愛的對象中起着決定的作用。

在凝定作用已經頗強的情形中，成人便有選擇和父親或母親相似的人爲夫或妻的傾向——即是那個和他或她視同一體的人。若在凝定作用已經非常強的情形中，其傾向卻會相反，因爲在想像同那個和他的被愛的父或母相似的人交媾時，會喚起血族相交的厭惡。

強烈的凝定作用底的結果，會在夫或妻方面產生性萎，因爲其他的一個人是被視爲異性的至親，於是，性交的思想便引起社會的標準對於亂倫的厭惡心。

同樣的，對血族相交的畏懼心會使個人難以和任何異性的宗族中人發生性關係，因而在自己的同性中尋覓性的對象。這會採取同性愛（Homo-sexuality）的自覺的形式，或會被昇華而爲和其他同性的家族中人的強烈的友誼。

同性愛在女子方面似乎比男子方面普遍得多，或者由於社會所加於她們的性的限制比較嚴厲。婦女喜歡互相接吻，互相參觀臥室，並且互相檢點衣服等等。

下面的兩個例子，是從布立爾（Brill）底精神分析之理論與實用（*Psycho-Analysis: Its Theory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中取來的。這兩個例子表示出以同性的至親自居底結果。

一個二十四歲的風雅少婦患着精神上的性冷淡症（*Psycho-sexual frigidity*），但她每次看見一個跛足的男子，

就引起性的衝動，這是由於她把她自己和她的母親同一化了，當她三四歲的時候，她的母親曾和一個男子私通過，他跌斷了腿，她的母親只得幾度出門去看他，爲避免旁人談論，就帶着她女兒同去，雖然那時她並未得到什麼顯明的印象，可是在跛足與性之間造成了一種隱意識的聯想。

再說到另外一個例子，有一個年輕而結了婚的婦人，表現了一種強烈的賣淫情結（Prostitution complex）。當她和丈夫同居的時候，她和若干男人發生了很多曖昧關係。她是一個獨生女，她的父親又常常因爲事情須出門去，所以很少見到她的父親。盡她的記憶所及，她回憶到會親眼看見她母親和別的男人間私通的事情。她自己嫁了一個和她父親同樣的人，並且從事同樣的職業。她將她自己和她母親完全同一化起來了。

由此種性質的同一化所決定的愛的對象，便叫做「戀長性的」（Anaclitic 此字字面上的意義是憑倚 leaning up against）因爲它們常常表示依靠父親底保護或母親底供給食物。

還有一類主要的愛的對象，就是所謂自戀的（Narcissistic）這是靠下列的幾種同一化的：

- （一）以個人的今我（Present self）自居。
- （二）以個人的昔我（Past self）自居。
- （三）以自身的一部分（A part of self）自居。
- （四）以個人願意充當的人物或事物自居。

就第一種情形說，是在肉體上或精神上有幾分和自身相同的人中，尋找愛的對象。因此，一個高大的男子會只注意

高大的女人。

就第二種情形說，性本能已經凝定在生存中某一較早的時期上，也許是當其人在討人歡喜的時候，所以就會有從那些能喚起這種時期的人們中選擇愛的對象的傾向。結婚年齡的不同會由於夫妻之中有一個有這種傾向。第三時期是將父母對於兒女的愛當作他們自己底一部；第四種乃是附着於超我的慾力（Libido）底換位，因為超我所產生的無價值底感覺已由覓取種種代表適當的人物的愛的對象——即是，具有為愛人覺得不具備的性質的——所補償。愛的對象是被理想化了並且被崇拜着。

弗洛伊特底性的發展，這樣形成了一貫的理論。從初生以至春情發動期，我們能探索種種發展的傾向，並知道形形色色的性本能底各種可能的表現。兒童表現一切反常作用底一切胚胎，不過是否任何的反常作用實際都在發展着，大都要看他的性生活展開的局面而定。在某一發展時期中，部分本能調和起來了，而這些本能在生殖器底支配之下向着外界尋求愛的對象，經過這樣一個時期，隨即到了一個緊要的時期。依笛潑斯情結也含有對同性的親底性的要求，並對異性的親底敵視。閹割情結成了這一敵視底中心。依笛潑斯情結不是始終這樣簡單地表現着的。一經分析，常常顯露出愛與恨底互相矛盾的態度。父親會被痛恨，為爭奪母親底愛情的敵人，也會被當作保護者而被愛慕着。未來的愛的對象大都以這些中心情結底被如何處理為依據，而個人整個的精神生活的確是和他的依笛潑斯情結有不可分離的關係。性本能底多數的反常作用是幼兒性的，這是性本能在其發展中底凝定作用所產生的。這些反常作用是兒童有性生活這一事實底證據，因為它們包含於兒童們所常有的動作中，雖然這些動作普通都不認為是性的。

對於上述性的發展底反對，大多根據道德的與宗教的非難。特別困難的是對於依笛潑斯情結底承認。它似乎違背人們自己所抱的一切觀念。但我們看人類是從低微的出身經過千百萬年的進化過程發展而成的高等產物，這種理論已聽慣了。同樣，總有一天我們也會承認，依笛潑斯情結是一種決定成年生活的重要因素。當我們做到了這一點時，我們將藉社會與教育的勢力為這些露骨的、幼兒性的強求找得一條出路，使與社會最大的利益相協調。

在論過性衝動底發展以後，再來研究弗洛伊特對於本能的基本分野。

弗洛伊特先將本能分為兩大類：一類是足以保存物種的本能，這已在前面講過，即是性的本能；一類是和保存個體有關的，即是自我本能（Ego instincts）。這兩大類似乎各自獨立地在達到其目的，不能歸宿於一個共同的源泉。在衝突之中自我衝動具有抑制力底作用，而性的本能則是被抑制的材料。

這種分類法後來又換了另一種方法：生的本能（有時稱愛的本能）與毀滅本能（有時稱死的本能）。弗洛伊特的創立這兩類的假設是從觀察他虐狂（Sadism）與自虐狂（Masochism）底現象而來的。所謂他虐狂就是藉虐待性的對象而獲得性的滿足，而自虐狂是從自受這種虐待而獲得性的滿足。這兩種傾向似乎最好是在融和兩類本能，即性的與毀滅的本能這種假設上才能得到說明。弗洛伊特現在相信一切的本能衝動都是依種種比例從融和這些本能而造成的。

假若我們將自虐狂中性的成分提取出來，則自虐狂證明有自我毀滅的傾向。既然整個的本能原來是包括於人格

之中，後來發展而爲關心外界的對象，故自虐狂，即自我毀滅的衝動，一定是比他虐狂更早，更基本的東西。在後者的情形中，毀滅的衝動已不再趨向內部對着其自身，而是向着外界。它們就變成了侵略性。當侵略性在外界遭遇了障礙，而這些障礙又爲它所不能克服時，它重又轉向內部了。爲避免此種情形起見，就必須在外界中去找尋對象，而這些對象是可以毀滅的。『我們爲了不使我們自己滅亡，爲了保護我們自己，不致陷於自我毀滅底傾向，必得毀滅其他的事物與人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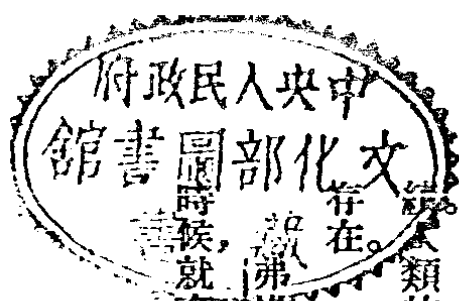
（新編精神分析引論第一三七頁。）

我們不能不佩服弗洛伊特用以解釋這種不受人歡迎的理論的勇氣。附帶地，在這裏，我們也許能够在弗洛伊特對於我們底所望甚殷的幻想那種粗魯的處置中探索出他，用以具體化他自己的自虐狂的衝動的方法。例如，我們可以在他辯護他那種性生活底理論中看出這種侵略性。他說：『於是，精神分析將這些愛的本能定命爲性的本能，這是根據事實，根據它們的本源的。大多數「有教育的」人認爲這個術語是一種侮辱，因之斥精神分析爲「汎性論」(Pan-sexualism)以示報復。如有人認兩性是令人痛心並有侮辱人的意思，則不妨自由用些風雅的名詞，如「戀愛」如「愛情」等等。我一開頭就可以這樣做，這樣可以免去許多的異議。但我不要這樣做，因我不欲退縮縮的讓步。』（羣衆心理學 Group Psychology, P. 39, Hogarth Press 版）無疑地，他對於當代人中那種「更文雅的」感覺底不讓步是很對的，但他用以蔑視這些情感的那種冷酷性似乎在指及根本的情緒因素。至於這些情緒因素是什麼，只能用精神分析的技術才能加以適當的揭示，但似乎無疑地，到了今日，那些「有教育的」人對他的理論卻是有好感的。也許在他早先的童年時代，其父母與教師也常常自以爲見聞較廣以阻撓他的慾望，因此他的學說是代表那反抗其童年時代威權的

一種叛變，這是一個猜測的問題。無論如何，在弗洛伊特，它是一種叛變底動力，要這種力量獲得適當的滿足，我相信只能在革命戰爭底途徑上才做得到。

在他寫給愛因斯坦 (Einstein) 的信裏（爲什麼要戰爭？Why War? by Albert Einstein & Sigmund Freud; Allen & Unwin 版），他提出其見解，認爲戰爭是『破壞性的衝動向着外界底移轉作用』，並發現在戰爭中是有一種『生物學上的正當理由的』。他說：『我們只能自認：這些對於戰爭的傾向，實際上要比我們用以反對它們的立場更接近自然，而在事實上這種立場尙待說明。』倫敦精神分析學院科學研究所所長格羅味博士最近出版了一本書，討論戰爭與和平主義底關係。他認爲『促成和平組織的動力底大部份是正和釀成戰爭的動力出自同一的源泉。』因此和平的措置就有不確定的傾向，這是因爲『在緊張的情形之下』這些措置流露爲侵略性的衝動（戰爭，他虐狂與和平主義，War, Sadism, & Pacifism, Allen & Unwin 版。）

在後一章中我們將更充分地重新論到戰爭問題。在這裏，我可以說，在研究精神分析所必須述說的東西時，我們切不可受道德上的厭惡心底感情所支配。假若精神分析家所指出的心理衝動的確存在，那末他的揭示它們正是他的功績。人類的歷史中到底充滿着宗教的迫害，苦刑，與殘酷的行爲，這樣是在鞏固那種信仰，即是他虐狂與自虐狂的衝動底存在。弗洛伊特相信，自我毀滅的本能是和一切本能設法恢復早先的事態的傾向有密切關係。當一種事態已被推翻的時候，就有一種本能企圖將這一事態恢復過來。這一過程他叫做重演的強制作用（Repetition-compulsion），是本能



中的一種保守性。

現在我們明白何以弗洛伊特要分生的本能與死的本能，因為後者總是力求恢復一種早先的存在形態，即無生物底狀態，同時那些愛的本能則竭力反抗着這種傾向，以保存並樹立機體。

這些概念提醒了精神分析還不能解答的許多問題。有一個問題已由弗洛伊特用奇妙的論調提出來了，他這樣說：『究竟所有一切本能是否毫無例外地不佔有一種保守性，究竟愛的本能是否也不設法恢復一種早先的事態，當這些本能力求將生活物綜合而成較大的整體時。』（新編精神分析引論第一三九頁。）

這一問題對於馬克斯主義者特別感到興趣，他們相信生命底現象包括種種矛盾的過程，因此就不難理解，生的本能中的建設的過程同時就是早先事態底恢復作用，雖然是恢復到不同的水準上。對於這一點，要請看論及精神分析底基本概念是無意識地具有辯證性的那一章。

照精神分析的理論，本能力是潛伏在意識的，日常行為之後，我們對於這種本能力的檢討已告結束了。在許多人看來，弗洛伊特的理論似乎近乎幻想。我只能說，從一種合理的觀點看來，則這些理論所欲解釋的人類行為，大多數也是有點近乎幻想的。有一種社會主義的刊物常常悲嘆着現代情形的瘋狂性，為強調它們的無理性起見，該雜誌偶然借用從火星上下來的一個生客的口氣來說話，這個人張大着嘴驚奇着他在地球上所看到的魯鈍與矛盾。他疑問着說：『為什麼這裏的人們要替別人建築美麗的高樓大廈，而自己倒住在簡陋的茅舍裏？為什麼他們情願為那些餓死他們的妻子兒女的人們去做礮灰？為什麼他們要在富足的國家內挨餓？』這個迷惑的火星上的人發出了無數的「為什麼」來。

顯然，在火星上，人們沒有受着超我或被抑制的衝動底麻煩，而行爲底無理性就是從這些力量上發出來的。但我們這地球上的事物是不同的，故忠實的社會主義者不可悲歎工人底無理性，而必須銘記前面已經引徵過的列寧底話，以便依據實際存在的人類去觀察社會主義底問題。

忽視弗洛伊德關於人類行爲底隱意識的源泉就是情願接受『特別由我們的幻想所創造的空幻的人類素材。』嚴正的社會主義者，則對於似乎可以決定這許多人類行爲的隱意識過程，對於和這種過程有關的每種可能的事物就要加以認識，因爲他所希望藉以造成社會主義革命的人類素材還需要他最充分的、最同情的理解。所以，我們不能將弗洛伊德底理論斥之爲荒唐，尤其是那些討論性的理論。它們指出在指導工人底思想與感情，使向着一個特定方向邁進時的困難與錯綜性，雖然他們的需要採用捨此莫屬的方向似乎是極自然而又合理的。

第二篇 弗洛伊特與馬克斯

第六章 原始社會

研究弗洛伊特學說與馬克斯主義理論間的關係，最好在原始社會這一問題上著手，因為在這一問題上它們有很多相同的地方。

弗洛伊特吸取了達爾文關於最初人類羣集 (First human groups) 底特性的見解，以之作爲他那原始人羣 (Primal Horde) 的理論基礎。達爾文的意見，以爲人類「本是生活於小社會中，各有一個妻子，假若力量大的，同時或有幾個妻子，他對於妻子盡力保護，嚴防他人的覬覦。」（人類之起源 The Origin of Man 第二卷，第六〇三頁）弗洛伊特將這一見解發展爲這種理論：原始人羣是由一强有力的男性支配着，他獨佔着所有的女性，以閹割的威嚇，強迫青年男性遏制性慾。根據這一理論，弗洛伊特就能說明原始社會中那種防止血族相交的禁忌 (Taboo) 制度，與圖騰制度 (Totemism) 底起源。弗洛伊特在其令人百讀不厭的傑作圖騰與禁忌 (Totem & Tabu) 中，將圖騰與禁忌律底關係解釋得極爲周詳；他認爲圖騰就是一種被尊爲祖先的動物或植物，而禁忌律則是反映着遏制血族相交的慾望的自課的限制，是原始人類鄭重地紀念其始祖 (Primal father) 而遵守的規律。

照弗雷茲歐 (J. G. Frazer) 的解說，圖騰是「野蠻人迷信爲神聖莊嚴的一種實物；野蠻人以爲在他與這種實物

之間有一種親密而完全特殊的關係。一個人及其圖騰間的關係是互相得益的；圖騰保護那個人，而那個人則對其圖騰用種種方法以示尊敬，假使它是動物就不可殺害它，假使是植物就不可割取或採摘它。圖騰和物神（Fetich）不同，它不是一種單獨的個體而總是某物的全體，通常是一種動物或植物，很少是屬於無生命的自然物，至於人造的物件那是極少極少的。（見圖騰制度與異族結婚 Totemism and Exogamy）信奉某種圖騰的羣集就拿這圖騰爲名，他們相信他們是從它那兒傳下來的。在一個部落之內有信奉着幾種圖騰的羣集，他們有相互通婚的制度，但禁止同一圖騰羣集裏的人們發生婚姻或性的關係。這就是圖騰制度底一種基本規律。屬於某一圖騰羣集（Totem Group）的人們必須和他們所屬的圖騰羣集以外的人才可發生婚姻關係，違犯了這一規律就要受全部落的嚴厲處分。如不遵守禁律而吃了或殺害了奉作圖騰的動物或植物，也同樣要受嚴厲的處分，雖然像這種情形所受的處分都是自動舉行的。這樣當一個人發覺到牠已偶然吃了一種圖騰動物就非病即死了。弗洛伊特引用下列的實例，說明這種嚴厲的處分就是對付違犯禁婚律的罪人的：『在南威爾斯（在澳洲——譯者）的薩薩鐵（Tas-ta-ih）部落中，犯規的情形是很少，如竟發生了這些事情，男人就要處死，但女人則給以毒打或用槍來刺，或兩者兼用直到她半死半活，所以不將她置諸死地，是因這樣一來大概可以把她的慾望遏制了。氏族中的禁律甚至把偶然的戀愛也認爲是大逆不道，而要處以死刑的。』（圖騰與禁忌第七頁 Kegan Paul 版。）

禁止殺害或吃食圖騰的規律每每在所謂圖騰宴（Totem feast）的祝典中是開禁的。這種祝典人人都要參加，人都得吃一點那種供作獻祭的動物，這樣就在他們每人與圖騰之間成立了一種休戚相共的關係。然後就以極大悲痛

追悼那隻圖騰動物，這樣追悼過以後就來一個節日 (Festival) 在這節日中，所有的圖騰禁例都一律開放。所有久積胸中的慾望可以自由發洩；這是「假日精神」(Holiday spirit) 的原型的自然發揮，可以任憑人們趁此機會放縱一切，不受限制。弗洛伊特以為從這一點可以探究目前那種假日的本質，因為凡是常態生活中的約束一到假日就可開禁，就可將平時所嚴抑的慾望發洩出來，這似乎已是公認的事實了。

因此，弗洛伊特所欲用他的原始人羣說來說明的，有三種主要的特徵。第一，屬於某一圖騰的人們都以為他們是從一個共同的祖先遺傳下來的。第二，在一個圖騰羣集中嚴禁性的關係。第三，在定期的圖騰宴中可以開放這些限制，接着就是哀悼與喜悅那種矛盾的情緒的暴露。他的解釋是這樣的：「我們已從精神分析中探知：圖騰動物實在是父親的替代者，這一點也正可以說明下列那種矛盾的情形：圖騰動物是禁止殺害的，但殺害之後又有一個假日，而且殺害了那種動物，復對它表示哀悼。這種前後矛盾的情態，目前依然在我們那些孩子們的父情結 (Father complex) 中顯明地暴露出來，所以就延續到成人生活，也引伸到替代父親的圖騰動物上。但如我們能把從精神分析而得的圖騰的解釋，圖騰宴以及達爾文關於原始人類社會的假設 (Hypothesis) 聯繫起來，就能得到一種深入的理解，並且還能從此提供一種假設，這種假設也許看上去有些荒謬，但可以在一向是各不相關的現象間成立一種意想不到的統一……根據我們關於圖騰祝典的理論，我們可以這樣解答：有一天那些被驅逐的弟兄們聯合了起來，謀殺了並吃了他們的父親，這樣就消滅了父親羣 (Father horde)。他們聯合起來的時候，就敢做並且能做出他們單獨一人所做不到的事情。也許由於文化上的一些進步，例如新武器的使用，使他們發生了一種優越感 (Feeling of superiority)。當然這些食人的野蠻

人吃了他們弄死的人。這個殘暴的始祖，當然過去會是他們弟兄之中每一個人所羨慕與恐懼的對象。現在他們把他吃了以後就可以和他一樣，每人分得了他的一分力量。圖騰宴一定就是這種值得紀念的，罪行的重演與慶祝也許就是人類最初的祝典，而一切社會組織、道德的限制與宗教等也都發源於這種行為中。』（圖騰與禁忌第二三五——六頁。）但在他們謀殺了父親，除去了他們滿足性慾的障礙以後，他們對他那種前後矛盾的態度又自表出來。他們也會愛他，羨慕他；在恨他致死的欲望得到滿足以後這些感情也跟着出來了。『這樣就發生了一種悔恨，同時還有一種和一般所覺到的悔恨相一致的罪過的感覺。死者此刻已比活人更有力，這種情形甚至目前也還沒有變更。父親在世時所禁止的一切，現在他們自己也加以禁止了……他們聲稱不准殺害代替父親的東西，以撤消他們的事跡，並規定不許再接觸那些解放過的婦女以否定他們的事跡底結果。』（圖騰與禁忌第二三八頁。）

但是，正如弗洛伊特所說，要樹立防止血族相交的壁壘不是沒有困難的，因為弟兄中的每一人就是別一人的勁敵。在某一個時期中，大概是有血族相交那種情形的，這時候他們握有父親所有的一切自由特權。講到這裏，我們想到恩格斯在家族之起源中所闡明的見解。他用羣集婚（Group marriage）這個名詞表明：一個圖騰羣集中的婦女，在性生活上說來，是屬於另一圖騰羣集中的男子，而弗洛伊特就從莫爾根（L. H. Morgan）的古代社會（Ancient Society）中引用了這種特定的制度。莫爾根在易洛魁印第安人（Iroquois Indians）中消磨了他一生中大部份的時間，並且親自加入了其中的一個部落，辛尼加族（Seneca）。他的主要作品即是古代社會，此書敘述人類社會自野蠻時代，經過未開化時代以至文明時代的發展。他自印第安人中實地考察得來，並從全世界得來的材料中加以研究以後，宣稱許多人

類學家所主張的異族通婚 (Exogamy) 的概念是誤解的。所謂異族通婚就是一種部落中的人們必須到他們所屬的部落以外去找尋配偶，而在同一部落中的發生婚姻關係就叫做同族通婚 (Endogamy)。有人以為：異族通婚與同族通婚這兩種截然不同的婚姻關係會同時存在着，不過在實踐上各部落互有出入的。但莫爾根却說：同時有異族通婚與同族通婚那種對偶的婚姻關係的部落事實上是沒有的，不過在野蠻社會中的部落，每一部落又分成許多羣集或「氏族」 (Gens)。某一氏族中的男人都在他們的部落以內選擇配偶，但這個配偶不可屬於他們自己的那一氏族。因此，就全部落而言是同族通婚，但就各氏族而言則是異族通婚。這些氏族極像我們前面所述的圖騰羣集，他們也嚴禁本羣集中的人們發生婚姻關係。

在這種最早的婚姻關係中，某一羣集中的男人對於另一羣集中的全體女人都有發生夫婦關係的權利。這就是說，該羣集裏個人並不限於只和一個女人，而是可以和某一適當的羣集中的任何一個女人發生性關係的。這就造成了「羣集婚」 (Group marriage)。從這種婚姻中生出來的孩子，對於可以和母親發生性關係的一切男人都稱呼為「父親」，凡是屬於母親那一羣集中的一切女人稱呼為「母親」。同樣，他們又互相稱呼為兄弟與姊妹。但是照恩格斯的意見，像這種對於性生活有某種限制的辦法，並不是最早的性關係。他說：「我們所知道的種種羣集婚，是和種種極其複雜錯綜的環境同時發生的，要明白這種婚姻關係，必得追溯到以前的一種性交的方式，因此最後就要追溯到無限制的性交的時期，這種種關係的進展就等於從動物過度到人類一樣。」（家族之起源第四三頁）他說：「所謂『無限制的性交』這個名詞是什麼意思？就是說，現在那種強迫的限制，以前是沒有的……所謂無限制就是指：後來由習慣造成

的壁壘那時還未存在。」（前書第四三——四頁。）

後來在羣集婚中所定的限制是什麼？明白地說，就是防止血族通婚的壁壘，因為這種壁壘的存在就禁止一個羣集中的互相通婚。假若弗洛伊特關於圖騰制度與異族通婚起源底理論是正確的——即是說它們的起源是由於謀殺其始祖——則我們可以想像在謀殺父親與實行血族通婚的禁忌之間一定還有一個時期，在這個時期中那些趾高氣揚的兒子們一定可以自由發洩他們的性慾。照弗洛伊特的見解，認為要給以這些限制並不是沒有困難的，所以我們可以把恩格斯關於「無限制的性交」底時期這種意思認為是和弗洛伊特關於謀殺始祖這種信仰相同的。

但是也許恩格斯與弗洛伊特的觀點還有一個更顯明的相似點，那就是：他們都認為禁止男性底互相敵對是造成廣大的社會羣集所必需的條件。弗洛伊特這樣說：「雖然兄弟們爲了要克服父親就聯合起來一致行動，可是在女人的問題上他們又互相敵視起來了。每個人都想把所有的女人全都由他自己霸佔過來，正像其父親一樣，但在他們一個對一個互相發生衝突的時候，其新組織就發生危機了……因此，假若兄弟們要想共同生活，只有設法規定一種禁止血族相交的辦法——也許要嘗過許多許多困難的經驗——從這種辦法規定以後，他們就同樣放棄了他們所期望的女人。」（圖騰與禁忌第二三八——九頁。）

雖然恩格斯只能提出一種抽象的線索，而弗洛伊特可以用後來較發達的人類學上的研究作爲基礎，但前者竟光明地預示了後者所謂抑制（*Repression*）即是安定社會生活的一種條件這一見解。他這樣說：「但成年男性的互相容忍，不懷妒忌就是造成大規模的永久的羣集的第一個條件，只有在這種羣集之中，那從野獸蛻變到人類這一過程才

能完成。』接着他又指出：在我們所知道異族通婚的最早形態，即羣集婚中，有一種特徵，就是不懷妒心，因為羣集婚可以使滿足性慾的要求從某一個適當的羣集中任何一個女人那裏獲得。『的確，凡可以在歷史中追溯到，甚至還可以在目前到處找得到的最古的，原始的家族形態究竟是什麼？在羣集婚這種關係之中，全羣集的男人與另外羣集中的全體女人是互相隸屬的，在這種關係中就不大會發生妒忌心了。』（家族之起源第四二頁。）

這樣，我們就容易把恩格斯與弗洛伊特的見解聯繫起來。前者所指的「無限制的性交」底時期是和後者所謂緊接殺害始祖而來的那個時期相似的，因為在這個時期中可以自由滿足性的衝動。而且正像恩格斯所謂：『成年男性的相互容忍』是安定社會所必需的條件，同樣弗洛伊特也說：兄弟們爲了要共同生活，就得樹立壁壘以禁止血族相交。最後，所謂羣集婚也就等於最初根據圖騰而成的羣居生活；在這種羣集生活中互相對敵與妒忌都要加以抑制，而性慾的滿足須從本圖騰羣集以外，或本氏族以外去獲得。

讓我們重新來討論始祖（或原始父親）這一理論。

這一理論的主要功績就在能使很矛盾的材料綜合起來。弗洛伊特明白它的臆測的性質在一個腳註中這樣說：『我常常爲人誤解，因此要不嫌麻煩地在這裏加以說明，就是當我提出這些推論的時候，我絕沒有忘却產生這些推論的現象，是具有極錯綜複雜的性質的；唯一的主張就在現在已經知道的，或者尚未公認的宗教、道德與社會的種種起源上已加上由精神分析的經驗所提供的一種新因素了。』（圖騰與禁忌第二六一頁。）

在我看來，似乎弗洛伊特在上述一書中所持的一種異議已爲他後來關於心理活動的傾向底發現所克服了，他把這種傾向包括在「超我」(Super-ego)這個項目之下。他這樣提出其異議說：『讓我們假定欲做某種行爲的犯罪的感覺能於數千年間都不消滅，直傳到已經不能知道這種行爲的那些世代，這種感覺還是發生效力。再假定如像受父親虐待的那幾個世代的兒子間，所能發生的一種情緒過程能在因已除去其父親而不再受到這種虐待的後輩中繼續有效。』(圖騰與禁忌第二六二頁。)弗洛伊特似乎承認這種「犯罪的感覺」有遺傳的可能，因爲他說：『這種工作的一部份似乎是由「心理的傾向」(Psychic dispositions)的遺傳而成的，然而這種傾向需要在個人生活中有某種刺激才能發生作用。』關於這一點，他以爲個人的親子關係就提供了這種刺激，使得遺傳來的心理狀態與從謀殺始祖而起的犯罪的感覺聯繫起來。然而，自從寫了圖騰與禁忌以後，弗洛伊特已將他關於親子關係的見解加以發展了，這樣他那個「超我」的概念就可將事實弄得更清楚了。超我是根據那以父親視同一體的「自居作用」而來的；即是兒童時代心目中的那個嚴厲的，好干涉的父親的假設。但父親對於孩子那種嚴厲的態度也是大部份受他自己那個超我所支配的，而他的超我也是在兒童時代以父親自居的作用而造成的。這樣，超我就作了傳達傳統觀念的工具（這一事實我將在後面與政治及文化組織同時加以敘述。）所以，經過連續的一套「自居作用」，那種謀殺始祖的犯罪的感覺會在後代的人中重新出現。例如，在基督教的教義中，背叛父親（上帝）那種犯罪的感覺起着極重要的作用。這種罪要由兒子的犧牲來抵償，要這樣，他的罪才可消滅，才和他父親一同成爲神。像在聖餐禮（基督教的圖騰宴）中，就把兒子的身體拿來吃，參加聖餐禮的人就藉著兒子的犧牲，與父親視同一體，同得聖潔。

但因超我是「依笛潑斯情結的後裔」，故它的作用似乎是和原始社會的母系性發生矛盾了。恩格斯說：「顯然，只要羣集婚不消滅，則傳代的事情只能從母系方面去推尋，因此只能確定女性的血統。這種情形是發生在一切野蠻部落及較低的未開化時代中。」這種意見似乎就可以推翻依笛潑斯情結底作用，因為要某人憎或愛他的父親就需要這個人認識他的父親。

這種異議最好從考察那產生依笛潑斯情結的大勢來解答。我們已經明白，在這種情形中，那發展中的性的衝動就轉向外界以求滿足的對象。在近代社會中，因一夫一妻制的家庭的通行，就使關係最密切的人，即父與母成為愛與憎的對象，這是依笛潑斯情結的一部份。然而，事實上類此的情形，在原始社會中的確存在着，雖然婚姻的關係已是羣集性。恩格斯這樣評論說：「這個，其實並不就是指荒唐的亂交。一對一對的配偶共同生活一個時期的事情不是沒有的，而且甚至像我們現在這樣的羣集婚姻的情形，也是常常有的。」（家族之起源，第四十四頁）他又說：「一對配偶共同生活若干時期，甚至在羣集婚姻時，或者更早些的時候也有。一個男人會在許多女人中有一個主要的妻子（還難以稱她為愛妻），而他對於她又是主要的丈夫。」（家族之起源第五六頁）我們可以正確地結論說：在這種情形中，孩子們就會在配偶的關係中發現那條親密的聯結（Intimate bond），從這聯結中發出和依笛潑斯情結有關的態度。

但我們即使不承認有近似一夫一妻制的那種婚姻形式，依然不能否認這一事實：幼兒時代的性生活會生變化與發展，最後就要轉向外界以覓取滿足的對象。因此，在任何情形之下，既然孩子必須受人餵養、撫育、與愛護，那末這些需要所表現的依賴性，就容易使一個孩子底發展中的性生活趨向於那些能直接滿足這些需要的人（即以他們為愛的對

象——譯者。）如果說，能够滿足它底需要，並支配它底要求的人不能只限於那些像它父母一樣對待它的少數成人，那是非常不對的。無論如何，如將孩子由一個羣集中的男女加以集體撫育，則其愛的對象只有趨向於這個羣集，而不會趨向任何各別的個人。

我們已知道，弗洛伊特的觀點是強調性因素在社會組織中底基本作用。恩格斯也承認社會的性基礎，這一點在下列推崇莫爾根上也可以明白看出來：『莫爾根已經重新發現並重新確定了我們這個成文歷史底（性）基礎底綱要，已經在北美印第安人底血族團體中發現了一個鑰匙，用這個鑰匙可以打開太古希臘，羅馬，與日爾曼歷史中的一切奧妙萬分的謎，在這一點上他的工作很可稱為一種光榮的偉業了。』（家族之起源序文中語）

但是在承認這種歷史底性基礎上，恩格斯堅持『在這種建築在性關係的組織中，勞動底生產力就日趨發展了，』這樣經濟關係就容易成為社會組織之優越的特徵了。這個並沒有和性因素底基本作用相衝突，因為這些因素中所包含的本能力是可以發生換位，昇華作用以及其他種種間接的表達方式，這些我們已在第四章中講過了。由性的興趣移置到勞動過程，已由弗洛伊特以語言的發展來加以說明了；語言開始於用作招呼異性的侶伴，後來發展為一種對於工作的有節奏的刺激。他（引用一個語言學家底意見，其人雖和精神分析沒有關係，也達到了這樣的結論）說：『最初發出來的聲音是當作交通，當作招呼性的伴侶底一種手段，在日後的發展中，言語的原素就被用作原始人工作時隨伴工作而發的合唱。這種工作是跟着那種有節奏地反覆發出的聲音而聯合做成的，這樣的結果將性的興趣移置到工作上』

去。因此，可以說，原始人之所以樂於工作，由於將工作當作性行為的對等物與代替品。所以在共同工作中所發的話語有兩種意思，一種是指性行為，另一種是勞動，這已成爲前者的對等物了。最後這話語又脫離其性的意義及其只限於工作方面的應用了。」（精神分析引論第一四一頁。）因此，我們可以說，恩格斯的見解是跟弗洛伊特的極相吻合的，他們都認爲：勞動過程爲被換位了的性能力提供一條通路。也許如將抑制作用加以考察可以使這一問題格外清楚些。

在社會底歷史中，抑制作用是極重要的。它是安定社會底一種必要手段，這是恩格斯和弗洛伊特都承認的。弗洛伊特特說：『我們相信文明是在生存競爭底壓力下，由犧牲原始衝動底滿足而建立起來的。』（精神分析引論第一七頁）但要抑制衝動須有有意識的活動方式使衝動得以表現，而同時不擾亂社會組織。社會受性關係的支配愈甚，則需要性衝動之換位的，或間接的表現就愈少，因爲這些衝動並沒有和有意識的標準相悖很厲害了。但恩格斯認爲勞動過程的發展是和性關係佔優勢的消滅有密切關聯的。當恩格斯說到『性關係』的時候，當然他是指那種意識的，顯明的性生活底形式，而不見得是指躲藏於性生活後面的隱意識衝動。這些關係，如同婚姻習慣等等是有意識的，社會化的方式，我們已經知道，在這種方式中那些被抑制的血族相交的慾望獲得了若干限度的滿足。例如，羣集婚不過是發洩被抑制的性衝動底有意識的方式。這樣恩格斯認爲最早的人類社會中所特有的「無限制的性交」要加以約束了，「成年男性的相互容忍」確立了，並在羣集婚底性關係中給以顯明的意識的方式。但假若社會從一種以顯明的性關係佔着優勢的組織形態轉變到另一種以勞動過程佔着優勢的組織形態中去，那末這就是從表現那被抑制了的性衝動之一種意識的方式過渡到另一種方式，在這種方式中被抑制了的衝動可在勞動過程底通路中獲得換位過的發洩。這樣，恩格斯的

將性關係與勞動過程聯繫起來是指隱意識的性衝動從意識的，富有直接關聯的性關係轉化到意識的，但不大有直接關聯的勞動過程底活動。換言之，人類已由其抑制其個人的性慾而成爲一種工作的動物了，因爲工作包含社會合作，而這種合作如沒有抑制作用是談不到的。這裏我們就談到抑制作用的起源這個重要問題上來了。我們知道，它已是安定人類在社會中的關係的一種必要手段了，但它有關的要點就在它是發生於外界情形底壓力。因此，弗魯格爾 (F. O. Flugel) 也說：『這種抑壓傾向的特殊表現主要地是受環境方面來的暗示影響而決定的』（見家族之精神分析的研究 *The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the Family*, p. 24, Hogarth Press 版）弗洛伊特在假定抑制作用的起源時，認爲這大概由於冰河時代底強制作用，因爲那時的環境使人類不得不聚居於有限的土地上，必然要將人羣 (Herd) 內部的對立給以抑制，只有這樣才能對爭奪這塊土地的敵對的人羣從事有效的鬭爭。因此，由於經濟的必然性，羣集內部的對立就被移轉到其他的羣集去了。

假若外界是在抑制妒忌與對立中起着決定的作用，那末不研究其環境作用的人類行爲就不必加以考察了。的確，如果精神分析只是研究人類行爲的學問，而不大顧到外界環境的作用，它就容易走入有害的反動的結論中去。讓我在考察過人類環境中的經濟因素以後舉出一個實例來，這樣我們就可以體會出精神分析學家不顧到這些因素的嚴重性。

因此，精神分析學家對於人類內部心理生活底特質雖有極偉大的供獻，我們還得考察外間力量底特質，因這種力量在阻礙並約束人類內心生活底表現，總之，在擔負抑制作用的責任。譬如，將精神分析應用到個人生活中，也許可以揭

示那些使他發生困難的特殊情境或經驗。精神分析會將這些困難歸宿到早先童年時代的一種情態上去，這種情態的記憶雖已被抑制下去，但依然在擾亂意識的生活。但弗洛伊特說，個人本能生活底抑制是必要的，因為沒有抑制『本能就要衝破一切的約束，而慘淡經營起來的文明結構就被掃蕩無遺了。』（精神分析引論第二六二頁。）

弗洛伊特甚至更清楚地指出：抑制作用是適應着社會與經濟需要，他這樣說：『社會的根本動機（即約束本能生活者）是經濟的；既然社會還沒有充分的資料以供養不做工的成員，就必須限制這些成員的人數，還須在他們的能力從性行為中轉到工作中去——永恆的原始生存競爭，因此就維持到現在。』（前書第二六二頁。）

假若人類底行為是內心的本能衝動與外界的經濟及社會必然性之間發生交互作用底產物，那末要理解這種交互作用就需要研究兩方有關的因素。從我們簡括地敘述過精神分析的理論以後，可以得到人類底主觀生活，得到強求與本能底一些觀念，人類如沒有這些強求與本能就沒有生活的衝動，沒有將其力量伸展到外界，以便依着內心需要而轉變它的衝動了。但這種內心的需要同時也是某種客觀因素底反映，這種因素是其獲得滿足的障礙。我們知道弗洛伊特認為抑制作用是內心對於外界困難的一種退縮，這種困難是以消滅機體的威脅強制着本能生活放棄其某幾種衝動底獲取立時的滿足。

外界的現實性已毋需再討論了，因為弗洛伊特是個澈底的，毫不妥協的唯物論者。他說：『科學的思想，在本質上是和正常的思維過程沒有區別的，所有我們這些人，不論是有信仰的或是沒有信仰的人，都在我們處理日常生活中運用這種思想。這種思想只在某幾方面……才採取特殊方式……它的目標是在做到適應現實——就是說，適應着存在於

我們之外並與我們獨立的東西，而且經驗已經告訴我們，這足以決定我們的慾望能否達到滿足。這種對於現實的外界適應我們稱做真理。」（新編精神分析引論第二一八頁。）

外界在「決定我們慾望能否達到滿足」在這句話中，弗洛伊特在呼應着每個馬克斯主義者所深信的見解。但馬克斯主義者不可因認出外界現實之有決定之重要性就能心滿意足的。他所以要各別地對現實從事研究，乃是爲了要發現在人類的環境中有什麼因素是在直接決定他的慾望的達到與否，是對於能否達到他的慾望底性質與程度有直接的推動作用。

一般地說來，精神分析可以說是研究人類所特有的慾望與驅動底科學，同樣，我們也可以將馬克斯主義解釋爲研究那些決定這些慾望的滿足與否的外界條件底科學。在我們敘述過精神分析以後，必須接着就來解說馬克斯主義，因爲只有在這兩種對立的學說底統一中才能對人達到充分的理解。

第七章 唯物史觀

假若像弗洛伊特所說，外界足以「決定我們慾望的達到與否」，那末我們就要將爲人類而造成外界的那種特殊環境加以詳細的研究。這樣說時，我的意思並不只要研究可以適於人類生存的種種地理的，或氣候的條件。的確，這些條件也是重要的因素，因爲它們很可以決定實物的種類，而人類肉體上的需要，就需要這種實物來滿足。大名鼎鼎的俄國馬克斯主義鼻祖，蒲里哈諾夫（George Plekhanov）也認爲地理環境是很重要的，他這樣說：「地理環境的特質不僅決定可以滿足人類需要的自然產物，也決定人類爲滿足需要而生產出來的實物。沒有金屬的地方，其原始民族如沒有外來的幫助，就不能越過石器時代的界限。同樣，原始的漁獵人民如要越過牧畜與農業的階段，也必需適當的地理條件，適當的某處所需要的動物與植物。柳意斯·莫爾根已（在古代社會中）證明：新世界與舊世界底社會進化有一種顯著的區別，就是新世界缺乏那些可以當作家畜的動物，以及新世界與舊世界的植物的不同。」（見馬克斯主義底根本問題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Marxism*）。

但人類對於這種地理環境的關係並不老是站在被動的地位。我們知道，他爲了要在這種環境中爭取生活就共同合作，抑制着各個人的敵對的傾向，以免加害於共同合作的生存。他從經驗及發現中學習得新穎而更有效的方法以組織他的力量，他學得製造工具，灌溉土地，從大自然中獲取比天賦更多的東西。他的環境已不是只受土地、氣候等自然條件所決定了。他已發展了一種經濟環境，這種依據原始的自然環境而形成的環境反映着他所從事活動的途徑。換言之，

經濟環境就是人類不斷努力，以求越過自然的條件所能應許的生活水準底結果。

在很原始的情形之下，自然界幾乎可以萬能地支配着人類。人類的生與死完全操在她的手裏。他只是赤手空拳，獲取自然界所賦與的東西。假使自然界沒有東西給他，他就只好聽死。

但人類不是永遠這樣在大自然面前顯得完全手足無措的。他這種動物除其體質上的特性所能做得到以外，還能創造一些維持生活的工具。質言之，他是一種利用工具的動物。誠然，在高級的靈長類（*Primates*）動物中也有會利用自然物，像樹枝和石子等東西，但人類的特點，就在他不只是偶然的利用，他會改良自然物使合於他底目的。例如，他會把一根樹枝做成一把弓，另一根做一枝箭，這樣就將自然物改造為工具，以提高他維持生活的希望。馬克斯說：「人類可以因意識，宗教或其他任何事物和動物區別出來。當他們開始生產生活資料的時候，就從動物中分化出來了，這一步驟是受他們底肉體的組織所決定的。當人類在生產生活資料的時候，就間接生產了他們的物質生活。」（見德國意識形態（*German Ideology*））。

這樣，人類與其原來的，自然的，地理的環境間展開了一種特殊關係，這種關係可以表明這一事實：人類已利用「生產過程」以發動其生存競爭了。「生產過程」這個名詞是馬克斯主義者用以指人類用以維持生活的方法——工具；簡言之，就是財富生產底技術。由於利用技術，才使人類對其生活於中的自然環境採取一種主動的態度。「一切的歷史工作必須發始於這些自然條件及其在歷史中由人類動作所給與的變動這一基礎之上。……這種生產方式……事實上，寧可說是這些個體底活動之一種特定形態，是表現他們的生活，他們的特種生活方式的一種特定形態。」（見前書）。

人類在和外界進行鬭爭的過程中，就發生了相互的關係，這種關係是依那種鬭爭底必然性而定的。鬭爭底方法就是生產過程，而人類就利用這種生產過程從自然界獲取財富。這種方法如發生了什麼變化就必然會使社會關係發生變化。因此，研究社會就是研究社會關係底物質基礎底發展，就是研究生產過程。

在帝俄時代的工人讀者羣中，有一本以馬克斯主義觀點寫成的教科書用得最普遍，這本書在俄國傳播馬克斯主義上演着極重要的任務，在這本書中，關於上述的生產過程有極簡明的解說。

『在生產過程中，人類因自然的必然性，就互相維持着某種關係。人類的歷史中並沒有人人各自孤立，個別地獲得其生活資料的那個時期。即使在太古時代，凡是獵取野獸，運輸重物等事情也需要簡單的合作；跟着經濟活動的日趨複雜，就在人類間發生了分工合作。由於分工合作的結果，一個人就在集體工作中做着全體所需要的一部份工作，另一個人則做另一部份的工作。不論是簡單的合作或分工都使人們間發生一種一定的相互關係，並創立了最初的基本的生產關係……這就是說，人們在與自然界從事鬭爭之中必須互相維持着和這種鬭爭的方法相一致的關係；例如，狩獵就不要再在水源缺乏的區域從事大規模的灌溉工程而需要旁的合作方法；近代的機器生產使工人間發生了一種休戚相關的相互關係，不像用手工來製造的時候一樣了。』（見波格達諾夫：經濟科學大綱 Bogdanov: Short Course of Economic Science）

生產方法在決定人類社會間的關係中所演的任務是馬克斯與恩格斯所重視的，這種生產方法的作用，在他們的唯物史觀的理論中解說得很清楚。這一理論的基本思想，就是人類維持生活的方法，在任何時期都能主要地決定他們

底經濟與社會關係，而這種關係又轉過來決定他們的思想。同時，當經驗與發現轉變了生產方式，人們又產生了不同的生產關係，他們的意識跟着也發生了同樣的變化。

因此，馬克斯說：『社會關係是和生產力互相密切地聯繫着的。當人們獲得新的生產力的時候，他們就改變了生產方法，同時跟着生產方法的改變，跟着他們謀生的途徑的改變，就在他們所有的一切社會關係中發生了一種變化。手磨機給我們造成了封建諸侯的社會；蒸汽磨機給我們帶來了一個工業資本家的社會。但是那些依着普遍的物質生產方法而構造社會關係的人，同時也依着通行的社會關係而構造原理、觀念、範疇。因此，我們知道，這些觀念、這些範疇並不比它們所表現的情形與關係更持久些。它們是歷史性的、過渡性的、容易消滅的產物。』（見哲學之貧困 *Poverty of Philosophy*, p. 88. *Martin Lawrence* 版）相隔沒有幾頁，他又說：『假使我們要知道，何以某種原理會產生於十一世紀，或十八世紀，而不產生於其他的某世紀，要解答這一問題我們就得很小心地研究十一世紀，或十八世紀的人是怎樣的，我們應適切地認定他們當時的特殊需要，當時的生產力以及生產方法暨通用的原料；最後還要認定由上述的生活狀況而產生的人與人的關係。如果不記錄各國人民的實際的、日常的歷史，不把他們底戲劇同時也就是他們自己所寫的戲劇中的演員那種情形描寫出來，則徒然研究這一切問題有什麼意思？（前書第九四頁。）』

馬克斯這樣認意識為生產關係底反映的見解，是和弗洛伊特的見解完全一致的，後者認為：隱意識的衝動在意識的生活中表達出來，這種表達是和社會的標準相一致的。我們將弗洛伊特與馬克斯的概念之間的關係，留待下章討論，但這裏我們不妨來重述一下，即意識的自我（*Conscious ego*）就是和現實發生接觸的那一部份心意，照弗洛伊特的

說法，這一部份心意『必須觀察外界並保留着它底真確的畫面。』爲自我所呼應，又被它反映於意識界的現實就是整個複雜的社會關係底綜合，而人類就根據其謀生的技術過程存在於這種關係中，這種事實是精神分析學家所必須知道的。沒有人能否認，自太古到現在，現實已起了很大的變動，而跟着這些變動而來的，就是宗教、政治、與文化上的變革。也沒有人會否認，自然的生活條件，像氣候與地理的條件依然沒有什麼重大的變化。那末，其變化都反映於個人底意識的生活中的現實，一定和那不變的自然環境有所不同。所以，將現實和人類在改變自然界中所造成的變動中的社會與經濟環境相較，則前者是佔着優勢的，而意識的自我就在呼應着它。

前面所述的，都在一般地討論社會底經濟基礎；本書的主旨就在說明：人類受着生存競爭所驅使，就不得不抑制着他們底相互的對立而共同合作，以從事生產生活上所必需的衣、食、住的資料。

社會生活的根源是在生產過程底必然性中，這就是說，社會生活的模型是由社會所有的生產力底種類與範圍來決定的。但歷史告訴我們，社會組織底模型是在變動之中，所以問題就在：這種變動底致動因素是什麼？

馬克斯在其政治經濟學批判（*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的序文中，描述社會變動底動力，在這一段著名的文字中，他說：『當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某一階段，就要和當時的生產關係，也就是和財產關係（就只是生產關係底法律上的形式）發生矛盾，在這種關係中這種力量是不斷地在進展着。由於這些生產力底進展，這種關係就轉變爲它們的桎梏了。於是，開始了一個社會革命的新時代。由於經濟基礎的變動，全部的上層建築（*Superstructure*）也或速或緩地發生了蛻變。在研究這種革命時，就得辨別經濟的生產條件中的物質革命（可由

科學的準確性來決定，與法律、政治、宗教以及哲學等觀念形態的革命，而人類就藉這種觀念形態以辨認這種衝突，並努力掙脫它的束縛。」

因此，這種觀點認為社會的發展是力求膨脹的生產力與常常要限制這種膨脹的生產條件發生衝突的結果。生產底條件包括一切存在於人類與反映於他們的觀念形態間的種種關係。在生產條件間有一種特別重要的關係（所以說它重要，因為它在上述這一衝突中起着極重要的作用），就是社會間的階級分野。各階級在生產過程中反映出各個人所演的各不相同的角色，因此階級的起源是在分工之中，而這種分工是發生於社會進化中的某一階段。這一階段發生在生產所得已超過基本的生活上的需要了，這就是說發生在生產已有剩餘的時候。原始社會是無階級的，因為它的生產水準很低，所生產的只够全體的需要。因此，所有的人必須平等地從事於獲取生活必需品的工作，平等地享受集體努力底結果。那時所以沒有特權階級的餘地，只因沒有剩餘產物去供養這一階級。如要在這種環境中造成這樣一個階段，就等於叫某一羣集餓死其幾個成員，喪失其人力。貧困強迫他們不得不講求平等。但是由於社會的擴大與需要的日增就從經驗、發明與發現中造成了某種限度的保障，以及剩餘的可能。怎樣由這種情形中產生了階級，恩格斯曾經加以說明。

『正像人類最初是出自動物界（狹義地說）一樣，他們也踏進了歷史；他們依然是半動物性的，野蠻的，依然在自然力之前顯得手足無措，依然還不知道他們自己；因此依然是赤手空拳，正像動物一樣，而且也不見得比動物富有生產力。那時的生活狀況是相當平等的，就在家長方面，其社會地位也是相當平等的（至少沒有社會階級），這種情形在後

來已經開化的人民中那種自然的農業社會中還是存在着……生產力逐漸發達起來；由於人口的密度的增加，一方面產生了共同的利害關係；在另一方面，又使各農村公社發生了利害衝突，而由於這些公社的日趨膨脹又引起了新的分工，同時許多用以保衛共同的利益並防止敵對的勢力的團體也建立起來了……這些團體……在某種情形之下……不久就變得甚至更獨立起來了，這個一部份是因公共職務的遺傳……一部份是由於常常和其他的羣集發生衝突使得這種團體格外顯得重要了……生產已經發展了，已經發展到一個人的勞動力現在能够生產很多很多的東西，這些東西已超過了僅足維持這種勞動力所必需的了；這樣，維持更多的勞動力的資料是具備了；同樣，應用這些勞動力的條件也具備了；從此，勞動力獲得了價值。但在這種勞動力所屬的社會及羣集中還沒有多餘的勞動力。在另一方面，這樣的力量卻由戰爭提供了出來。那時以前他們還不知道怎樣處置俘虜，因此只是把他們弄死；在更早的時期中，竟吃了他們。但在現在已達到的這個「經濟制度」的階段，俘虜已有了價值；因此他們的霸主就讓他們活着，而取用他們的勞動。奴隸制度就此發明了。不久，在其進化的程度已經超過原始社會的人們中間，這種制度就成為佔優勢的生產方式，但末了也成為這種制度底崩潰底一種主要原因。也就是這種奴隸制度才最先使大規模的農業與工業能够產生分工的辦法，而古代燦爛的花朵，即希臘文化就發榮於這一途徑之上。沒有奴隸制度就沒有希臘，沒有希臘藝術與科學；沒有奴隸制度就沒有羅馬帝國。但如沒有希臘文化與羅馬帝國作為基礎也就沒有近代歐洲。我們切不要忘記，我們的整個經濟，政治與文化的發展必須以奴隸制度的事態作為先決條件。在這一點上，我們可以放心說，沒有那業經消滅的奴隸制度就沒有近代社會主義』（反杜林論 Anti-Dühring, p. 206 Martin Lawrence 版。）

因此，社會的分成階級已有歷史的說明了。這種劃分是和生產過程發展到某一階段相呼應的，但既然這種劃分創下了一種不平等，如同享受所生產的財富的不同，特權的不同，故就造成了對立的傾向。只要這種階級分野和生產過程底必然性相適應，這就是說，只要生產過程繼續膨脹，這種對立就不表現出來。誠如恩格斯所說，當『生產方式在向高發展的階段，即在和其相適應的分配方式中受損失頗大的人們也會熱烈歡迎，但當生產方式的大部份已呈現衰微的景象時，則它的生命已大半過去了。當這種生產方式的大部份存在條件已經消滅，當它的繼承者已在打鬥——就在這個階段，那日趨擴大的不平等的分配才顯出不公平來。』（見前書第一七〇頁）

現在，我們可以明白，何以社會的發展是由生產力與生產條件發生矛盾的結果；再加以補充的說明，就是某社會根據其地理環境而產生的技術設備與其所存在的條件發生了矛盾，就促進了社會的向上發展。

生產條件反映着社會內分工的特性，即統治階級與被治階級的劃分。從這種基本的階級分野而生的整個社會結構底模型就反映着統治階級底利益，因為這種模型的造成就是為便於維持可使統治階級佔有特權的那種社會制度。馬克斯說過：『每一時代最有勢力的觀念總是統治階級的觀念。當人們談到要發動社會革命那種觀念時，他們不過表明了這一事實，即是在舊社會中已經產生了新社會的要素，而舊觀念的解體是和舊生活狀況底解體相副而行的。』（見共產黨宣言）因此，馬克斯將自從有階級以來的社會底歷史稱作階級鬥爭史（History of class struggle）。『自由民與奴隸，貴族與平民，地主與農奴，行會主與職工，總之一句，壓迫者與被壓迫者經常地互相敵對着，從事不斷的，時隱時顯的鬥爭，每次鬥爭的結果，不是爆發革命，將整個社會澈底改造，就是從事鬥爭的兩個階級兩敗俱衰。』

因此階級鬭爭就是社會進化底動力。近代資本家階級在其與地主階級從事鬭爭中擊破了封建制度所加於生產力的桎梏。『在某一階段由資產階級發動了新的生產力——首先就是分工以及聯合許多工人在一起，每人在整個的工程中負擔一種特殊的任務——而藉這些生產力以發展起來的交換底狀況與需要，就和已經歷史地確定並已由法律批准的現行生產組織相衝突了，這就是說，要和行會的特權以及其他無數封建性的社會組織之地方性的，私人的特權（這些都是無特權者的障礙）相衝突了。代表資產階級的生產力要對代表封建地主暨行會主人底生產組織拔刀相向了。其結果，已經表現出來，就是封建的桎梏在英國已被逐漸毀滅，而在法國，則被一下子就粉碎了。』（恩格斯：費爾巴哈論 Feuerbach, P. 62, Martin Lawrence 版）

在近代社會中，主要的階級分野就是資本家階級與工人階級。前者在集合，在集中從前散處各方的生產工具上已完成其歷史的任務。在目前的資本主義制度未誕生以前，生產的規模是很小的。生產工具是屬於生產者的，而生產者就用自己的努力將自己的原料製成商品。因此，製成的生產品是他所有的。他佔有他的勞動底產物。這種小規模的工業在十五世紀末葉就開始崩潰了，其時因美洲的發現，因繞道好望角，因東印度及中國市場的開闢，使貿易與商業受到重大的刺激，於是就需要規模宏大的生產方式了。這就驅使着零散的個人的生產手段轉變為大規模的生產手段，可使許多工人都能利用它們以便在生產過程中從事合作。『紡車，手織機以至鐵匠的鎚子等已由紡紗機，機器織機，以及蒸汽鎚等取而代之了；而需要千百工人以共同合作的工廠代替了個人的作場。而且正像生產手段一樣，生產的本身也從一套個人的作業轉變為一套社會的動作，而生產品也從個人的產物轉變為社會的產物。像現在從工廠中製造出來的線、布、

以至五金物品都是許許多多工人底共同產物，這種生產產品在尚未製成以前就得從許多工人的手中輪流經過。沒有一個單獨的個人能够說這些生產品是我造成的，這是我的產物。」（反杜林論第三〇二頁。）

資本主義在這樣使生產社會化中完成了很重大的歷史的任務，但它的所以能完成這種任務是從剝奪社會的大部份的生產手段的所有權而達到的。手工業者底工具在與資本家底工廠組織從事競爭時就變得沒有價值了，而小店主不久也就被逼得無法照樣生活下去了。這一過程，在十八世紀的後五十年中的工業革命時代，在蒸汽機，紡紗機，水力織布機等東西相繼發明的時期，格外顯得分明些。結果，就產生了一個沒有生產手段的階級，即所謂無產階級（Proletariat）。『所有中等階級的下層羣衆，如小商人，小店主，一般退職的小本經營者，手工業者與農民都逐漸淪爲無產者，這因爲一部份是他們那些微額的資金不足以供給近代工業底運用，而在與大資本家競爭中爲敵人吞滅了，一部份是由於他們那種專門技術已在新的生產方法中顯得沒有用處了。因此，所謂無產階級是從全人口的各階級中募集攏來的。』（共產黨宣言。）

但當資本主義的大規模生產已經社會化，當它在工廠中組織與計劃生產時，它還保留着私有性，而這種私有性還是它所取代的那種小生產的特徵。

在從前中世紀時代，生產底目的只在滿足生產者及其家屬底需要。他消費自己的生產品。後來，在城市的工匠與鄉村的農民間發生了交換關係，前者將其生產品賣給後者並買了一些農產品。這種交換形式是從分工中發出來的，並沒有生產計劃以作指導。每一個別的生產者各自獨立工作，不預聞其他生產者的任何事情，所以就不能精確地估量他的

產品究竟需要多少。

這種生產的無計劃性以及生產手段的私有性已經移交給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了，只是形式上格外嚴重些；因為工廠中有計劃的生產可以使所生產的商品的數量大增，而每一家工廠又各把其商品拋到市場去，不管別人是否也在這樣做。『社會的生產與資本家私有間已經發生了矛盾，現在這種矛盾的自身已複製成一種對立，這就是個別的工廠中底生產底有組織性與全社會底生產底無政府狀態間所發生的對立。』（恩格斯語。）

這種整個的生產無計劃，就是等於說：個別的資本家並不知道，其他的生產者將要拋出多少像他自己在生產的一樣的商品到市場上去。因此，他不敢讓其技術設備低於其敵手的標準，因為這樣就使他不能製造極廉價的、有效的商品，就不能出產得很多很多，因而將為他們的商品奪去了他的市場。這樣，就引起一場瘋狂的競爭，大家要想在產量及廉價上獲得優勢，而這種競爭就將無力應付的人拋在一邊。由於這些新來的人物，從前的資本家，無政府的資本主義生產底犧牲者，使無產階級底隊伍日趨擴大了。

由於漸趨精良的機械底應用，不僅將成千資本微薄的商號為之掃蕩無遺，而且排擠了成千累萬的工人，造成了一支「產業後備軍」(Industrial reserve army)，叫資本家可以對所雇的工人底工資削減到最低限度。馬克斯曾討論過資本主義這種必然的法則，他認為機械底應用就加添了失業者底「後備軍」，他這樣說：『這條法則把勞動者活活地釘牢在資本之上，其牢固的程度要比火神將伯羅米修士(Prometheus，註一)牢釘於岩石上為甚。它造成了災難

註一：希臘神話中的一個神，相傳他曾盜取天火給世人，主神大怒，把它釘在高加索山上，讓兀鷹去吃他的五臟。

底積疊，正和資本底積疊相適應。因此，一方面的財富底積疊，同時就是另一方面，這就是說，在生產其自己的產物使成爲資本的那個階級方面的災難底積疊，就是勞苦，奴役，愚昧，殘忍，知識退化底積疊。』（資本論第一卷，七〇九頁 Allen & Unwin 版。）

因資本家都努力於技術的改良，所以他們拋出市場上去的商品底數量就日趨增加了。但生產底擴張遠較市場底擴張爲速。恩格斯以活躍的語句描寫這一事實底週期性的結果道：『貿易陷於停頓，市場已形供過於求，大量的生產品都一堆堆放在那裏，銷售不出，現金已經消滅，信用也消失了，工廠都停閉着，工人羣衆已沒有食物，只因他們生產食物太多了，破產的事日必數起，強賣的事層出不窮。這種死呆的局面僵持着好幾年，不論生產力與生產品都被大規模地浪費與消毀掉，直到積疊着的大量商品已可以某種限度的大跌價而銷售，直到生產與交換已可逐漸開始活躍。逐漸地這種步調加快了；它變成了快步；這種工業的快步又變成了疾馳，而這種疾馳又轉變爲全部工商業、信用，以及投機事業上的狂奔，要在經過極危險的跳躍，弄得精疲力盡，四肢麻木的時候才告終止。』（反杜林論第三一〇頁。）

這種危機將近代資本主義底生產條件底限制性揭發無遺，同時並表明了資本家的無力控制其由自己開發出來的龐大的社會生產力。

要解決社會的生產力及其私有性間的衝突，只有把生產手段轉化爲社會的財產，這就是說，廢止生產手段的私有性，使具有社會性。

怎樣來達到這種目的呢？

生產條件與生產力的矛盾，已在資本家階級無力供給勞工階級底甚至極起碼的生活上表現得明明白白了。資本家階級自身已表明『不適於統治他人，因為它甚至對其奴隸那種非人的生活也不能給以保障了；因為它已不得不讓其奴隸們進入一種新的境遇，在這種境遇中，它已不能受他們的供養而要供養他們了。社會已不能在資產階級底統治下繼續生存了。這就告訴我們：資產階級底生命和社會底生命不能並存了。』（共產黨宣言）

當資本主義和生產力底膨脹還相適應的時候，階級對立是被抑制着的，但不久這種對立就爆發出來。起先，工人們的鬭爭是採取孤獨而無組織的方式，但資本主義生產所特有機構迫使他們採取更有組織的鬭爭方式。資本主義將他們集合在工廠之中——常常有數千人在一間屋子裏——，由於機器底應用，他們本來所有的一技之長也被毀滅了。他們都做著均等的苦役，而工廠中的組織使他們每人變成集體生產方法中的一個單位，同樣也就指示他們：要用有組織的方式來從事抗爭以解除這種苦役。

工人的鬭爭，是從資本主義底獨有的條件中自然發生的，應怎樣去指導他們的鬭爭，以便發動革命來推翻資本主義就是某一政黨底任務，而這一政黨就必須認清這種階級鬭爭底必然結果。這樣的一個政黨必須具有了解資本主義底特性的武器，必得明白它的起源與末日；因此，它必須理解一般的社會發展，明白資本主義只是這種發展中底某一階段。

唯物史觀就提示這樣一種理論的說明。它說明社會進化底一般動向，指示懂得它的工人以歷史所付與他們的任務。

但是僅僅獲得了這樣一種知識，就能完成組織千百萬工人，以便對資本主義從事抗爭的這種困難的任務嗎？

唯物史觀是真正能解說許許多多矛盾的意志（從這些意志中產生了從未發生過的意志）底「共同的合力」

（Common resultant 恩格斯語。）關於這一點，恩格斯說：「歷史是這樣造成的，就是：最後的結果總是發生於許多個別

的意志底衝突之中，而每一種意志又是由許多各別的生活條件中造成的。這樣，就有無數的交錯的力量，就有無量數一套一套的平行力量，從這種平行力量中產生了一種合力，這就是歷史事件。這種合力又可以看做某種動力底產物，而以全體而論，這種動力是無意識地，不由意志支配地在起着作用。因為每一個人所願望的是為另外一個人所阻礙着，而所發生的事實却是沒有人在願望着的。這樣，過去的歷史是依着自然的過程而進行的，主要的也是適於這同樣的運動法則。但是從下列的事實看來，即個人意志——每個人所產生的意志就是受他的體質，以及外界的環境，最後就是經濟環境（或者是他個人的環境，或者是一般的社會環境）的刺激而起的慾望——雖沒有達到它們底需要，而只融和為一種集體的意志，一種共同的合力，可是不可因此而說，它們的價值就等於零。恰恰相反，每種意志都給合力以適當貢獻，因此也就是合力的一份子。」（見恩格斯給 J. Bloch 的信，一八九〇年九月念一日，載馬·恩通信集。）

目前，重要的歷史事件已在形成中了；「共同的合力」就是必得出現的社會主義，因此在歷史的領域中發生了一羣錯綜混亂的互相衝突的意志。唯物史觀可以保證我們，最後在這些互相衝突的意志中將出現一種爭取社會主義的共同決心。但馬克斯主義者不能倚賴這種保證；不能等待它的自動達到。他必須擔當積極的、指導的角色，以發展這種共同的意志。因此，他必須研究有助於這種意志的一切因素。現在馬克斯主義者已經具備了理解經濟因素的必要知識，但

他們都難免會忽略心理的成份，而這種成份在決定個人的意志，因而也就是在創造歷史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的。恩格斯說，每種因素都對最後的合力給以貢獻。何以在目前，心理的因素會具有絕對的重要注，關於這一點我將於下章中加以討論。

第八章 唯物史觀與個人心理

馬克斯主義雖然很重視經濟的因素在決定歷史中所起的作用，但這樣並不就把其他的因素都置之不顧。在某信中，恩格斯說：『照唯物史觀的說法，決定歷史的要素，歸根結底就是現實生活中的生產與傳種。馬克斯和我都沒有主張能超過這一點。因此，假使有人曲解這種理論，而說經濟的要素是唯一的決定因素，那末他就將它扯成無意義的、抽象的、與荒謬的言辭了。經濟的條件是基礎，但上層建築底種種要素——階級鬥爭及其結果的種種政治形態——即所有這一切實際鬥爭在從事鬥爭者的頭腦中所反映出來的東西；政治、法律、哲學的理論、宗教思想……也在歷史鬥爭底進程中起着作用，並且在許多情形之下，在決定這些鬥爭的形態中佔着優勢……我們創造自己的歷史，但先得在某種特定的前提及條件之下。在這些條件中，經濟的條件是具有最後的決定力。』（恩格斯給 J. Bloch 的信，一八九〇，九，二；載馬·恩通信集。）

他更進一層地說明：何以經濟這一方面有時會被「青年作家」言過其實。『馬克斯和我也得負一部份責任。我們的敵人都否認這種主要的原則，爲了要對抗我們的敵人，所以我們不得不強調它，而且我們也不是在任何時候、任何地方、或任何機會中都提到在交互作用中起着影響的其他要素的。』提到「在交互作用中起着影響的其他要素」底需要，現在已比恩格斯寫這些話時更切迫了。馬克斯與恩格斯是生活於資本主義底高漲時代，其時社會主義底經濟基礎正在建立起來。資本主義底衰落時代還沒有開始。資本主義底發展底路線是在日趨資本集中與集積，在造成托辣斯等

獨佔團體，以取代本來算是資本主義底驕兒的自由競爭。

經濟的因素站在支配的地位，因為社會變革底特徵主要地是以數量計算的經濟狀況底變動。這樣就發生了一種兩極化（Polarization）將日趨龐大的無產階級集於一端，而一天一天在趨向於更少數人把持之下的逐漸膨脹的生產力則在向着另一端集中起來。

馬克斯在資本論中以生動的語句描述着這一過程說：『直接的生產者已被用無情的野蠻手段掠奪了一切，這種掠奪過程是用最不名譽，最卑賤，最渺小，最下流的手段來達到的。由自己辛勞所得的私產，這也可以說，就是孤單的，獨立的個別勞動者及其勞動條件底結晶，已為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所取代了，而這種私有財產是建築在榨取他人底自由（只是名義上）勞動之上，即是說，建築在榨取工銀勞動之上……現在被掠奪的已經不是為他自己而工作的勞動者，而是榨取許多勞動者的資本家了。這種掠奪是由資本主義生產本身底內在法則底作用所造成的，就是由資本集中所造成的。一個資本家老是會消滅許多的資本家。和這種集中化，或這種由少數資本家掠奪多數資本家的過程同時存在的，就是日趨廣大的勞動過程底合作方式底發達，就是有計劃地應用科學技術，有規律地開墾土地，將勞動工具改變為公用的勞動工具，將一切生產手段經濟化，當作集體的，社會勞動底生產手段，將全人類都包羅於世界市場的大網中，因此，資本主義的制度就具有國際性了。跟着這些人數日減的資本大王而來的也就是跟着這些寡奪並獨佔這一蛻變過程中一切利益的霸主而來的，就發生了災難，奴役，墮落，榨取底浩劫；但同時也產生了勞工階級底叛變，這一階級的人數總是在日趨擴張之中，同時由於資本主義生產過程中所特有的機構，他們已受過訓練，已聯合起來，已組織起來了。資本

底獨佔已成爲和它同時發生，同時繁榮起來的生產方式的桎梏了。生產手段的集中化與勞動的社會化最後已造成一種危機，叫這兩種現象已不能和其資本主義的外殼並存了。這一外殼已被漲破了。資本主義私有財產底喪鐘響了。掠奪者要被人掠奪了。』（見資本論 Capital，第一卷，Allen & Unwin 版本。）這樣，在馬克斯與恩格斯時代，社會主義還不是他們眼前的環境所必然立即要產生的結果。史太林說：『馬克斯與恩格斯是生活於大革命以前的時期中，其時帝國主義尚在胚胎時期，其時工人們只在準備革命，其時無產階級革命還沒有成爲直接的、實際的需要。』（見列寧主義底基礎 Foundations of Leninism，Allen & Unwin 版本。）

在這種情形之下，就必得強調經濟上的社會主義底需要，這就是說，必須強調這一事實，即：資本主義內部底目前一切經濟動向正對着『生產手段底集中化與勞動底社會化』這一方向奔去，這樣『最後就造成一種危機，叫這兩種現象和其資本主義的外殼勢不兩立。』

目前，資本主義內部的矛盾已尖銳得在其「外殼」的某一點上爆裂了，這一點就是俄國，這事實正證實了馬克斯與恩格斯底預言。但雖然這種矛盾已這樣尖銳化，雖然工人階級受到殘酷的壓迫，受到爲維持資本主義統治所必須推行的高壓手段，雖然建立社會主義的一切經濟條件已經成熟，可是受到這種現象的刺激，而依革命底意義去思維與感覺的只是極少數人。

我們可以這樣加以解說。馬克斯說，人類創造他自己的歷史，但只能從其手頭所有的物質條件中加以創造。只要創造歷史需要革命行動，那末如果物質條件不具備就不能成功。當這些條件在成長的時候，它們的發展就掩飾了人類在

創造歷史中所起的作用。但當這些條件已經成熟，已使革命行爲成爲必要的時候，人類就一變而爲歷史的創造者了。這裏有一種極重要的交替作用。歷史總是主觀性與客觀性間交互轉變的一種過程，照恩格斯說，就是個人的肉體組織與經濟條件間交互轉變的一種過程；它所以時而強調這個時而強調那個，完全是依據歷史過程底必然性的。這種極重要的交替作用是具有辯證性的。

往後，我要將辯證唯物論加以討論，但這裏我可以說：辯證唯物論就在研究任何過程中的交互關係。在這裏，就是歷史的過程，在這種過程中人類與其經濟環境起着交互作用，人類貢獻給主動的抗爭的那一方面；他並不是被動地將外界底變化反映在他的思想中，他却把從外界生出來的觀念，轉變爲征服世界的武器。馬克斯已充分地認清這種出自人類的主動的、積極的、抗爭的要素。有一派唯物論者否認人類是歷史演進中的一種主動的革命因素，對於這些他是痛加駁斥的，他說：『有一派唯物論者以爲人是環境與教養底產物，同時以爲，因此，轉變過的人就是其他的環境與轉變過的教養底產物，他們忘記環境完全是受人改變的，而教育家自己也必須受過教育……環境底改變與人類活動間兩者底一致只能當作革命的實踐看，才可以察覺，才能得到合理的了解。』（見費爾巴黑論綱第一一一頁。）

在馬克斯的時代，歷史的過程是依着資本主義底經濟發展底道路而進行的。今日，人類已投身於歷史舞台底中心，以扮演他的角色了。而人類這種迷茫的可憐動物，碰着歷史所給與他這樣重大的使命，已弄得不知去向，手足無措地在東張西望地找着嚮導。

假若歷史的確是在經濟發展底長途的基礎上進行，而這種發展現在已到達這一階級，即要是沒有人類的積極干

涉，就不能再發展下去了；這就是說，假若進化過程（其形式就是人類經濟環境的不斷發展）的時常受革命影響而中斷，就是爲使經濟力能進一層發展，那末認識人類內在的心理生活底法則，就像探究他的經濟環境底法則同樣的必要。

讓我們來考慮一下，要創造一個社會主義的社會，是含有什麼意義。恩格斯把它描寫做從「需要國」跳到「自由國」。這一飛躍要求以前的社會變革所沒有要求過的東西，即是：需要用全人類的力量來達到這個目的。它要廢止人類對經濟與社會力量的奴役，解放人類精神的，使在夢想不到的高空中翱翔。這種情景馬克斯與恩格斯認爲：人類歷史的本身底開頭，所謂人類歷史的本身就是將人與動物界連在一起的史前期底最後階段丟開不提。要在這個時候，將區別人類及其他自然物的精神或特性，認爲特別重要，這有什麼奇怪呢？把研究人類精神活動認爲是創造一個可以解放人類精神活動的社會底一種必要條件，這又有什麼奇怪呢？過去的社會變革，在那些負有創造歷史的使命底人物，並沒有明確地意識到的確，他們已將他們底任務和全人類的利益統一起來。但是，馬克斯說：『正像我們不能根據某一個人自己的意見去評判他一個人一樣，所以一個革命的時代也不能依它自己的意識來評判。』這一點在我們這時代也同樣正確的嗎？不。因爲馬克斯主義根據理解整個歷史的過程，給與我們客觀的革命意識底武裝。這樣，意識就具有新的意義了。它已並不是人們部份的直接利益的反映，這些人在追求這種利益時無意中達到了歷史的目的。我們寧可說：革命階級所追求的利益，最後是與全社會的真正利益相一致的。資本家階級堆翻了封建制度底專制政治，但將社會中的大多數人淪於它自己的專政之下。而社會主義由於建立了工人階級底統治，就爲全社會廢止了專政，它這樣做時是認清它所要達到的那種歷史的目的。

恩格斯用燦爛的言辭描述這一過程道：

『生產手段由社會佔有以後，就終結了商品生產，因之也終止了生產品支配生產者的局面。社會生產中的無政府狀態可以消滅，代以在有計劃的基礎上底有意識的組織。個人的生存競爭就此終止。在這一點上，從某種意義說來，人類已真正和動物界分離，可以將以往那種動物的生活狀況拋棄，而進入真正可算是人類的生活狀況了。生活條件形成人的環境，直到現在這種環境一直在支配着人類，但至此，就屬於人類底支配與控制之下了。他現在因為，而且僅僅因為已是其自己底社會組織底主人，所以就初次地做了真正有意識的大自然之主宰。他自己那種社會活動底法則，在以前他看做是足以操縱他的外界的自然律，到那時人類就完全理解它們而可加以應用，因此就可加以支配了。人類自己底社會組織一向是和他們對立着，彷彿只聽命於大自然與歷史底專斷，但到那時候就成為人類本身底自願的動作了。那客觀的外界的力量一向在支配着歷史，但到那時要由人類自己來控制了。』

『只有在這種地方上，那具有充分意識的人類才能創造歷史。只有從這種地方看來，由人所發動的那些社會因素才能優越地並經常在高漲中地產生人類所祈望的結果。這就是人類從「需要國」跳向「自由國」。』

『要實行這種解放世界的動作，就是近代無產階級底歷史的使命。而且這就是科學的社會主義，就是無產階級運動底理論的表現所應做的工作。這種工作就是：確定歷史的條件，這樣也就是確定這種動作底性質，因此就叫新興的被壓迫階級認清這種動作底條件與性質，要他們知道這種動作是命定他們非實行不可。』（反杜林論第三一八頁。）

這一番動聽的話，足以證明：對於人類要想成為「真正有意識的大自然之主宰」所必須運用的主觀性！我們應怎

樣切迫地去研究，以前支配着人類的那種生活條件，恩格斯說過，已在人類自己底支配與控制之下了。這不是說（我們以前總是這樣說，）目前的情形已經表明，歷史中的極重要的因素已不是人類生活中的經濟條件，已不是這「直到現在一直支配着人類，」因而就支配着歷史的那種條件，而是人類自己關於這個，我們應來考慮一下，人類底主觀生活是怎樣與其經濟環境起着交互作用，並應進一層來觀察，精神分析所提供的知識，能怎樣給馬克斯主義者以幫助，我們相信馬·恩的作品中已預示着這樣的研究。

根據弗洛伊特的見解，研究一個人的心理生活，主要地就是研究他的隱意識的心。「隱意識」這個概念，在馬克斯主義者看來應該不見得十分費解的。馬克斯與恩格斯都明白，在人們底意識界後面還躲着其他的動機，即隱意識的動機，可是這些動機實在是真正的心理活動底致動因素（Causative factors）。恩格斯說：「意識形態是由所謂思想家有意識地造成的一種過程，這確是事實，但是在偽意識界（False consciousness）中造成的。真正驅策他的動機，在他依然還不知道，否則就完全不是一種意識形態的過程了。因此，他所設想的，是虛偽的或顯明的動機」（見一八九三年七月十四日，恩格斯給墨林的信，載馬·恩通信集。）

誠然，恩格斯將意識形態的過程說是與外界的經濟事實有關聯的，但他承認「這樣做時，我們就會因內容而忽略了形式方面——這些觀念所出現的途徑。這會給我們敵人以很好的誤解的機會。」

我們深信，「這些觀念所出現的途徑」最好是用人類底原始的本能性向（Original instinctive dispositions）及其與經濟環境之間底交互作用來加以說明。關於這個，我們如將弗洛伊特用以說明心理活動過程底能動性那些概

念加以考察，就會更清楚些。

這些概念就是：私我 (Id)，自我 (Ego)，與超我 (Super-ego)，這在本書前面已經解說過了。這些概念，弗洛伊特以為，就是可以用來解釋心理活動的最簡明的工作方法。正像所有的概念一樣，它們也有其缺點；特別它們容易給心理活動顯出靜態的、判然的景象，而實際上，則是不可分地結合在一起的。像這些概念，就是每一科學家所應用的思想工具，但同時也容易受人攻擊，認為它們是和實際的、具體的現實不適合的。例如，馬克斯就用下列的字句，辯護着他底經濟學說中所應用的概念：『你反對將價值法則應用於一切概念，你這種責難是從現實的觀點出發的。讓我用黑格兒的方法來說，思維與存在底同一，不論在什麼地方是和你所引關於圓周，以及多邊形的例子相適合的。或者就是一種事物的概念及其現實是並行的，正像兩根漸近線 (Asymptote) 一樣，總是互相在漸趨接近，可是永遠不會接觸。兩者間這種差別就是不能使概念直接地，立即地成為現實，不能使現實立即成為它的概念的唯一的差別。但雖然一種概念是具有一種概念所實有的特性，因此不能一下子就直接和現實適應，它首先得從現實中抽象出來，可是它依然和幻想不同，除非你們承認一切思想的結果都是幻想，因為要現實必須繞過漫長而迂迴的道路才能與概念一致，而且就在這時候也只能做到近似的一致。』(馬·恩通信集第五二七——八頁 Martin Lawrence 版本。)

弗洛伊特也已靈敏地察覺到他那種概念的限制。他在很深奧地解說過「心格底解剖」(Anatomy of the mental personality) 以後，接着就說：『我必須附帶在這裏提出一個警告。當你們想到這樣把人格 (Personality) 劃分成自我、超我、與私我時，你們不可以為我是將它們劃分得清清楚楚，毫不通融的，正像在人文地理的領域中所有的人為

的區分一樣。我們如果要以公正的態度去研究心理特性，就不能用圖案畫或原始圖畫中那種線狀輪廓（Linear contour），而寧可用近代圖畫中那種色彩漸次濃淡的辦法。我們在做過劃分的工作以後，必須將我們所劃分的重新融和起來。在初次將某種事物，尤其像人類心理這種不可捉摸的東西構成畫面時，絕不可決斷得太嚴格。」（新編精神分析學引論，第一〇四頁，點由本書著者加。）

關於弗洛伊特的基本概念已解釋得不少了；現在讓我們來應用它們。

我們已經知道，頂重要的就是私我（ego）。它的性質是隱意識的，並具有強求直接而無條件的滿足那種本能的激動。它的需要本質上是性慾的，所以在性的約束較寬的原始社會中，該社會的性基礎就十分明白了。我們已明白，頑強的現實，經濟的需要，逼使這些衝動非受範不可。結果，一部份的私我就發生了變化，用間接的方式為其衝動覓取滿足。這種與現實發生接觸而經過精煉的私我，弗洛伊特稱做自我（ego）。它大部份是具有意識的，它將不在意識界中從事搗亂的那些私我衝動使之具有觀念的形態（Ideational form）。這是具有恩格斯所謂觀念形態過程中的「偽意識界」那種作用的。我們可以將自我看做在表達那尋求滿足的本能生活與要限制這種滿足的物質的生活條件之間底一種關係。它彷彿在私我與現實之間充當調停人，企圖滿足兩者底要求。

自我不僅改變着私我衝動，好讓這些衝動不致在意識的表現中和現實發生太激烈的衝突，但同時也替私我衝突獲取滿足，改變着現實。因為它大部份是具有意識的，故這一部份的心就直接將外界反映在觀念、概念等之中。它代表外界去和私我接觸，否則，因為私我的不願現實，不久就會將機體破壞的。但正因為自我在一方面是和外界有關係，在另一

方面又和私我底本能衝動有往來故，人生中有既和現實無關又和這些本能衝動沒有往來的任何問題，在它眼中就是偏面了。這個自我，即意識的生活，就是內部的本能力與外間的、冷酷的現實世界之間所起交互作用底表現。

現在我們可以明白一些私我與經濟環境間的關係了。

我們已經明白，人們必須抑制其出自無理的私我衝動中的相互嫉妒與對立，只有在這種條件上才能形成偉大的、穩定的社會單位。

我們已經說過，恩格斯是抱着這種見解的；他認為成年男性底相互容忍就是形成大規模社會羣集底第一個條件。抑制私我衝動的意思，就是爲了這些衝動的滿足是和現實衝突的。抑制作用由自我執行，因它代表着現實去和私我接觸，同時又依着現實去改變私我。在強調現實驅策着自我去抑制私我衝動時所起的作用這一點上，我們是嚴格相信精神分析的理論。『我們可以放心承認，自我就是私我受外界底近似性所改變的那一部份……自我已爲私我擔負代表着外界底任務，這樣也就擔當了救護私我的任務，因爲私我只盲目地尋求着本能底滿足，完全不顧那優越的外來力量，故如若沒有自我底幫助就難逃消滅底浩劫。』（新編精神分析引論第一〇一頁。）

我們前面對於社會經濟基礎的敘述已經說明：生活基礎是由財富的生產過程中提供出來的，因此也已說明：面臨着人類的現實，主要地就是社會與經濟的現實。這樣就可以弄清楚，假若自我底作用就在遏制那種會使機體破壞的私我衝動，假若它必得重視客觀的因素，同時又企圖爲私我衝動獲取滿足，則經濟與社會結構所建立所根據的生產過程底需要，就會顯現爲現實中最重要的成份。

假使聽任私我衝動去干涉生活所必需的基礎，假使那些敵對的感情，即無條件地希望滿足私我衝動底要求，不加抑制，那末財富生產所必需的共同合作就做不到。因此，我們可以知道：爲了要使財富生產過程可以得到無限制的應用，經濟生活底需要就形成了這種現實，它打擊着自我，強迫地抑制着私我的衝動。

但是，我們已經說過，私我與經濟現實間的關係並不是偏面的。正像經濟的現實強迫地抑制着私我衝動，同樣，時刻在尋求滿足的私我衝動也驅使着自我在經濟生活中從事克服阻擋它們獲得滿足的障礙。恩格斯說過，一切政治、宗教、美學及其他種種觀念，即上層建築底要素，不獨只是消極地反映着那個作爲它們根底的經濟基礎，而且還積極地努力改造它。用馬克斯主義的術語，這樣說也是一樣的，即：那些被抑制的私我衝動，已在政治、宗教等之中得到意識的、社會化的發洩，已不是老是消極的，而常常激動着自我去改變外界現實，去克服老是來強迫地抑制它們的那個霸主。它們彷彿經常在努力雕塑着世界，使之「接近心願」。在觀念的影響之下，人們的確努力在改造他們的環境，我們還能用什麼旁的方法來解說呢？人類一定還有一些主動的原則，在憑藉意識而與外界起着交互作用，這樣，意識的生活不僅表達着外界底印象，並且表達着爲達到其自己底目的而攔住這種印象的主動原則。事實上，恩格斯是完全接受這種意見的。他說：『然而，有一點可以證明：社會底歷史是和自然底歷史根本不同的……在社會底歷史中……演員們都具有充分的意識，都是那些慎重地、或熱情地向着確定的目標而進行工作的人們。』（費爾巴黑論第五八頁。）

因此，我們可以說：意識就是經濟界與本能生活間的一種關係，要理解這種關係只有將雙方有關的因素加以研究。恩格斯用這種研究方法來探討經濟學上的問題。『我們來分析這種關係，既是一種關係，它已經包括互相有關的兩方

面。每一方面都自認為一種交替的相互作用，它指示我們相互作用的途徑。」（前書，附錄第九頁。）

我們已經知道，「上層建築」即是隱意識的本能衝動與客觀現實之間的一種關係，這一事實當我們把馬克斯的宗教觀與弗洛伊特對於宗教的意見作一比較之後，就會格外明白了。但我們首先得來考察一下另一種重要的心理活動因素，這就是超我（*Superego*）。

我們已將私我與自我，自我與外界現實間的關係與以簡單化了。爲了要將它們譯成適應着經濟的需要的字句。但是不幸得很，在實際上，畫面並沒有這般清楚。要弄清楚超我怎樣和那些在經濟上極重要的事實發生關係，我們必須將它的一些主要的特徵，回憶一下。孩子們最初所嘗到的現實的滋味，最初的磨折與滿足是從其關係最密切的方面，即他們的父母，親戚等那裏來的。長期地陷於軟弱，就是人類底一種重要的生物學的特徵，這種特徵在任何社會制度中都存在着，並且將永遠存在。我並不欲研究孩子們在各種各樣的社會條件下所受到的待遇，也不是特別注意他們養育於斯的傳統習慣，而在討論這一事實，即孩子們對於這種軟弱所起的心理上的反應，是具有像軟弱一樣不能避免的某種共同的要素。

孩子以爲某種外界的權威是有力量阻止其本能需要獲得滿足的。經過了無數的各種事實的體驗，那個小小的孩子就覺得：孩子與成人的主要區別，就在後者能夠滿足或阻遏其需要。孩子們的父母或親戚常常強迫他們調節其要求，使與外界現實相適合，這種作用深深地刻劃在他們底頭腦中。當自我還是微弱得很，而不能控制私我底不可推却的要求時，一部份的自我就與父或母，視同一體，這就是超我，它繼續監督着私我衝動，強迫着自我去抑制它認爲不可容忍的

衝動。一般人的仰慕着宗教運動，把上帝、教會以及其他的權威當父親看，也就是超我在起着作用；同時這也就是超我在驅使一般人服從於任何社會中都有的權威底力量。超我底強制作用是不講道理的；它的道德是嚴厲的，因它的起源是在童年時代，當父親（或母親）的權威要求其無條件服從的時候。它的影響如何，可以從英皇加冕二十五週紀念中看出來，許多許多的人平常對王族的事情是不大關心的，但到了這時候居然也熱情奮發，從國旗飄揚，酗酒取樂中來表達他們的「愛戴」國父。還有聖誕節國王對英國全國人民所發的演辭也很適於他與全國人民間的情緒關係，這是很可注意的。他對全國人民談話，正像父親對全家人談話一樣。而且我們也不能否認，在無數的人看來，這並不是不相調和的，因為早在童年時代（在超我還未形成前）那種愛與保護的需要，在成人生活中還是活躍的。這種愛的需要是孩子的早期環境中的一種決定因素。日後他對於經濟與社會環境所起的作用，在他童年時代反應愛與保護底需要那種途徑是很有影響的。大多數人都覺到他們的童年時代是比較快樂與自由的，其時他們父母的疼愛與保護把他們將現實的磨折掩飾起來。當然，其他的人是受到他們父母怨恨的，因為他們加重了父母底額外擔負。這樣的怨恨會從經濟的原因，如同貧困之中產生的，因為貧困，就使額外一口的供養發生問題了。孩子們底愛的需要（Love-needs）會在這兩種可能的情形中獲得若干滿足，或若干的鄙棄；在這兩種可能的情形中會產生後來的兩種態度。在第二種情形中，當一個成人在形成超我的概念時容易對權威起尊敬之感，因他已將童年時代對父母所生的那種信任與愛護的情緒（敵視的成分很少）移置在這種權威上面了。在其他一種情形中，則是叛變與憎恨的情緒佔着優勢。在愛之下潛伏着敵視心，這種我們將在後面加以討論，在某種情形之下會被引起，並被代替着愛。

從上文中我們可以知道，人類中是有一些無理的保守傾向，即對於任何改變其傳統的生活方式所起的無理反抗。我們可以知道，何以當社會的文物典章，早已和社會的需要不相適應時還能繼續存在。超我不僅說明那種無理的保守習性，那種強欲維持已陳腐不堪的社會制度底力量，也說明那種無理的強制要素，這種要素就是革命家底情緒生活底一部份。這些要素之在革命運動中的如何重要，如何需要心理分析的知識以監督他們，關於這些我們將在最後一章中加以討論。

社會改良者與革命家都很明白：他們所感受到的強烈的反動勢力都是從重大的傳統勢力中，即現存的文物典章底情緒的束縛中來的。但這樣的文物典章要是不明白超我在它們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就不能理解。因為，它們的特性固是由於以前的經濟需要，但它們所把持着用以支配人類行動的權威並且當它們早已失去存在的理由以後還是常常保留着的那種權威則是由於超我底強制作用中而來的。

關於使人們堅持着陳腐的經濟制度的無數繫結（ties）列甯曾評論說：『無數的人們所染有的那種習慣的力量是一種驚人的力量。』列甯已知道有這麼一回事。但我們現在要知道何以會有這麼一回事。

超我就是傳授傳統的行為方式底工具，因為，『一般而論，父母以及類似的權威者是依從他們自己底超我底指使在教養他們的孩子。不管他們底自我與超我間怎樣和睦，他們在教育孩子時總是嚴厲與帶着強制性的。他們已遺忘了他們自己童年時代底困難，而總歡喜完全同化他們當時的父（或母），以強迫他們依從這種嚴厲的約束。結果，那個孩子底超我並不是真正依着其父（或母）底模型而構造起來，而是依着其父（或母）底超我而構造；它接受了同樣的

內容；它成爲傳達傳統習性以及傳染這樣一代一代傳下來的一切有經久價值的東西那種機關了。」（新編心理分析引論第九〇頁）弗洛伊特接着說：『你們可以很容易猜到，假使承認了超我這概念，則在了解人類底社會行爲中將給我們多大的幫助。大概所謂唯物史觀這種理論，其錯誤的地方就在輕視了這種因素。他們乾脆地把它丟棄了，只認人類的「意識形態」不過是在任何一個時期中他們的經濟形勢底合力，或只是建立於這種經濟形勢上面的上層建築。這的確也是真理，但總不是全部的真理。人類並不是完全生活於現在；超我底意識形態持續着過去，即各種人的傳統習性，這種東西對於現在的影響，對於經濟條件底新發展是很少表示退縮的。』（前書第九一頁。）

當然馬克斯主義並不是除經濟的因素外就什麼都在屏棄之列的，但弗洛伊特的喚起人們去注重那超我的作用，也的確是他的功績。照我們的估量，認爲現在人類必須有意識地將歷史過程，即已由經濟演進爲之展開很廣的過程接收過來，假若這種估計是正確的，那末超我的因素就顯得十分重要了。假使沒有超我底強制作用，則改革社會底工作就要容易得多。而自我就可自動地強制執行社會的文物典章適應着經濟現實所必需的調節工作，只要這種需要一經認出的時候。

爲此，所以當有些精神分析學家注意到社會問題，並看出社會變革底需要時，就認爲將「自我道德」（Ego morality）以取代「超我道德」（Super-ego morality）是必要的工作。弗魯格爾（Frigel）教授在其進步團體與進步分子聯盟宣言（Manifesto: the Book of the Federation of Progressive Societies and Individuals）中，說到「進步的社會學」底目的就在加強自我以抵抗「超我那種自然而極無意識的控制」，這就是解放個體，使不致受無

理的權威與強制底束縛，而使他的合理方面佔着優勢，以支配其人格。他說：『要加強個體中具有意識的自我這種精神分析的過程是繁長而又費力的。如將其他的困難撇開不提，則顯然地就連人類的一小小部份也不能加以分析了。那末，有什麼代替的方法，可以使得精神分析底發現當作人類底一般的應用，正像物理學中的發現之可供應用一樣？這是一個我們不能在這裏回答的問題。的確，心理學家自己並不知道它的答案，也許在目前大多數精神分析書本的作者那種不置可否的態度中，是包含着某種悲觀的成份。我們只能反覆地說：在某幾方面心理態度 (Psychological attitude) 有流傳的景象，而進步份子自己必須明白：這種態度是培養出來的。』

這種觀點是不很正確的。社會變革是靠一羣「進步份子」「在某一方向」培養心理態度而造成的。的確，這種觀點是和精神分析的理論底邏輯的引伸相矛盾的。

照精神分析的理論，認為權威的力量，如同國家，是有下列的事實作為其心理學的基礎，即這些力量就是具體化的超我。國家是孩子們的父親的放大。但是那些「進步的」精神分析學家說，假若需要進步，我們就必須克服超我那種無理的強制作用，因而就加強了自我，這樣可以叫它在社會秩序中施以必需的調節作用。要打破超我底那種無理的強制作用是一種任務，但要是不能繼續效忠於那種同化着超我的國家權威，這種強制作用怎麼能表達出來？

因此，推翻超我底權威就需要推翻那站在支配地位的文物典章，而國家就是這種文物典章底縮形。

我們所敘述的唯物史觀就追溯兩個階級的生存問題的，在這兩個階級中一個是統治階級，它利用國家權威以保持其特權地位。在統治階級與被治階級間存着一種對立的關係，這種關係的客觀基礎就是每一階級在生產過程中所

起的作用，就是因此而起的享受所生產的財富底差別。

國家強迫被治階級的服從，正像父親強迫其孩子服從一樣。不管它的權威中含有掠奪與約束，也得加以尊敬。

但對於父親而發的原始態度 (Original attitude) 中是含有對立的動向與死的祈望，這些我們已經知道，已在需要社會的凝聚力時加以抑制了。這種社會凝聚力，我們以為是由於使生產過程可以平穩進行的那種需要而來的。但生產過程不斷地開展着，因此就需要新式的社會凝聚力。某種社會關係只能適合生產過程中的某一階段，過了這個階段就要起阻礙作用，就需要整個社會機構底重行調整。但這些調整作用並不是自動發生的。舊的社會關係底需要雖早成過去，可是能依然佔着優勢，這因為超我的那種無理的強制作用使人們順服於現行的統治力。但當初阻止那反抗趨勢的原因，就為現實界鬭爭這一件事，需要其如此。但是當自我（它的任務就是將現實的畫面呈獻給自我）意味着生產過程底變動性以及社會關係與生產過程底矛盾時，它就沒有理由再去抑制自我衝動，以便維持社會制度了。自我不得不放棄它的滿足以維持社會的凝聚力。但現在，這種社會凝聚力，即階級關係，亦即整個的經濟與社會機構已和生產過程底必然性不適應了。結果，自我就不安於約束，覺得這些約束已沒有客觀的正當理由了，而自我覺得在這種業經變動的經濟需要之前，也難於維持它的抑制作用了。超我得到了它的權威，因為它令自我抑制自我衝動這種的要求已和具體的經濟現實底需要很相適應了。我們必得記住，抑制作用是起源於建立大規模的社會羣集，以便發動更有效的經濟鬭爭這種需要中，超我的發生，則在把它作為一種加強自我以抑制本能衝動的工具。但是由於它所適應的經濟條件的已成過去，它的不斷的要求就要遭受自我底反對了。或者，正像馬克斯主義者所說的，統治階級的權威，只有當它是

生產力底使用與發展所必需的條件時，才有存在的理由。我們已經明白，恩格斯就是在這種基礎上來說明古代的奴隸制度是人類進化中一種歷史上必需的階段。

因此，當某一統治階級已不再需要生產力的向前發展，而要以強制依從其業經陳腐的社會條件加以阻礙時，它的權威就喪失其歷史的理由了。代表超我的權威底日趨削弱，表明它在喚起對立性的發展，這種對立性曾經被依着經濟的必然性而加以壓制過的。當超我底客觀的存在理由業經消失，其要求就要遭受私我底強烈反抗，這種反抗的表現就是階級鬥爭初起時只是小小的紛擾，跟着超我要求底一天不如一天地不適於現實，就發展成為公然的革命了。

讓我們再來看看這些「進步的」精神分析學家，我要告訴他們：反抗超我底無理的權威這種鬥爭，其最合理的表現就是階級鬥爭。統治階級代表着保守的勢力，既然根據精神分析學家的意見，認為他們的權威是源於親子的情境，故合理的態度最好是獻身於被壓制着的社會階級，給與其進取心以有意識的指導，以保證其反抗統治者的勝利。

關於這些，弗魯格爾教授也已知道一部份，他說：「這樣的（進步）態度必然就是一種反叛的態度。在要求我們應有使用我們智力的完全自由權時，我們必然和私我攜手同行，而不願和超我在一起；這樣，我們寧願附和孩子的熱望，而不欲擁護父（或母）親底權威。因此，一個精神分析學的寫作者就可以在「父或子」這個大題目下的各方面敘述反抗權威底鬥爭底詳情了。」

把這樣一種定式翻譯成政治行動，就等於跟工人階級攜手，以從事反抗資本家階級底鬥爭。

但弗魯格爾有一點懷疑，他不明白：研究階級鬥爭與馬克斯主義的理論是否會造成有甚於放縱私我的局面。他以

爲，我們不單需要打破超我底更無理的強制作用，還需要加強自我，超我底強制作用已客觀地表現在那種已經陳腐的社會制度底繼續施行權威之中；所謂已經陳腐的社會制度，即是說它已和其經濟基礎不適應了。加強自我不單需要破壞那阻礙經濟發展的，因而就是無理的社會組織，同時還需要其他適應着經濟必然性的，因之也就是合理的組織底發展。馬克斯主義完全明白它的任務不止是破壞資本主義的社會，還要意識地重新創造一種社會，意識地計劃着生產與分配，這樣才能達到社會底需要。如把馬克斯主義只當作一種階級鬭爭的理論，鼓動窮人敵對富人，如像弗洛伊特那樣，那是無聊的舉動。他曾說：『目前，雖有暴民在熱心聽從布爾什維克黨的領導，但在這新社會秩序還沒有成爲一種完善的制度，還要受到外來的威脅時，這種熱忱不能保證未來，並不能保證到那時候，新社會制就可確立起來而不再會陷於危殆了。完全像宗教一樣，布爾什維克主義也以未來幸福的希望給與其信徒們，告訴他們在未來社會中將使人人的需要獲得滿足，以抵償他們目前生活底困苦與凌辱。誠然，這種天堂是在此世；它將在人世之間確立起來，將在一定的時期中到來。但是，讓我們來回憶一下猶太人，雖然他們的宗教不知道死後的生命，可是也希望救世主的降臨，並且那一「基督教的中世紀」也曾相信天國就在目前。』（新編精神分析引論第二三一頁。）

但弗洛伊特並沒有將產生於現實當中的實際的可能性中那種人民底熱望與空幻的宗教希望加以區別。

那裏有宗教，不僅給人以來幸福和希望，且也發動一次一次的五年計劃以確定改善目前生活？然而，相隔不久，弗洛伊特的說話就和我前面所引的矛盾起來了。

『在一個時期，當大部份的國家都在主張只有堅信基督教才可以得救的時候，俄國底革命——雖然有它的一切

慘象——似乎帶來了未來幸福底希望。』（前書第二三二頁。）

真相是這樣的，我們已在蘇聯找到了反抗一切無理的權威底一個實例——他們反抗和結婚與離婚有關的一切禁例，反抗那使婦女淪爲其丈夫私產底性的法典；跟着這叛變而來的並不是（像弗魯格爾所想像的必定是）毫無約束的私我衝動的放縱，而是一個更光明的前途——這就是說，自我底加強。即使像赫克斯萊（Huxley）與哈爾坦（Haldane）那樣的資產階級科學家，也評論着蘇聯對於科學的鼓勵，教育的普及與出版界中關於科學的作品的佔優勢，說明馬克斯主義的觀點是完全合理的，並且是可以達到進步的精神分析學者底目的底唯一理論。還有韋勃夫婦（W. B. D. Webb & Beatrice Webb）這兩位先進的社會科學家，最近發表兩大卷偉著，以說明蘇聯經濟的優於資本主義經濟。他們說：『不論在支配工業，使滿足全社會底需要與慾望方面，或是在使全體勞工最有效地參加生產上，蘇聯的經濟，在事實上，都有希望超越爲獲利而生產的資本主義底成就。』（見蘇聯文化論 Soviet Communism, A New Civilization）

在意識形態方面，社會的歷史可說是一部進步的啓蒙運動底歷史，這種運動時時需要革命行動底刺激，以除去愚弄與退化的威脅。

這種威脅目前就在業經陳腐的經濟制度這種形式之中。統治階級察覺到這種制度底毀滅就等於它的特權底末日，故準備用最殘酷的手段以鎮壓進步的勢力。從某種意義上說來，法西斯主義就是閹割底威脅底表現，這是殘暴的父親用以恐嚇其反叛的兒子們底一種手段。

因為現在已漸漸明白，資本主義已日甚一日地不能有傳佈進步思想的機會，故精神分析學家必得回答這一問題：他們能否像弗魯格爾教授所說那樣『寧願附和孩子們底熱望，而不欲擁護父（或母）親底權威』

在本章末了我要提出一個實例，用以說明精神分析學說如不注意產生階級鬭爭的經濟事實，就會達到可笑的，甚至有有害的結論。

倫敦精神分析學院科學研究所所長葛羅維（Glover）博士，在其戰爭，他虐狂，與和平主義（War, Sadism, and Pacifism）一書中，企圖用精神分析的理論來分析戰爭問題。他說，將戰爭作為一個政治的，或經濟的問題是一種「輕快的臆測。」反之，他要我們考察「某種更明白的性因素。」他的主要見解認為是他虐狂的強求在發生作用，這種強求我們是完全不知道的，它在戰爭中得到具體的滿足。正像弗洛伊特所說的，戰爭是『破壞性的衝動向着外界的一種移轉。』現在，根據本能的研究，我們知道這種破壞性的衝動的確存在，這樣就不難承認：要訴諸戰爭底基本本能就是侵略的，或他虐狂的本能。但這些破壞性的衝動底刺激作用是從那裏來的，何以它們要採取它們底途徑，例如，反對在經濟上互相敵對的某一國家，或許多國家底戰爭？在一九一四——一九一八年的世界大戰中，不論在黨綱上，講壇上或報紙上都在發動不斷的宣傳戰爭，佈置得極其精密，可以將破壞性的衝動循着必要的通路而進行。徵兵底辦法是用以強制不願戰爭的人去拿武器的，特別當首次的怒潮已經平伏下去，而真正的事實已透露出來時。總之，雖然我們可以承認性因素與破壞性的衝動底存在，雖然可以承認這些東西是戰爭行為底主觀內容，可是要明白這些衝動是由那些適應着經

濟與政治目的底憎恨宣傳所引發起來的。我們知道，在戰爭「爆發」前的數年間，交戰國裏統治階級已在準備計劃與締結同盟，甚至會用「和平談判」以便在人民面前掩飾他們的準備。這樣，如果單說戰爭提供了發洩破壞性的衝動底客觀場面，而不明白發動戰爭底力量底特質，則這樣的見解依然是沒有什麼價值的，這就是說，假若不明白政治與經濟關係底發展足以使商業上的敵手會達到非戰不可的尖銳階段，則上面的理解是不夠的。

因為葛羅維博士的分析戰爭並沒有注意到造成戰爭的社會條件，而且甚至譏笑這種觀點為「輕快的臆測」，故無怪他會提出下列這種驚人的意見了：

他以爲：『最現實的辦法當是冷靜地坐着（！）設想一個千年計劃，目的在解決隱意識的衝突，而不必訴諸戰爭。』（戰爭，他虐狂，與和平主義第一〇九頁。）

他提出一種補助的保障辦法，打算調查獨裁者，外交部長，外交家與和平代表中患有精神的陽萎（Psychosenes impotence）的人數。

要對這種意見鄭重其事，那是很難的。我們只要葛羅維博士注意弗洛伊特的意見，即要將精神分析的方法普遍地應用於教育上，須以「完全不同的社會機構」為先決條件，並要問他，這個是否比他的計劃更為真實。

反之，馬克斯主義者則要指出包含於戰爭中的政治的客觀性。他指出統治階級在國內及殖民地中用以維持其勢力的殘暴行為，這明明告訴我們，這樣的一個階級中的人怎麼會有一天出來自動為和平而解決他們底隱意識的衝突。假若反抗超我底鬭爭的，確在客觀上就是一種反抗已陳腐的社會制度底鬭爭，就是一種「兒子們」反抗「父親」。

底鬭爭，那末階級鬭爭就是可將侵略心用作進取心的唯一途徑。

階級鬭爭將掃除一切阻止人類滿足其需要底無意義的限制；它會將破壞性的衝動轉向那代表着無理的超我那種事物與人物身上去。

誠然，階級鬭爭解放了私我衝動，但它在削弱超我底權威中，在指示它執行復興社會底任務的這種意識中，它必然會加強了自我。在階級鬭爭中私我與自我聯合起來以反抗超我。私我的所以要反抗超我乃是因為資本主義已等於人類一切基本需要底約束了，而自我乃是因為那個嚴厲的超我為執行這種約束起見，就強將無理的思想與行為方式加在人們身上，故對於這種思想與行為方式自我非叛變不可。

假若昇華作用 (Sublimation) 就是將本能衝動移轉到社會效用的途徑，那末階級鬭爭就是昇華作用底最高形式，因為這是一種工具，可用以使社會進入新的，更合理的階段。

第九章 宗教

精神分析學家與馬克斯主義者從不同的角度觀察同一現象。前者強調主觀因素，後者則重視客觀環境。可是這兩種觀點是相容的，並且聯合起來可使彼此更為豐富。在這一點上，最好的例子是看他們關於宗教的解釋。

馬克斯主義者非常注意人類的環境，非常關心他的生活底經濟條件；他看出宗教本來是自然力的優越力量底一種反映，當人類開始征服自然力的時候，就是經濟與社會的力量佔着優勢底一種反映了。

關於這點，恩格斯這樣說：

『然而，一切宗教只是控制人類日常生活的那些外界力量在他們頭腦中所起的空幻的反映；在這種反映中，自然力裝作超自然力的形式……但不久以後，社會力就和自然力並駕齊驅地開始活躍起來；在人類看來，這種社會力也一樣像是外來的，並且起先也認為是同樣不可思議的，這種力量也正像自然力一樣，以同樣顯著的必然性在支配着人類空幻的人格化（Personification）起初只反映着神祕的自然力。這時已具有社會的屬性（Attributes），而成爲歷史力量底代表了。在更進化的階段中，無數神祇底一切自然與社會的屬性都轉移到一神身上，而這個神的本身又只是抽象的人底反映。這就是一神教底起源……我們已知道，在目前資產階級的社會中，人們已受着自己所創造的經濟條件底支配，已受其自己所生產的生產手段底統治，彷彿有一種外來的力量在操縱他們。因此，宗教的反映作用底實際基礎依然存在，所以宗教反映作用的本身也依然存在。』（反杜林論第三五三——四頁。）

我們雖然接受馬克斯主義的觀點，承認宗教在客觀上是發生於外間現實底優越性，而這種現實又使人類感覺到懦弱無能，可是還有需要加以說明的。例如，人類何以要將外界的力量人格化，企圖在禱告與儀式中獲得他們自己所創造的神明底幫助，何以要用這種方法來反應這種無能的確，馬克斯主義的觀點過份強調了宗教底反映性，而人類無疑地也在起着推動作用。馬克斯說過，我們切不可把現實僅僅看做「客體或直觀」(Object or contemplation)，而要看做「人類感性的活動」(Human sensuous activity)。假若人類沒有主動的要素，假若他只是被動地反映着世界，那末他就沒有創造神明，以便在自然與社會力量之前補救其弱點的衝動了。他的頭腦一定只是反映着現實的恐怖，而不會產生那創造宗教的精神活動了。但這樣的活動如存在着，它必定就有存在底法則；這種活動必得處置由外界底印象在適於它的情況之下所提供的材料。因此，不能單單把它當作一種攝取現實的內部照相機；而要把它作為區別人類與其他動物的主要因素來加以研究。宗教也許不是人類方面一種很高的成就，但至少這是心理活動過程底一種證據，這種過程我們還要在其他廣泛的生活方式中去加以考察。

假若我們回頭將精神分析的宗教觀加以考察，我們知道，它的存在主要地是當作主觀過程來加以說明的。

弗洛伊特指出一切宗教所共有三種因素。第一，宗教含有記述宇宙起源的意義，這種起源是從個人自己的創生底畫面中出來的。第二，它給與此生的困境一種安慰，保證將來或者會有幸福的日子。第三，它提出教訓，以指導人們的生活，使他們可以得到安慰以及後世幸福底果報。弗洛伊特發問：宗教是如何結合這三種特性呢？他探究到宇宙創造底理論是從個人自己的創生底畫面中出來的；茲將他的理論轉錄如下：

『一般的論調，認為宇宙是由一種相似人類的，不過在力量、智慧與情慾等各方面都強於人類的存在所創造的事實上，是認為由一個理想化的超人所創造的……說來真是有趣，這個宇宙底創造者總是一個單獨的神，即使在信仰多神的時候，還有，也同樣很有趣的，就是這位創造者總是一個男性，雖然女性神祇底存在已不乏證明，而且許多論到創造世界的神話，總是以男神征服女神，將她貶為怪物等等事跡開頭的……我們的研究所容易進行，因為這位創造神被統稱為「天父」(Father)。精神分析所得的結論，知道他確是父親，是從前呈顯在小孩眼前那個威凜莊嚴的父親。信仰宗教的人們底宇宙創造底畫面就是他自己的創生的畫面。』(新編精神分析引論第二〇七——八頁。)

依馬克斯主義底觀點所重視的，無能就是客觀上產生宗教的東西，因為無能才發生想在外界面前尋求保護與指引底需要。這種無能復活了小孩對其父親底倚賴，因為在童年時代是由父親給以孩子們所必要的保護與指引。但一到成人已不用童年時代的那種眼光去看他的父親了。他已發現他父親是具有人類所共有的限制與缺點的。因此，他已不能請求他那個凡人的父親為之保護了。但在他的隱意識中，則憑其記憶所得，依然保留着他童年時代底父親底形象，這萬能的父親常常依據其孩子們如何執行其命令與教訓而給以處罰或獎賞。故當個人受到現實的打擊時，就轉身於這種憑記憶所得的形象，以求保護與安慰了。這種記憶中的形象又被投射到外界，尋求保護了。這種形象就被當作「全能之父」(Almighty father)。這樣那信仰宗教的個人就將童年時代對其自己的凡人父親底一切態度表現出來，而且總表現得過分一些。天父是全能的，全知的，並且又很嚴厲的，可是充滿着愛。因此，我們就在宗教中看到超我底重要作用，而這個超我就是控制人類生活的外界力量底代表。「這些外界力量在人們頭腦中底幻象的反映」使人們擴大了超

我，於是就去求它的保護。

弗洛伊特更進一層，說明宗教底訓諭對於童年環境底關係。『同一的父親……他將生命獻給孩子，並保護着孩子，不致遭受這種生命中所有的危險，同時也教育他的孩子，告訴他什麼事可以做，什麼又不可以做，教他們應將其本能的願望與以某種限制，並告訴他們對父母，兄弟，與姊妹應持的態度，假若他們要想被容納，被歡喜當作家庭中一份子，後來就是範圍廣大的羣集中的一員就得這樣做。利用一種愛的報答（Love-rewards）以及處罰底制度以養育孩子，叫他們認識社會義務，在這種情形中，他們學得其生活的保障全靠他們的父母（以及後來其他的人）底愛護他們，而相信他們也要愛其父母了。這整個的事態即由成人毫不改變地灌輸到他底宗教裏去。他的父母底禁律與命令不論在信仰上或心胸中都服膺不忘；神也以同樣的賞罰制度統治着人類世界，而每一個人所能享到的保佑與幸福底程度要看他如何履行道德底要求而定；至於維護他，使他不致受害於外界，與他，的人類環境底危險底保障，關於這種保障的感覺，則是根據敬愛神以及對於神的愛他那種意識上。最後，他在禱告中對於神意有一種直接影響，這樣也就保證他可在神底全能中享有一份了。』（新編精神分析引論第二一〇頁，點由本書著者加。）

假若宗教在本質上只是由自然力與經濟力底優勢而造成重新倚賴童年時代底父親，那末古代宗教底多神主義性依然須加以說明的。

一個人底超我主要地是根據父母底權威底影響，次要地是根據教師——各種成人底影響而形成的。因此，為便利說明起見，我們可以指父親是超我底起源，但在超我底起源上發生某種作用的還有其他的許多人。其次，超我對外界中



的人物或實物底同一化也是無往不利的，假使這些事物足以和隱意識的心中底那種權威有密切關係。因此，除個人底宗教外，像國家，即個人的雇主，也具有同一化超我底作用。這樣，在多神的宗教中，許多小神祇僅僅反映着這一事實，即在童年時代中總有許多微小的權威可以當作這些神祇。在原始的羣集家庭中，孩子也是屬於整個羣集底權威之下，他（或她）不僅和一個「父親」發生接觸，而是和許多和他的（或她的）母親結合着若干時期的人發生接觸。這樣，父母的權威就散佈開來，而宗教的反映作用就容易將超我底同一化作用推廣到各種各樣的門類裏去。但是，弗洛伊特已經指出，所有的宗教都有一位最高的神，這神常常是男性，而創世底工作也就歸諸他的功績。

但是在人類歷史中，有一個階段確然是沒有宗教的。根據弗雷茲歐（Freud）底意見，關於相信超自然的神，即以爲可用適當的儀式與禱告以求得這些神底保佑，這種思想，在極原始的人們中間是沒有的。換言之，發生求神保佑底需要這種無能的情緒是沒有的。他們顯然是很自信，他們底能力足以影響自然事跡；這是多麼可驚異的事情，因爲我們記得，那時候的自然一定比有宗教的時代更富有左右人類底威力。在說明這一點時，弗洛伊特說：「在原始人中間思維依然是大受性作用影響的，而這一點足以說明信仰思想底萬能，即堅強地自信有資格支配世界，自信不能得到足以啓發人類，指示他在世界中底真實地位底顯明的事實」（圖騰與禁忌第一四九頁。）似乎這些人幾乎不能進步到越過獸的階段，不能越過恩格斯所謂從動物過渡到人類的這一階段，因此造成偉大的社會羣集所必要的抑制就不能存在。是生活在恩格斯所謂「無限制的性交」底環境中，這種環境允許其私我衝動可以自由發洩。在這種環境中，我是不會形成的，因爲沒有禁例。人們只能這樣假設着：因爲他們沒有內部的阻力以抗拒他們滿足性慾衝動，

就使他們在現實之前發生了至高的自信。他們是大受私我衝動的支配，這種衝動不知對其滿足有所限制，想掃除其面前的一切，而不顧外界自然底超越的力量。他們想用以操縱自然的魔術是顯明的象徵作用，這種作用是想先從象徵着手以達到他們底目的。從我們對於夢底研究中已經證明：象徵就是隱意識衝動底一種表現方式，所以原始人底應用象徵正說明私我衝動底優越性。

從這幾個實例中就可說明，弗洛伊特底理論是怎樣豐富了馬克斯主義的宗教觀。內部衝動使宗教成為反映着自然界，後來就是經濟界底支配力量底方式，而這種衝動已由這種理論加以說明了。所有的宗教，其出發點都在人們對於外界現實所感到的那種無保障的感覺之上。精神分析告訴我們人們是怎樣在呼應這種感覺，它給以我們宗教在普通心理上的意義。但馬克斯主義則更精確地告訴我們，外界中有什麼因素在引發這種無保障底感覺，而使成人的早先童年時代底依賴心復活起來。它也指示我們，怎樣可以克服這種無保障底感覺，因此怎樣可以排除那些足以復活從前依賴人底感覺的那種客觀因素，以便打破宗教底客觀基礎。

關於這個，恩格斯說：『資產階級的經濟既不能防止一般危機，也不能保障資本家，使不致虧本，不致吃倒帳，以及破產，也不能保障工人，不致失業以及陷於貧困的確，謀事在人，成事在天（就是說，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底外來力量）這句話依然是對的。不過僅僅認識，即使這種認識能透過資產階級的經濟科學，也不足以將社會力隸屬於社會底控制之下。要達到這種目的，特別重要的，是需要一種社會的動作。當這種動作一經完成——當社會已從佔有一切生產手段並在有計劃的基礎上去使用它們，已從這種過程中解放了它自身及其一切成員，解除了他們自己生產出來的生產手段

所給予的束縛，因為這些生產手段對於他們現在已變為一種不可抵抗的外來力量，所以這時候人類已不僅是謀事，也在成事了——只在那時候，這種依然反映在宗教中的最後的外來力量才趨消滅，這樣也消滅了宗教反映作用的本身，這理由是很簡單的，那時候已無可反映了。」（反杜林論第三五頁。）

弗洛伊特將宗教譬作神經病，人類要經過這種神經病才踏上進化的途程。宗教是「一種想支配感覺界的企圖，在這種感覺界中我們在受着願望界的支配……但它不能達到它底目的。它底教義記載着其起源時期中底印象，即人類底昧蒙時代。它底安慰是不可置信的。經驗告訴我們：世界並不是一個育兒所。」（新編精神分析引論第二一五頁。）

講到宗教在人心引起空幻希望這事，馬克斯底論調格外犀利明快。照他說，宗教「是負重的動物底歎息，是無心肝的世界底心肝，正像它是無靈魂狀態中的靈魂一樣。它是人們底鴉片。宗教是人們底幻想的幸福，廢止宗教就是達到人們底真正幸福底一種先決條件。」（黑格爾法律哲學之批判 *Nur Kritik der Hegelschen Rechtsphilosophie*）這樣，馬克斯與弗洛伊特對於宗教底觀點是互相補充的。他們說明，要對社會現象予以充分的理解是如何需要研究一種關係底兩方面——在這裏就是主觀生活與外界。

但也許要看弗洛伊特與馬克斯兩個人底觀點底主要統一所在，最好的證據在看他們倆對於現實底辯證的見解。不幸，精神分析學家底應用辯證法主要地都是在不知不覺中應用的。我希望能說明：弗洛伊特理論中是充滿着心理生活底辯證性這種證據的。的確，我相信，精神分析理論已初次提供我們決定的證據，足證個人底心理生活過程確然是循着辯證法的路線進行的。

第十章 辯證唯物論

弗洛伊特在其新編精神分析引論底最後一章中，提出一個問題，設問精神分析究竟是否需要任何一種哲學觀。他堅定地宣稱，他是信仰唯物論的；他對於認為確定地認識外界是不可能的，那些懷疑論（Scepticism）與不可知論（Agnosticism），斥之為政治無政府主義的學生弟兄，為知識虛無主義（Intellectual nihilism）。『假若沒有認識，』他理論着說，『這種認識是和我們底見解不同的，因為它適應着現實，假若沒有這種認識，那末我們會將硬紙當石塊一樣用以造橋，或者用了十分之一的嗎啡注射病人，而不用百分之一，或者用催淚氣當作麻醉劑，而不用醚。但是這些知識無政府主義者，一定會強烈反對你這樣將他們的理論應用到實際上去。』（新編精神分析引論第二二六頁。）

他於檢討這一問題之後，結論這樣說：『最後，讓我們來總結一下關於精神分析對於世界觀（Weltanschauung）這個問題底關係所要說的幾句話。照我的意思，精神分析不在創造一種自己的世界觀。它不需要這樣做，因為它是科學底一個部門，可以信奉科學的世界觀。然而，後者還不配享有這種聲譽，因它還沒有包羅每一事物，它還沒有完善，並且它也不欲包羅萬象，或形成一種體系。科學思想依然在嬰孩時代；依然有很多很多的問題還無法解決。一種建築於科學上的世界觀，除了它重視現實世界外，在本質上也有其消極的特徵，如同只限於追求真理與拒絕幻覺。我們同儕的人如有不滿於現狀，並想為他們那個暫時平靜的頭腦要求更多一點的東西的人，可以在能找到它的地方去尋覓它。我們不會責備他們這樣做；但我們不能幫助他們，也不能因他們而改變我們自己的思維途徑。』（前書第二三二——三頁。）

我們雖然欣然承認科學是在反對宗教與觀念論的幻覺，並強調世界的現實性，可是科學家用普通的思想方法而產生的現實底畫面是有某種嚴重缺點的，這種缺點就是從這些方法中承襲來的。

科學家從某種特定的錯綜複雜的環境中將某種和他的研究有關的因素抽象出來，或單獨提取出來。他規定一種研究範圍，將一切似乎和他那些特殊的問題無甚關係的東西都放在這範圍之外。這樣我們就有許多種個別的科學，每種科學都在它的特殊領域中從事研究，每種都從現實底一般的錯綜性中將它認為和這些研究有關的一切抽象出來。經濟學家，生物學家，心理學家等等在研究人的時候，只關心在他們研究範圍以內的人底活動。這樣，在人類生存其中的各種各樣的關係中，有幾種被加以特別注意，而這些被抽象過的關係底一般性就表現在科學理論之中。一個研究人種問題的科學家也許會下結論說：凡頭髮直而黑的人，不論是中國人，歐洲人，或美洲人，在種族上是有關聯的；在這主要事實上，他們底民族上的差別只是偶然的。他們也許是工人，資本家，或犯人——他一定不將這些特徵列入他的研究範圍中。結果，許許多多各種各樣的實物可以由某種一般性聯繫起來。因此，科學理論是從許多實物中抽象出某種共同性來，而造成一種一般的觀念，即一種概念，這概念雖然並不和個別的實物相切合，可是能表現它們底共通性。

馬克斯就用這種從不同的事物中抽象出相似性底方法以研究價值的特質。他斷定：成為勞動產物底一般的，共通的性質就是和其交換價值有密切關係的商品底重要性。他從商品底錯綜性中抽象出這種共通性，作為其價值底尺度，將每種商品用以滿足人類需要的特殊方法不包括其中，因為這是沒有關係的。同樣，心理學家將人類行為解釋為隱意識的動機（Unconscious motivation），他必然將他所特別關心的心理活動（如腦部，心臟，肺部，腺管等的生理過

程)底因素中所有的整個錯綜性單獨提取出來,而造成行爲的外界情況倒常常不放在考慮之中。

這樣,科學就提供了宇宙中底許多畫面,這些畫面因它們底抽象性,故將實際上是互相密切聯繫的事物給予分明的與各別的形態。雷味(Levy)教授用過一個名詞,很可以描摹出科學的現實畫面。這名詞就是「絕緣」(Isolate)即「從空間,時間與物質的環境中提取出來的東西。」他說,科學家從宇宙底一切現象中割取這個「絕緣」來,「當然,當他完成了這一工作以後,常常忘記把它重新放置於宇宙內的適當位置中,正像他忘記將借來的一切儀器與書籍歸還人們一樣。結果就是一種虛偽的哲學見解。」(辯證唯物論概觀 Aspects of Dialectical Materialism 第一八頁, C. A. Watts 版本。)

這告訴我們,對於科學上的發現實在需要能給以適當配合底方法,以便提供一個確切的宇宙畫面,可以反映出事物間實在存在的相互聯繫。這樣一種方法就是辯證唯物論。在未討論它,特別在未討論它與心理分析底關係以前,我們要提出實例來說明,這種強調事物的關聯性對於科學本身是何等需要。

在科學家中有一種傾向,認為科學的研究是和任何社會與經濟條件沒有關係,而只是發生於那些毫不關心實際問題的科學家底頭腦中的一種衝動。他們認為,科學上的發現之所以有實用的價值,毋寧說乃是這種發現剛剛和實際底需要巧合,而不是它們適應着這種需要。照朱理安·赫克斯萊(Tulian Huxley)底說法,「這種知識當然可以被一般地用以控制自然,但是大多數的科學家,我想,一定會說,有一種東西可以確定地叫做純粹科學(Pure science),這種科學有其自己的動量,而在向着日趨不顧其實用的路上走去。」(科學研究與社會需要, Scientific Researches and

Social Needs 第16頁，C. A. Watts 版本。）這裏我們看到將科學人爲地劃分爲純粹科學與應用科學的一個例子。不認清二者底密切關係，這種劃分是從科學家用以認定其特殊題材底抽象方法中發生出來的。科學理論卽是各種各樣現象底一般說明。因此，從實際的具體環境中從事必需的抽象工作的科學家就容易忽視他的抽象理論實在是源於現實底外界之中，因而就把它們當作一種「純粹的」獨立存在。

他個人的確是不明白他底工作所能達到的實用目的，但他所檢討的問題不是由他自己發明的；這些問題是有其歷史與背景的。他們底時代中那些照耀世界的偉大的科學思想並不只是天才的光彩。這些思想是一些具有特殊異稟的個人對於客觀世界底需要所急待解決的問題底呼應。在一九三一年的「國際科學史學會」中，莫斯科物理研究所的海森（Hessen）先生曾提出一個動人的研究報告；在這報告中他說明牛頓底學說跟他那個時代的實際需要有多麼密切的關聯。他要解決的那些力學問題是受機械與軍備的技術上的發展所決定的。航海的發達就需要行星與月球底研究，這樣就可以解決經度與潮汐變化底問題了。這些對於「純粹的」抽象理論底研究刺激了天文學、物理學等，但這些抽象理論底刺激作用主要是從當時的實際需要中來的。甚至連那條一切理論中最抽象者，「熱力學中的第二定律」（The Second Law of Thermodynamics）也是從工業革命要改良蒸汽機那種迫切的實際需要中出來的。因爲這是卡諾（Carnot）在探索蒸汽機底一般原理時所創立的。

上述赫克斯萊底作品就是「檢討該國以冀發現科學進步所能影響日常生活底範圍」底結果，往後他不得不承認，他對於「純粹的」與「應用的」科學底見解是跟他研究時所遭逢的事實不同的。這樣他說：『就全體而論，我已認

清，要劃一條界線是很難的，甚至比我起初想像時還要困難得多。在某一點上，我已改正了從前的觀念。過去，我常常以爲，重要的新發現開頭時總是純粹科學，逐漸經過應用科學底過濾作用而到達實踐的階段……但我曾以十二分的興趣從事研究，發現到：事實上並不一定依着這種途徑的。」（科學研究與社會需要第二〇四頁。）

假若科學所研究的問題就是經濟與社會背景所急待解決的問題，那末科學家的能認清這一點就能得到無上的幫助。這就等於他將可以有意識地和準備解決他底問題底一切力量從事合作了。假若，像目前那樣，在我們面前已橫列着一個已經陳腐的經濟制度，足以阻礙科學底發展，那末就發生了一個重大的問題，就是廢除這個制度的問題；科學的能否再進步下去，其關鍵就在這問題能否獲得解決。科學家如果明白，社會條件已使其研究發生困難，如果明白他已不得不依賴統治階級底恩惠，明白這個階級現在已覺得科學已無甚用處，除非用以毀滅生命與財產，那末他必定將他的科學問題跟社會與經濟環境聯繫起來。要確當地做到這個，就必需理解辯證唯物論。辯證唯物論並不欲代替科學而只是鄭重叫人們須顧到宇宙間事物底相互聯繫，這種需要——不僅看到樹木也要看出森林底需要。

辯證唯物論討論宇宙間變化與發展底一般法則。應用到社會方面，它指出事物之必然的動向，指示那些藉辯證唯物論而明白科學對於社會需要底關係的科學家看出他那種特殊的問題是在表示着一個大題目——社會底轉變問題。他明白進步階級，即工人階級底任務就是從舊社會底胞胎中將新社會接生出來。他就依從這一階級底需要以發揮他底科學才能，因他明白，這樣做就是提高科學底利益。

辯證法的現實觀底正確性也可以在各別的科學中找到充分的證據。尤其是精神分析，豐富地證實了心理活動過

程底辯證性。下章中我將要說明這種豐富的證據。只有了解弗洛伊特作品中底實際的辯證性才能懂得他那種作品底全部價值。

現在讓我們來討論辯證唯物論的本身。

正像我們要將現實的客觀世界和反映這客觀世界的我們底觀念加以區別，同樣我們也要將客觀的辯證過程和心理活動中所發生的一切，即主觀的辯證過程加以區別。

先來考察客觀的辯證法，我們就會得到現實底發展法則底一般觀念，這樣在我們研究主觀的辯證法時就可明瞭這些法則是如何在各別地和人類底心理生活有着關聯。

辯證唯物論著手於那在意識界獨立存在的現實世界底真確性。它對於觀念論的信仰是絕不讓步的，因為這種信仰誤認心是負有創造這客觀世界的全部或一部份的責任。它力說意識是物質頭腦的功能，而是依靠物質條件而存在的。它認為物質是人類在感覺、知覺等之中所得到的現實，然而這是獨立於感覺、知覺等而存在的。有人認為近代物理學底研究可以大大地打破唯物論的觀點，可是照辯證唯物論看來，這種研究並沒有打破現實世界獨立存在底事實。不管物質的存在是否依着電子放射 (Electronic radiations) 或以太渦動 (Ethereic vortices) 的途徑它的獨立存在是毫無問題的。科學只有建築在這種信仰底基礎上才能站得住，這一點已由近代最偉大的物理學家之一麥克斯·普朗克 (Max Planck) 加以動聽的說明了。他說：「只要相信我們以外是有現實存在着，只要這樣，就能對我們底無目

標的摸索提供必要的幫助了；也只有這樣，才能將那些因失敗而挫喪的精神提高起來，才能產生新的努力。』（物理學

概觀 (Survey of Physics)

承認現實世界底獨立於意識而存在並不是辯證唯物論所獨有的見解，因為十八世紀的舊式唯物論也以世界底獨立存在為其出發點，可是它依然停滯在各種以機械論解釋世界底理論中。

我們須將辯證唯物論與機械論的見解加以明確的區分，這是極重要的。後者將宇宙的多樣性歸結到原子與電子底機械運動上。思想是電子底舞蹈，將來可以用物理學與化學底詞句來解釋。事物底差別是物質單位底數目與結合底差別。特殊的生物學或心理學底法則都被否認；有生命的與無生命的物質底區別只在電子數量與排列底不同。

這種機械唯物論就是我們敵人通常當作其爭辯之的底東西，可是他們完全不顧事實，不明白近代唯物論，辯證唯物論，是嚴格否認這種機械論者底觀點的。他們說：『人類已被貶降到一架機器底地位了。他那種高級的特性，他底文化生活已為唯物論斥之為跟幻夢一樣的無價值了。』

其實，這個不但是歪曲辯證唯物論的說法，而且只有辯證唯物論才能確當地說明這些區別。人類與宇宙中其他存在的高級特性是怎樣存在着。

恩格斯這樣解釋着十八世紀的機械論說：『因為在那個時候，在一切自然科學中只有機械學 (Mechanics) 而目的確只有固體（天體與地球）機械學，總之，就是重力機械學 (Mechanics of Gravity) 有了確定的成就。那時候化學還在幼稚時代，還在討論燃素 (Phlogiston)。生物學還在襁褓之中；動物與植物的機體僅僅被加以極粗淺的觀

察，而且被解釋爲純粹機械原因的結果。正像笛卡兒（Descartes）認動物是一架機器，十八世紀的唯物論者認人類是一架機器……地球、地質學底發展史依然完全不明白，所謂目前這種有生命的自然物是從單純到複雜底長期的，逐步發達的結果，這種概念在那時候還不能在科學上提出來。」（費爾巴黑論第三六——七頁。）

這種唯物論，在其自己的時代中，反映着新興中等階級底革命熱望，而且因爲它積極地批判宗教與封建道德，故在觀念的領域中提供了銳利的武器以劈刺那反動的封建階級。它提出以人類理性爲基礎的自由、平等，與博愛底標準以反對教會與貴族底特權，它崇拜着理性，奉之爲神。講到法國唯物論者，恩格斯說：『解放人們底思想，使之應付未來革命的那些法國偉大人物，自己也在極端革命的方式之下活動着。他們否認外界有什麼權威。宗教，以至自然、社會、政治制度底概念全都爲他們給以無情的批判；每一事物都得以在理性之前聲明其存在的正當理由，否則就失去存在的資格了。一切事物都以理知作爲其唯一的尺度。正像黑格爾所說，這時已是個顛倒着的世界了；起初，是指人類的頭腦以及由其思想所得的原則被當作人類一切行動與結合的基礎；後來，意義引伸開來，認爲和這些原則相矛盾的現實，事實上已顛倒了過來。所有從前種種社會與政府形態，所有一切傳統的舊觀念都被當作無理的東西，而被拋到垃圾桶裏去；過去的世界只是在偏見底支配之下；過去的一切只值得憫憐與鄙視。現在已初次展現了光明；此後，迷信、不公、特權以及壓迫將臨末日而代之以永久的真理、永久的正義以及建築於自然暨不可讓步的人權之上的平等。』

『現在我們知道這個理性底王國不過是資產階級底理想王國；所謂永久的正義已變成資產階級的正義；所謂平等已降爲法律面前的資產階級的平等了；我們已明白資產階級底財產權已被當作必要的人權之一，而所謂理性政府，

盧梭 (Rousseau) 的社會契約說 (Social Contract) 出現了，而且只能當作資產階級的民主共和國而出現。十八世紀的偉大思想家，對於他們那個時代所給予他們底限制，正像其前輩一樣，不能越過雷池一步。」（反杜林論第二三四頁。）

辯證唯物論和機械唯物論不同，它強調這一點的，即：世界是在經常的變革與發展底過程之中。無論何時都沒有固定不變的事物。有不斷的生長也有不斷的消滅。甚至連金字塔那樣「不變的」東西，實際也在變動之中。再過許多世紀，它們就要變成灰塵了。所以我們必得依着過程與運動這方面著想，不要相信有固定不變的事物，一切的事物，只是在一個無盡止的從簡單到複雜的過程中發展。

我們知道今日的地球已和千百萬年前大不相同了。從火光熒熒的一團氣體起，地球要經過許多階段，才發展到能容納簡單生物的存在底階段。生物要經過無數次的轉變才到達人類意識這種高度發展底階段。

像這種認為發展是自然所以存在的必要特徵底觀點，是在一般的進化論中有其科學的基礎的。但辯證唯物論不只是相信進化而已。大多數人都深知宇宙是在進化之中，並接受宇宙在進化中這種觀念的。辯證法更明顯地說明這種發展，因為它指出：發展底過程不單是量的增加，也含有質的變動。這樣，在發展的過程中就可看出許多的階段，例如在某階段上出現了性質嶄新的東西，這種東西的出現，是由過去的東西而產生的，所以不能從其本身上得到充分的解釋。

生物就是這樣從無生物中發展起來的，雖然其存在底法則包括化學與物理底法則，可是它與無生物底質的差別是表現於特殊的生物學底法則中。生物不能整個地被縮成物理學與化學的詞句。它不僅僅是分子與電子堆積而成的

東西，而辯證唯物論所特別注意的，就在這「不僅僅是」上面，因為在研究這新的質的階段中就把握了一切改變與轉化 (Transformation)，尤其是發生於社會中的改變與轉化底關鍵。

假若在一種發展過程底某些階段中新出現一些在性質上已有變動的事物，那末在這一階段未到達以前，其發展是數量性的——這就是說，這種發展是採取向着某一方面連續變動底形式，並沒有對這種過程加添新的性質。但新的性質底出現也就是這種連續的過程中的一个段落。整個過程中就發生一種轉化。這樣，新事物出現了，而數量底變動讓步給性質底變動了。

自然界中充滿着許多例子，可以證實量的變動之突然轉化為質的變動。我們可以引用黑格爾底一個例子。這例子一般人都熟悉，其詳如下：

『據說自然界中是沒有飛躍的，而且一般人都以為事物是藉逐漸的增加或減少而發生的。但是也有從量到質的突然轉化那種事情。例如，水在受涼以後並不是逐漸變硬的，先是柔軟的，最後變成了堅硬的冰塊，是突然變硬的。假使將溫度降低到某一度，水就突然變成冰了，這就是說，量（溫度的度數）轉化成質，也就是該種事物底性質已有了變化。』

蒲里哈諾夫在駁斥一個叫鐵訶米洛夫 (Tikhomirov) 的時候，對於那種排斥突變的漸變理論，以極盡諷刺的論調批判着說：『現在讓我們假定鐵訶米洛夫放一湯鍋的水在火爐上。水依然是水，只要它的溫度是從三十二度昇到二百十二度的時候。這時他是不會感到突然的恐慌的。可是不久溫度到達了緊要關頭，突然間（多麼可怖的事情！）浩劫發生了；水已變成了蒸汽，彷彿它底奇妙的變化在進行着強制的革命……鐵訶米洛夫在觀察着蛻變的昆蟲底發展。蛹

底變化是漸進的，在未會到達變成新事物的時期，蛹還是一個蛹。這位觀察者高興地搓着手說：「這裏一切事物都依其應走的歷程而進行的。不論是社會組織或動物組織都沒有經過這種突然的大變，而偏偏有人強要我相信這種突變是存在於無機界中。無論如何，當自然獻身於創造生物時已經清醒過來了。」然而，不久他的快樂就粉碎了。在一個晴朗的日子這個蛹竟發生了一種「強制的革命」，分裂了它的背部，以蝴蝶的形式出現於世界中了。」（馬克斯主義底根本問題 *Fundamental Problems of Marxism* 第100——1頁，-Martin Lawrence 版本。）

在生物學中，則早已弄清楚，物種的轉化是所謂突變（*Mutation*）底結果；所謂逐漸積疊着千百萬年間的變化而產生了新種，這種陳舊的觀念已沒有人接受了。誠然，變化底積疊也在進行之中，但正像辯證唯物論所指明的，新種底出現是依着從量到質底轉化這一法則的。

近代物理學也證實這種見解。普朗克這樣說：『最近的發現已經說明，所謂「自然界中沒有飛躍」這一命題是和熱力學的原則不符的，除非表象是虛偽的，則這一命題的有效時期也是有限的。自然界確然似乎是在跳動之中的，確是很奇怪的……至少，量子（*Quantum*）的假設已經產生這種觀念，即認為在自然界中發生的變化，並不是連續性而是爆裂性的。』（*物理學概觀*第七八——八一頁。）

對於這種猛烈的，突然的變化底事實，在社會中也沒有例外。馬克斯在社會發展底範圍中所做的工作，已經確定社會變化底途徑是和自然底變化相似的。到某一點為止，發展是漸進的，連續的。然後就發生了爆裂作用，將轉化整個社會基礎的重大社會力量解放出來。在資本主義社會底機構內發生了生產力底連續發展，生產底集積與集中，日趨廣大的

無產軍，以及資本控制者的人數日減，所有這些都是量的因素。但最後，在資本主義底機構中，『生產手段底集中化與勞動底社會化已到達和其資本主義的外殼勢不兩立的階段了。這個外殼就爆裂了。資本主義私有財產底喪鐘響了。掠奪者被人掠奪了。』要證明這個絕不是馬克斯底一種希望，只要看看這一事實：在世界的六分之一領土上，工人們已經粉碎了資本主義生產條件底桎梏了。

假若發展是現實所實有的一種特徵，那末問題就在產生這種特徵的衝動底性質是怎樣的。我們已經知道，世界上底事物並不是嚴格地各自分離的，它們是密切地互相聯繫着，而經常顯示科學以新的方面，新的關係，這樣又增加我們對於事物的認識。

在這些過程當中矛盾的傾向都統一起來了，這些傾向底鬭爭又促進了發展。人類底成長就是一種生命之力與死之力底鬭爭過程。人體內的化學作用是露着對立底過程，消化作用與排泄作用說明對立物是如何在統一起來，它們如何在一種過程中相互貫通着。

沒有矛盾就沒有發展。發展是自發的運動，由對立物底內部衝突所產生。假若地球底前身，那一堆火光熒熒的氣體，不經過矛盾的凝結過程，那末地球不能發展，不能產生足以容忍生物存在的那些條件了。

雖然對立物底統一是一切過程所實有的特徵，這就是說，雖然許多過程在將其對立傾向結合起來，可是那是由於這些對立物底鬭爭才使內在的衝動引起發展。這樣，對立的因素是在能動的關係中，我們切不可把它們看做是在靜

止的並置之中，而要看做是在相互貫通，在反變正，正又變反的狀態中，這樣發展底路線是採漸漸向高推移的螺旋形，它從正移到反，於是又從反轉到正——但是到達一種新的正面，表現着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更高階段。

這一過程，在恩格斯下面所用的一個例中，說得很明白：『所有的文明人，其開頭都是土地公有。跟着所有的人在農業發展中渡過了某一原始階段，這種公有就成為生產底桎梏了。這種制度終被廢止，被否定了，經過許多長長短短的中間階段以後，就被轉化成私有財產。但是由於私有財產所給以土地的結果，當農業發展到更高的階段，私有財產又轉變為生產底桎梏，如同目前那樣，不論在小地主與大地主所有的土地上都是如此。而這種制度的應被否定，應該再將它轉化為公有財產制的要求，必然要發生的。但這種要求並不是恢復從前那種原來的公有制，而是創立一種更高級的，發展更甚的公有制，這種制度絕對不阻礙生產，恰恰相反，它是初次解除了生產底一切束縛，並給予自由利用近代化學上的發現以及機械上的發明底可能。』（反杜林論第一五六——七頁。）

這樣，原來的公有狀態是被私有財產否定了，這就是說，公有轉化為它底對立物私有財產了。但反過來，當私有財產又變成生產底桎梏時，它又轉化成為它的對立物公有財產，這就是說，仍舊回到原來的狀態，不過是在更高的水準上。私有財產即否定，其本身也被否定了。這一過程叫做「否定之否定」，意思是指：不單取消了一種事態，而是經過鬭爭發展到更高的階段，因為第一個否定就是產生第二個否定的東西。因此，恩格斯理論着說：『但有人會表示反對，覺得這樣發生的否定並不是真正的否定；我要否定……一個昆蟲，就踏死了它，或者要否定十小時就取消了它等，照此類推下去。或者我要否定「玫瑰花就是玫瑰花」這個句子時就說「玫瑰花不是玫瑰花」；那末假使我再否定這個否定而說，「但，

到底，玫瑰花還是玫瑰花」時還有何所得？實際上，這些反對的論調就是形上學者所提出，以反對辯證法的主要論證，而這些論調也就足證明這種思想方式的窄狹性。在辯證法中，否定並不是指只說一聲否，或者宣稱某種事物是不存在，或者以同樣方法毀滅它就算完事。很早以前斯賓諾莎（Spinoza）就已說過：「*Omnis determinatio est negatio*」，即「每一種限制或決定，同時就是否定」。況且，這裏的否定第一是由過程底一般性，第二是由過程底特殊性來決定的。我不單必須否定那個否定，照樣也要廢黜（Schake）那個否定。因此，我必須好好地創立第一個否定，以便第二個否定依然存在或變成可能。怎樣去創立？這就要靠每個個別情形底特殊性。假若我……踏死了一個昆蟲，的確我已完成了這種動作底第一部份，但第二部份我就做不到了。因此，每種事物都有其被否定的適當形態，以便造成發展，而每種概念與觀念也正是這樣。」（前書第一六〇——一頁。）

辯證法對於現實的觀點在十九世紀時受到很大的激動，其時認為世界是長期進化底結果這種見解正盛行着。用以處理死板板，不變的事物底舊式的希臘邏輯已使人感到不充分，不足以應付變動中的宇宙底步調了。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曾創立了三條定律，作為理解一切事物底骨幹，這些定律在十九世紀初葉幾乎還完全沒有受到人們底非難。

他的第一條定律規定在觀察中的一切事物底同一性。這一定律主張A就是A，它將宇宙中其他一切和它劃分開來，說它是自有其判然的與特殊的性質。第二條定律，矛盾律，則主張A僅僅是A，不含有其他的特質，這就是說，它不是B。

在第三條定律中，則鄭重地宣稱在A與B之間並沒有中間的名稱。這樣矛盾被排斥了，它們認為世界底事物是各相判然劃分的，是有定型的。

但是有些日趨廣大的知識，則認為更高級與複雜的存在形態是和較低級與簡單的形態相聯繫的，認為所謂神明創造底結果，其實只是長期進化底結果；在這種知識之前就發生了表現這些事實一種邏輯底需要了。

在十九世紀時黑格爾功夫很深地創立一種邏輯，這種邏輯是很適合着當時盛行的進化思想的。

他將他的邏輯方法叫做辯證法（Dialectics）；這是沿用希臘時代的術語，意思是指論辯術；利用這種方法，可從反駁與意見衝突之中產生矛盾見解底綜合，而這種綜合就會接近真理。

黑格爾看出，在矛盾因素底鬭爭之中存在着發展底原因。一切事物都在成長底過程之中，在流動狀態中，這種事實已不能容納亞里斯多德底邏輯範疇。A是A，但它也會變成非A。它並不和宇宙中的其他事物嚴格地分離開，而是和它們密切地聯繫着，也具有其他事物所有的一部份性質，而且在矛盾過程底發展之中（例如，地球底變冷）成長為新的東西了。

黑格爾稱發生矛盾作用的事物為正，稱矛盾作用為反，而將矛盾底調和而成一種新的綜合底過程稱作否定之否定。

這全部過程表示着正（Thesis），反（Antithesis），合（Synthesis），在這過程中後者則表示着將全部過程提高到新發展階段。

然而，黑格爾是觀念論者。他將全部的進化過程看做是在展開「觀念」即「絕對精神」(Absolute Spirit)，認為這是永久存在的。物質世界就是這種觀念創造的，而世界底進化只表顯着觀念用以暴露其自己的階段。

現實世界中的鬭爭與矛盾底過程，就在一個一個階段中揭示着這個絕對觀念，又當每一階段由於矛盾的成熟而成為陳腐時，已表明新階段的必然來到。而它的本身就變成不真的了，因之也就變成不合理的了。因為，黑格爾說：『凡是真的都是合理的，凡是合理的都是真的。』

在黑格爾的門徒中有一個叫「青年黑格爾學派」的團體，他們這一批人反對將黑格爾的哲學限於保守的用法，於是那些擁護普魯士政府者，便利用黑格爾的名言，凡是真的都是合理的這句話，找得該政府存在的正當理由，普魯士政府是真的所以是合理的。且是當時最好的政府。

這個恩格斯已在費爾巴黑論中加以說明，指出這是曲解黑格爾的理論，因為照黑格爾的意思，所謂真實，並不是事物底實際存在，乃是事物底存在的需要。假若某一事物已變成陳腐，因之就不需要了，那末它就變成不真實的了。

跟着德國中等階級底覺醒，「青年黑格爾學派」就開始批評宗教的獨斷。其中的先驅者就是費爾巴黑 (Ludwig Feuerbach)。他的基督教之本質 (Essence of Christianity) 就將基督教加以澈底的批判。他宣稱，上帝並沒有依其自己的形象創造人類，却是人類依其自己的形象創造上帝。但費爾巴黑沒有看出人類在其生活過程中的主動的作。他只將人類看做是受環境的壓力所玩弄，不能反應他的生活中，也不能改變他的生活。

在「青年黑格爾學派」中將辯證法轉用於研究歷史的是馬克斯的功績。他指出歷史也是屬於辯證的過程中，指

出社會底發展是藉矛盾底鬭爭而進行的。他發現社會變化底動力是在努力膨脹中的生產技術與生產條件之間底矛盾中，即是與生長於這種生產技術的基礎之上底種種社會、政治、宗教等上層建築間底矛盾中。

但是，爲了要利用黑格爾的辯證法以了解現實世界，馬克斯首先就得剝去其神祕的包衣，而給以唯物論的內容。關於他的辯證法與黑格爾的辯證法底差別，馬克斯這樣敘述說：

「我自己的辯證法不但根本和黑格爾的不同，而且正和它直接相反。在黑格爾看來，思維過程（他實際把這種過程轉化爲一種獨立的主體，名爲「觀念」）是現實底創造者；而在他看來，現實只是觀念底外部的表象。相反地，照我的意見，這種觀念就是在人類頭腦中被移置過的，翻譯過的物質。差不多在三十年前，當黑格爾主義還時髦的時候，我已批評過黑格爾辯證法底神祕的外貌。雖然在黑格爾手裏，辯證法已經過了神祕化，可是這個並沒有打消這一事實，即：他是最初用包羅宏富與極明顯的方法說明其運動底一般形態。在黑格爾的著作中，辯證法是顛倒着的。假若你要發現那隱藏在神祕的包衣之中底合理的精髓，那末你就得將它重新翻過來正放着。在神祕的形態之中，辯證法就變成德國的流行品，因爲它似乎爲現狀作辯護。在其合理形態中，它是資產階級及其代言人理論家底侮辱，是他們所憎恨的東西，因爲它雖然對目前的事態提供正面的理解，同時它也叫人理解這種事態底反面，並叫我們認明這種事態必然會破滅；它所以是他們所憎恨的東西，就因爲它將每種歷史地發展起來的形態認爲是在流動的運動之中，認爲是暫時的，就因爲它不怕任何東西去威嚇它，而保持其獨有的性質，即批判的與革命的性質。」（資本論第一版序文 Allen & Unwin 版本。）

上面關於辯證唯物論的敘述，其主要着重點是在心理活動過程與經濟界活動過程之間底交互作用，任何研究如不將這兩者聯繫起來，而只顧到兩者之一就只能見到人類行為的一方面。這句話我們已經知道，在以精神分析研究戰爭上尤其顯得正確。

精神分析學家如果以辯證法的眼光去處理問題，就會將他那門科學中底發現與目前的社會問題聯繫起來。他將明白，精神分析在解放社會，使脫離資本主義生產條件底枷鎖這種任務上是有其實際的重大貢獻的。他會理解患病者底特殊的申訴，除了將這種申訴歸諸於反映着力求表現於意識界底隱意識的衝動外，也要顧到一般的經濟與社會現實。因此，他就很想熟悉那促成抑制作用環境底特性，這樣他就可以幫助創造新社會組織，照弗洛伊特說，這種新社會組織是推廣精神分析底應用所必需的。

而且，辯證法底正確性底最好證據也可以在精神分析的本身中找出來。

第十一章 辯證唯物論與精神分析

恩格斯說『辯證法就是自然、人類社會，以及思維底運動與發展之一般定律底科學。』假若這話是對的，那末我們就可以發現心理活動過程也是在辯證的狀態中發生的。而且，當我們轉向精神分析的理論時，我們發現到，在心理行為中是有豐富的例子的，這些例子如不用辯證法的觀點加以觀察，幾乎是不可思議的。

讓我們來觀察一種事物底統一性及其對立性。在這裏，形式論理學家會問：一種事物怎麼既為自身，同時又為對立物呢？如果是這個就不是那個，是那個就不是這個。但辯證的邏輯却強調這一事實：沒有什麼東西是永遠不變的，什麼事物的自身也包括它的否定。關於這個，恩格斯這樣說：『在形上學者看來，事物及其心理上的映像，觀念，是孤立的，是被看做互相分離的，死板板的，固定的研究對象，是一經提出即永遠適用的。他相信「反」是絕對不能調和的……在他看來，一種事物不是存在的，即是不存在，二者只居其一；一種事物不能同時又是他種事物。正與反是絕對不相容的。』（反杜林論第二八頁。）

但是對於一個精神分析學家，這樣一種見解是不可有，也不應該有的。

弗洛伊特用一些有趣的例子說明，語言本來是怎樣反映着對立物底密切的統一性。『許多語言學家，』弗洛伊特說，『都認為，在最古的語言中，像強與弱，暗與明，大與小等的對稱語是由同一語根表達出來的。在拉丁語中，像這種相反的词兒就是：Alto 即高或深；Sacer 即神聖的或可憎惡的。』

『讓我來引用幾個字，以示原根的變形：Clamare 等於吶喊，Clam 等於靜止的，靜默的，祕密的；Stecus 等於乾燥；Stecus 等於汁水；還有在德文中，Stimme 即聲音，Stumm 即啞。』（精神分析引論第一五〇頁。）

弗洛伊特將這些例子作為應用夢的構成(Dream-forma)中底對立物之一「可喜的類推。」我們以後將明白，夢的構成中所包含的心理活動過程對於辯證法是如何重要。但首先讓我們從辯證法的觀點來考察精神分析上其他的一些概念。

正像在自然的領域中辯證法取代了那種將事物看做死板板的，判然不同的觀點，而強調其能動的相互關係，從一種形態貫通到另一形態，同樣精神分析，即是將辯證法特殊地，雖然是無意識地，應用於研究心理活動的科學，也駁斥那種靜態的觀點，認為心理活動底機關不只是印象底被動的容器。不僅這樣，它提供一種觀點，認為心理生活即是激動力與抑制力底交互運動，以衝突作為核心。心理活動被看做兩種對立因素底統一，就是意識的要素與隱意識的要素能動地互相貫通，這樣可從它們的相互作用中產生出人類思維與感情底豐富性與多樣性。我們在觀察自我，自我與現實間底關係時，就可以看出這種交互作用底辯證性了。

我們已經知道，當自我衝動在尋求滿足而遭遇到現實所給與的阻礙時，結果會叫它發生轉化作用，而自我就是這樣形成的。換言之，現實在和自我衝突之中就將自我底一部份轉化為它的對立物，因為自我底合理處即是私我的無理處，自我底合邏輯處即是自我底不合邏輯處，自我注重現實主義，而自我只在享樂主義上尋求滿足，這樣處處都是相反的。因此，這種經過兩種對立因素自我與現實底衝突，而成的轉化是一種辯證的過程。

況且私我本身又包括兩大類對立的本能，即生的本能（Eros instincts）與死的本能（Death instincts）。這兩種本能的融和造成了每種本能衝動底一部份。死的本能要想回復一種無生命的事態，而生的本能則要努力創造並保存有機體。生命即是生之力與死之力鬭爭的過程，所謂死亡與生命同時進入身體之中的話幾乎已是辯證觀點的老生常談了。『同樣地』恩格斯說，『每種有機體在每一時刻內是同一又是非同一般的東西；在每一時刻內它在同化從外面吸收來的物質，又在分泌其他的物質；在每一時刻它的身上底細胞都在死亡與新生之中。』（反杜林論第二九頁。）

這樣弗洛伊特關於本能的劃分為兩大類，馬克斯主義者也應該欣然接受。

弗洛伊特另一個重要的辯證概念就是抑制作用。它是現實底要求與私我底強求之間衝突底結果，是隱意識的自我底作用。它當作量的因素而產生質的變化，因為它強制隱意識的衝動轉化為意識的行為方式。這樣，在換位，昇華，反應構成（Reaction-formation）底形式之下，意識的行為就是私我衝動之一種質的轉化。這種轉化是發生於抑制作用已到達某種強度時。顯然，假若抑制作用很輕微，假若本能衝動並不和現實底要求衝突得很大，則意識的表現就和隱意識的衝動不會相差很甚了。但是當隱意識的衝動和社會現實的要求發生激烈的衝突，則抑制作用在量上是更大，而意識的表現就容易和被抑制的衝動有質的差別了。對於造成神經病症候的量的因素，弗洛伊特這樣論述着說：『你們將察覺到……我已在病原學的線索中引進了一種新因素——就是量（Quantity），即有關的能力之大小；我們也必須時刻顧到這個因素。將病原學的條件純然給以質的分析還是不足……我們必須明白，兩種相反力量底衝突，如果不到達某種應有的強度是不會爆發的……而這種量的因素，就其能抵禦神經病而言，也是很重要的；它要靠一個人所能』

自由保留的未發洩的慾力 (Libido) 的多·少 (Amount) 要看他在昇華作用中離開性的目標而到達非性的目標這一份兒有多大而定。」(精神分析引論第三一三頁。)

爲說明抑制作用底例子起見，我將超我與自我混和起來，以表明那反對私我底本能需求的客觀力量。實際，被抑制的衝動底轉化作用與其說是依着現實底要求，倒不如說是由於現實加上超我底幼兒道德。當抑制作用是大大受着現實或一種強烈的自我所決定時，這種被轉化的衝動會具有昇華的社會的性質。假若超我底道德佔着優勢，我們就可以在意識的生活中發現依賴着幻想，聊以自慰，如同宗教，以及對現社會制度的阿諛奉順，這種心理底出發點大部份在於感情地承認了現制度與超我爲同一的東西。

現在再來看看弗洛伊特底夢生活的理論。在夢中，被抑制的衝動多少能獲得清醒時所不能得到的滿足。在這種意味上，夢生活就是清醒生活底對立物，即黑格爾所謂的「他物」(即一種事物是它的自身，同時又是其他的事物——譯者)。它的精神表象底方式是清醒生活底對面。在後者當中，思維是一般的，即是由結合相似的性質而形成的觀念。而這些觀念是從具體事物中抽象出來的。具體是當作抽象看的，可是在夢生活中則抽象觀念又呈現爲具體的形態。

我們知道，這種將一般性加以抽象化而用以處理經驗底方式，容易發生將實際是運動的東西看做靜止的東西底傾向。在另一方面，夢生活是在一種高度劇化作用底形態中呈現它的內容。在清醒生活中，事物被看做互相隔離的，判然的東西；因此，大體上，是在不合辯證法地被理解着。奇怪得很，夢生活似乎在更嚴密地反映着思維過程底辯證性，因爲它看到事物之間底密切的相互聯繫，而樂意將一種事物象徵另一事物，而這個「另一種事物」在清醒生活中是沒有絲

毫無關聯的。它能將最矛盾的原素融和起來。弗洛伊特說：『我們最驚人的發現之一就是潛夢（Latent dream）中底對立物爲夢的工作所處理的狀態……現在對立物被當作相似物同樣看待了，其顯著的特點就是好用同一顯明的要素以求表現。在容許對立物存在的顯夢（Manifest dream）中，有一種原素可以當作它自身，或當作其對立物，或同時當作兩者。』（前書第一五〇頁。）

從上述的說明，似乎可以這樣推論說：正像夢生活藉分析而流露出隱藏於意識的行爲之後的那些衝動底基本特質，同樣它也表示着思維過程之基本的辯證特質。

這樣反映現實的那個意識的自我就提供一個很不辯證的畫面，表示外界底過程是死板板的與判然的。恩格斯認出了這一點，他說：『所謂這些對立與區別，事實上，可以在自然界中找出來，不過只有相對的有效性；另一方面，所謂僅僅由於我們的頭腦而幻想它們爲呆板的與絕對的東西，所有這些認識就是辯證法的自然觀底核心。』（反杜林論第十九頁）這確是辯證論者的一種奇說：思維是辯證的，可是並不反映着現實底辯證性。但我們已經知道，所謂不辯證的思維乃是包含於意識界中底思維，而潛伏於意識界之中的隱意識過程則是辯證的。只有認出意識的行爲中之隱意識的底層才能解決思維之普及的不辯證性底矛盾，而思維本身卻是辯證的。但是還有一個問題尙待解決，就是意識的思維何以採取不辯證的形式。要解答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將意識的自我對於私我與現實間底關係重新給以考慮。

我們已經知道，私我衝動底抑制作用是防止私我衝動攪擾自我底意識的，社會化的態度。這抑制作用是由隱意識的自我來執行的，它將被抑制的衝動轉化爲意識的行爲方式，使與社會標準相適應。但這些抑制作用是適應着無情的

現實的，現實是不會去滿足隱意識衝動底願望。因此，自我在一方面受着私我衝動底攻擊，因這些衝動要求無條件的滿足，在另一方面則明白它們在現實中尋求滿足底不可能。從宗教底研究中，我們已經知道：自然力底優越性，後來就是經濟與社會力底優越性，使人類感覺到自己的軟弱。他覺得自己不能支配這些力量，要找尋神底保佑。當自然力或經濟力佔着優勢的時候，現實就在自我面前表現為非它所能控制的東西了——這就是說，現實是不會屈從於私我，反之，倒要求着私我衝動底抑制作用。

因有現實底磨難，自我不得不約束私我衝動，變更它們在意識生活中的表現。但抑制底工作不是容易做的。的確，在有些情形中，它只能藉反應構成，在意識生活中發展那些和隱意識衝動正相對立的情態，而形成。這些反應構成加重私我衝動底抑制作用，其手段是誇大某些心理傾向（Mental tendency）與意識的標準底不適應性。在這裏我們已得到一個線索，可以推知何以自我所代表的現實是不辯證性的。因為現實與私我衝動底不適應，才叫自我誇大了現實對於私我底嚴峻。它將現實表現為死板板與不變的東西，以作加強其抑制作用底手段。意識的表現之非辯證性就是曲解現實底產物。從研究宗教中，我們已在有意識心中慣於曲解現實。恩格斯說：『然而一切宗教不過是那些控制人們日常生活的自然界力量在他們心目中的空幻反映，在這種反映中自然界具有超自然力底形式。』

照恩格斯所說，「幻想出來的呆板性與絕對性」是由我們的心理活動帶給自然界的，這個是否也是外界力量底一種「空幻的反映」呢？在我看來，對於人們何以要非辯證地思維，其實思維的本身是辯證的這一問題，是沒有其他答案的。而且，的確，我們可以將日趨發展的這個辯證現實觀，歸之於和人類征服其自然環境有關係的。自然已不再是不可

制服的東西了，因此自我所代表的自然已不像從前那樣的呆板了。但這種辯證觀的傳播依然是有限得很，因為自然力雖已大為征服，而人類還是生活在經濟力佔着優勢的情形之下。在這種情形中，人們底社會組織呈現着「似乎是受自然與歷史所支配」（恩格斯語）的狀態，因此，外界現實底無情性依然存在，這就使自我感覺到人的軟弱，反映着現實是嚴峻與不變的。

但是在共產主義社會中，人類將是主人，不僅是自然力底主人，也是他們自己底社會組織底主人。那時外界現實不再是頑強的，不可調和的敵人，而是人類底順服的僕人了。這樣在解脫了許多無理的約束與強制以後，人類底心理活動就會將現實所包括的一切豐富的，各種各樣事物全都刻畫出來。

（在第八章中）我們已經知道，主觀因素底作用是如何在征服經濟環境中擔負着極重要的任務，還有弗洛伊特用以描摹這些主觀因素的私我，自我與超我幾個概念是如何與馬克斯主義的歷史觀相適應。在本章中，我們已經明白，弗洛伊特理論中的隱意識是如何在正確地告訴我們說：思維過程是辯證的，並且那些精神分析學家雖然完全不明白這一事實，却在不知不覺中運用辯證法的觀念以解釋心理生活中底現象。再進一步，我們要說明革命家是如何需要認識精神分析底理論，因為他在日常努力傳佈革命思想中常會碰到許多無理的阻礙與強制，使個人不能接受合理的政策的，正是這種無理的阻礙與強制。

第十二章 幾個應用例子

馬克斯主義者雖斷然主張社會主義底必然到來，却不是宿命論者。英國一個先進的馬克斯主義者這樣說：「我們的敵人將我們革命的馬克斯主義者稱作機械的宿命論者，但我們深知我們對於必然性的理解是和機械的宿命論完全不同的，他們這種指摘是錯誤的。革命的馬克斯主義底必然性是藉特定社會條件下的活生生的人類意志，在實踐中認識的，這是必須由人類意志有意識地反應着這些條件，並將他們在特定之條件中所看出的許多可能性中有意識地選擇他們的路線才能認識。」（見 K. P. Dut 在《國際》第十二卷，十三期中所寫的文章。）

這種重視「活生生的人類意志」底重要性，在共產主義的革命政黨底任務上格外顯得需要。這個政黨中的每一份子都是明白革命地破壞資本主義底歷史的必然性，懂得利用每一可能的手段，設法鼓動工人階級底鬥爭，好讓它最後能踏上直接威脅現狀的道路。對於工人們反抗資本家剝削他們的時間與工資那種自發的鬥爭，應給以明確的指導，並使他們團結一致而成一種集體運動，向着廢除資本主義制度的目標邁進。這樣一個政黨必須有很好的組織，有嚴密的紀律，並具備豐富的理論，惟有這樣，才能像列寧所說的，作為工人運動底頭腦。革命底直接命運，大部份是靠決斷的智慧。動作必須敏捷，決斷不可遲疑，那時，重大的責任都落在黨的領袖人物身上，這樣，少數人的決斷如有錯誤或有遲疑，就會大大地危害了革命。例如，在一九二三年，照「共產國際」底估計，德國已具備了革命的條件。「共產國際」將這次革命的失敗，歸咎於德國共產黨領導底懦弱。（見皮亞特涅資基：德國的現狀 Present Situation in Germany, by

O. Piatnitsky, Modern Books, Ltd. 版本)直到一九三五年,經過十二年以後,德國工人階級已在資本家階級用法西斯主義底殘暴行為底狠心報復之下吃盡痛苦了。

假若馬克斯主義對於社會發展底方向底一般分析是正確的,則社會主義底最後勝利是可以保證的。主觀的因素,如同領袖們的優柔寡斷,雖不會阻止,却可以延遲革命底最後成熟的。

但要克服這些缺點,要獲得這種達到社會主義底唯一手段,就不是僅僅認識一般的社會生活底特徵(如階級關係等等)所能濟事的;單單了解一般的社會發展底方向(這些在作廣泛的歷史透視上是必需的)是不够的。但是指導「活生生的人類意志」去選擇社會主義底道路,去避免將領導底責任放在不適當的人們手裏,像這種切迫的工作當然需要研究那些活動於一切人類行為中的內部心理過程,從領袖的優柔寡斷以至大眾底最後的革命怒潮都包括在這種行為中。

事實上,馬克斯主義黨的存在,馬克斯主義黨的所以只保留它那個階級中的極少數人就是主觀因素底非常重要底一種反映。史太林說「黨是工人階級底優秀分子底集中點。」所謂優秀是指具有卓越的政治理解,革命決斷,自我犧牲的資格等等的特點而言。換言之,黨中所網羅的人才在主觀上,須具有上述種種特點,工人階級中的卓越人才。因此,如果否認嚴密地研究主觀生活底需要,只以為個人底心理生活是經濟與社會條件的一種反映,即以此為滿,那就是蔑視主觀的差別,而這種差別會使解釋社會發展底過程反弄得錯綜起來。若以社會主義底必然性會叫人們不需要再研究「活生生的人類意志」藉以達到社會主義底目的,那只有「機械的宿命論」才會相信。

我們可以同意經過一個相當的時期或一個時代，一般的社會進化底定律將藉人類的行動自會完成；未來的歷史家將看出，雖然一般發展的路線是處處受着失敗與困難的磨難，而發展的方向卻是很明顯的。

但對於我們，則這些失敗與困難，等於幾年的蹉跎；這些失敗與困難也許是由於發展的途中偶然發生的一些情形，而這些情形和發展的途程底關係，就全體而言，似乎是很微細的。但這種歷史發展的路線底些微的偏向會使人類發生痛苦與不安，故對於那些直接有關的人會有極大的打擊。我們這些生活於未來歷史家所謂的「革命時代」中的人物，不能讓光陰輕易蹉跎。假若我們能減輕新社會脫胎時的苦痛，則我們無論如何須趕緊這樣做去。

論及歷史發展中的偶然事件底影響，馬克斯以這樣有趣味的字句評論着說：「假使世上沒有偶然事件，則世界史會是一種很神祕的東西。這些偶然事件自然會發生於一般的發展道路之上，而由其他的偶然事件來補償。但事變的加速與減速，大部份是靠這些偶然事件的，在這些事件中，凡是在一種運動中居於領導地位的那些人物底性格也必須計算在內。」（給顧格曼的信 *Letter to Kugelmann, Martin Lawrence* 版）德國的工人階級爲了領導他們從事革命運動的領袖們底悲劇而流了血。他們無論如何也不能再嘗受這樣的一次偶然事件了。但「在一種運動中居於領導地位的那些人物底性格」不能僅僅在社會或經濟條件的意義上去理解。如果馬克斯主義者要明白地加速歷史過程，而避免不需要的蹉跎，則必須科學地觀察那些藉經濟的與社會的環境而表達出來的心理過程；認識心理活動對於感官自外界得來的印象底處理途徑；辨明心理活動用以表達隱意識衝動底各種各樣能動的手段；認明换位、昇華、反應結構等等——在其日常工作中他須以不同的手段和不同的人物往來；要隨機應變，敏於理解；要考慮主觀的變動性。這樣

他在運用經驗論的心理學方式了，但假若他是個真正馬克斯主義者，他就不會老是樂於一種全憑實地經驗的方法論，而須知道一些深深隱藏於意識的行爲中的機械作用。

又因精神分析根本就在研究人類行爲底隱意識的推動作用，故馬克斯主義者在日常和種種人物接觸時所發生的問題將在這種理論中找到許多答案。

領袖的作用既然這樣重要，所以領袖問題亦可作爲革命組織底基本問題。因此，讓我們以精神分析理論底眼光來考察這個問題。

我們從研究超我中已經知道，領袖是幼兒時代的父親底代表，他具有幼兒心目中父親萬能那些概念。在他可作爲保護者這種資格上，他被認爲和母親一樣，因此被敬愛着；如有人胆敢威脅這種神聖的愛情，他就要發出最兇狠的怒火燃燒到這人身上。這樣血族相交的慾望本以母親爲對象，現在則投射到敵對的羣集中去，而將他們作爲侵略衝動的對象了。人民所以願意希特勒與墨索里尼統治着人民大眾，要理解這種情緒的出發點只有從精神分析所堅持的超我底作用中去探索。

黑衫，作爲特別的制服，就是將穿着黑衫的人團結起來作爲一個家庭中的成員，爲領袖共懷着互愛與互恨。反猶運動，以及對於社會黨與共產黨的蹂躪，就將侵略性的痛恨領袖的衝動移轉到其他的羣集中，以便在他瘋狂中，常常在公然的性行爲中發洩這些衝動。當法西斯國家底內部困難日趨嚴重的時候，移轉這些侵略傾向的需要也日趨增加了。在德國開始了新的反猶運動；在意國，則墨索里尼怒吼着反對某敵國。最後總有一天，這些領袖因不能兌現其諾言，以保護

其人民，亦會不能保護其自己的頭顱了。那時他虐狂的衝動不再以迫害猶太人與共產黨人爲滿足，將要轉向內部，毀滅領袖了。

凡是想做領袖的人就要努力將幼兒生活中對於父親的那種情態吸了過來。任何政黨如要領導工人階級必須理解那些包含於領導作用中的心理因素，因爲在從事領導人類進入一種歷史的新時代，像在這種困難的任務中，怎麼也不能忽視任何一種些微的科學發現。

因此，關於領導作用這一問題，一個革命的政黨必須規定像下列那樣的公式：『我們要怎樣才能在和領導作用有密切關係的心理活動過程底基礎上，充分發展我們對於工人大衆的領導作用？』

正像每一問題都需要科學的解答，這個問題的答案主要是靠觀察現象底一切特殊形式，並且要在凡是發生這些現象的地方都去加以觀察。這就是說，須將各種運動底領袖，不論他是法西斯主義者，宗教運動者，社會主義者，以至共產主義者，全都加以研究，以發現領袖之所以受其信徒擁戴的共同要素。

我們已從精神分析的觀點，說明領導作用，就是擔當童年時代父親底情緒關係的資格。不論是否有人同意這一定義，可是有一些情緒因素，其存在是毋庸置疑的。像需要保護，需要愛某人，即愛那個能够擔當其重擔並負其責任的人——這些是領導作用中的普遍因素。如果像現在那樣，有些領袖欺騙了大衆，騙他們相信他們能够並且將要給予這種保護時，那是和這個不合的事實是，他們既已受人信仰，因之就吸取了我已說起過的情緒的效忠（*Emotional allegiance*）。

所謂領導作用的需要是普遍的，這句話差不多已無可爭辯了。有時這種需要被極度合理化，而變作忠於愛與真理底抽象觀念，或變作因某人有學術上的造就而羨慕他，但這種需要底情緒性（Emotional nature）常常是很顯明的。還有，也是很容易造成的一種心理，就是以爲種種運動，集團與宗教團體底領袖是具有和普通人判然不同的特性。在有些情形中，這種信仰是教育出來的。法西斯領袖所特有的那種演劇似的表現，他們所保持的那種崇高與神祕，他們要人們對他們絕對服從以至於死底需要，這一切都是用以造成他們爲超人的手段，以便勝任領袖底角色。在其他一些情形中，又對這些人虛構一些傳說的故事，以誇大其人性的威嚴。即連社會主義者與共產主義者，對於那些以爲馬克斯與列寧也犯着普通人所有的缺點底那種見解也會熱烈反對的。

因此，我覺得我們很可以說：

（一）領導作用的需要是普遍的。

（二）對於領袖而發的情態正足以補充說明精神分析的這種見解，即這些情態是認定父（或母）親爲萬能的那種原來的親子關係底換位。

讓我回頭來討論我們的問題，根據上述事實底見地『我們怎樣能有意識地發展領導羣衆底作用？』

第一種需要，似乎必須依據領袖（所謂領袖也者就是那些能喚起必需的情態的人）底型式，將領導作用結晶化起來。換言之，我們必得爲羣衆找一個理想中的個人，要他們對這個人能誠心擁護，能愛他，服從他。

我預知一定有人反對這種見解，認爲這是法西斯煽動政治底倒置式，但我要回答他們，在事實上，對於許多人，法

西主義能在主觀上滿足共產主義所能滿足的同一需要。其差別僅在後者是在客觀上有其現實世界底基礎；而前者只有幻想世界底基礎。同樣的差別也存在於科學與宗教中。在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上，第米特洛夫（Dimitroff）提出一個報告，很熱烈地批評着共產主義者應付法西斯煽動政治底弱點，這一弱點的來源是由於共產主義者對法西斯蒂用以支配人民大眾底手段中所包含的心理因素有蔑視的傾向。因此第米特洛夫說：『我們的黨在從事反法西斯鬥爭中有一種最懦弱的景象，就是他們對法西斯煽動政治沒有確當的反應，並且反應得太遲緩了，而且直到目前，依然不大願意應付反法西斯意識形態的鬥爭底問題……在任何情形之下，我們都不能輕視這種意識形態富有傳染病菌的法西斯力量。恰恰相反，我們必須在清楚而通俗的理論基礎上，必須在正確地、思想縝密地理解人民大眾底民族心理底特性上，為我們自己發動一種廣大的意識形態的鬥爭。』

『法西斯主義者搜遍每一國家底全部歷史，以便裝作是過去曾有光榮偉業與英勇事跡的那些人們底後裔，而將一切可恥的，或足以挑撥人民大眾底民族情操的東西用作反對法西斯主義底敵人的武器。新出爐灶的那些國社主義歷史家巧妙地敘述着德國的歷史，彷彿在最近二千年間，由於某種「歷史的定律」，有某一條發展路線像一根紅線似的貫透着德國的歷史，這條路線在歷史劇的活躍的場面中引出了一位民族的「救世主」，德國人民底「救星」，一個奧國種的「伍長」……墨索里尼則竭力誇大迦里波的（Garibaldi）這個英雄人物。法國法西斯主義者將貞德（Joan of Arc）奉作他們的女英雄。美國法西斯主義者推崇美國獨立戰爭的精神，歌頌華盛頓與林肯的偉業。保加利亞的法西主義者則利用着七十年代的民族解放運動，以及當時受人民愛戴的英雄——伐息而·勒夫斯基（Vassil Levski），斯

蒂芬·卡拉伊 (Stephan Karaj) 等人。那些以爲這一切是和工人階級底目的毫不相干的共產主義者……自願將一國以往歷史中的一切極有價值的東西放棄給法西斯撒謊者，僅僅爲了法西斯主義者欺蒙大眾的緣故。」（反法西斯主義，The Working Class against Fascism, Modern Books, Ltd. 版本。）

但共產主義者不僅需要將其目前的鬭爭與過去鬭爭中的英雄人物聯繫起來；他們也必須將那些傳統地受人敬愛的人物與目前的某人同一化起來。這就是法西斯領袖底成功技術的一部份，他們自稱爲民族歷史中那些英勇人物的近代代表。

共產主義者並不是不知道需要在羣衆面前擁戴某一個人爲其領袖，要他獲得羣衆底信任，並代表一切革命的領導作用底美德。在蘇聯，人民以至高的熱情敬愛着列甯，正像深信宗教的人民敬神一樣。他的相片代替了聖像，每天有成千成萬的人去拜謁他的陵墓。他的後繼者史太林，差不多同樣受着人民底愛戴，因爲他是「列甯聖約底執行者。」在實現列甯底計劃與願望，他已在俄國人民底心目中被視爲活的列甯了。假若人民有這種敬愛個人與理想化個人的能量，那末，還是將這種能量化在其生活與事業的確值得這樣敬愛的那些個人身上。叫這樣的人站在大眾面前，作爲社會進步底大路上克服困難的誘因與指針，以心理學而論，也是正當的辦法。

就在本國（指英國）共產黨的日報上也經常登着領袖的像，將簽了名的相片，賀片送給仰慕他的人，這是無疑地爲他在勞工階級的人們中獲取威望的必要手段。

假若領袖問題是重要的，那末就要用澈底的思想方式來研究這個問題，須利用近代心理學所給與有關的主觀特

徹底一切貢獻。假使心理學告訴我們，一種運動如果不能提出一個確能喚起情態（我們已經知道，這種情態是和親子情境有關係的）的領袖就不能爭取羣衆底擁護，那末以根據科學觀自稱的一種運動，就得迅速提出這樣一個領袖來。假若希特勒與墨索里尼能藉佈置周到的宣傳方法當作人民的救主，那末共產黨領袖也能做得到。當然，差別是在共產黨領袖不是憑藉騙人的諾言與煽動的言辭，而是靠領導工人從事革命鬭爭底真誠的決心。

列甯說過，在政治鬭爭中，如不顧到敵人所用的方法那是「罪過。」他說：『人人會同意：一支軍隊如果不好好地訓練，以精通敵人所有或會有的的一切武器，一切作戰手段與方法就會處於不利的或甚至是有罪的狀態中。這種情形在政治中比在戰爭中更要緊。在政治中要預期在未來的某種情形中，該用什麼戰術，更爲有用，這是很困難的。假若其他階級底地位底變動（非我們所能決定的變動）把我們所特別軟弱的活動方式放在最前線，那末我們只有精通一切戰術，尚可應付，否則我們就要遭受很大的危險，甚至會大敗的。』（左傾幼稚病 *Left-wing Communism, Martin Law-hence* 版本；旁點由本書著者所加。）

列甯所指的，特別在是需要精通合法的鬭爭方式，但他的批評也同樣可用以指需要心理學的技術，利用這種技術可以叫無數人向領袖效忠。

也許有人表示反對，認爲領袖底選擇儘可放心地交給歷史去執行。恩格斯說過，歷史會在確當的時機提供確當的人物。這個由全體而論當然是對的，但我們必須牢記，在歷史還未提出確當人物以前，常會經歷不幸的大錯。試看一九二三年德國共產黨領導作用底懦弱：時機確當嗎？從奪取充分的革命潛勢力底意味上說來，時機是很確當的。不幸，歷史沒

有多麼慈悲心，它竟會拿懦弱的領袖交給革命運動，所以革命就流了產。因此，革命既然需要有力的領導，那末我們不能聽從歷史底高興。我們必須科學地行動，凡以前讓生物學上的偶然事件來決定的，我們都得要做。歷史畢竟是人類對於鑄造其生命史的那些力量一天一天在加緊干涉的一種故事，所以利用科學的心理學以達到一向只歸諸於偶然機緣的事情，就是人類控制其自己命運的一種表現。假若一旦明白領袖底選擇與訓練，鼓動人民的熱情並給領袖以期望的運動是革命鬥爭中底要著，則革命的戰術將有極大的進步。爲說明我對於建築社會主義的社會底工作中所包含的主觀因素並不誇大起見，茲引史太林的意見如下：『這些困難就是我們的團體的領導底困難……關於所謂客觀的因素是沒有充分的理由可加說明的。自從黨的政治路線底改正已由數年來的經驗加以證實以後，自從工農對於這種路線的熱誠擁護已毫無問題以來，那種所謂客觀條件底作用已縮至最小限度，同時我們的團體與這些團體底領袖底作用倒成爲有決定的，非常的意義了。這是什麼意思呢？就是指，從現在起，對於我們工作底失敗與缺點負有十分之九的責任的，不是「客觀的」條件，而是我們自己，而且只是我們自己。』（見一九三四蘇聯全國黨代表大會報告。）

史太林的這篇報告當然是在討論蘇聯的特殊情形。沒有人會主張，在本國，工人的熱誠「擁護這種路線已毫無問題，」因爲我們還要做爭取領導工人的重大工作，因此，英國共產黨底問題是不僅要怎樣應用這種領導作用，像在蘇聯一樣，而是甚至更困難的是怎樣爭取這種領導作用底問題。

這正是精神分析對於正要從事革命的共產黨所以顯得這樣重要的理由。它能指示他們運用那種選擇並訓練必需的領袖底技術，而這種領袖必須不帶無理的傾向與強制作用，因爲這些會干涉重要的決斷。正像精神分析所主張的，

如果沒有用精神分析的方法來免除無理的傾向，就沒有資格做一個精神分析學家，同樣，從事於領導成百萬工人的任務，應當避免寧可用個人情緒來選擇，而不用工人底客觀利益來決定重大的決斷的危險。

也許有人這樣回答：共產主義者早已有人勸他們運用自我批判，作為保全自己，使不受主觀因素底影響。但是，從近代關於心理活動過程底特質底知識這種見地說來，僅僅將意識的心轉向內部就够了嗎？

我們知道，意識是怎樣容易不承認隱意識源泉底主要內容，所以這樣內省的結果，主要的只是做了抗拒隱意識衝動的自衛反應（Defence-reaction）。

這樣的方法是粗魯而沒有什麼幫助的。我必得重新說，馬克斯主義者在研究重大的因素時不能全憑因襲的方法為滿足，而必須理解那躲在意識行為後面的隱意識的源泉。

事實上，我要說，德國共產黨在法西斯主義未起來前的弱點，其原因之一就在不能理解心理的因素。當時有一種淺薄的唯知論，認為德國的文化與傳統絕對不會容法西斯主義這種野蠻東西的存在。假若懂得意識的行為只是深深的隱意識活動過程中底一種表面的反映，則一種觀點就不會堅持了。就在前述第米特洛夫那個見解卓越的報告中，也有說到和這相關的一些實例。自從提出了這個報告以來，全世界共產黨的戰術已有改進的景象了，這點說明從德國方面所得的這種沈痛的教訓已銘記在全世界同志的心坎中了。這報告說明：一種不明白心理因素的領導是怎樣將革命延遲了幾年。它說明這一慘痛的事實，指出以成百萬勞苦大眾為其動力的革命政黨居然會差不多完全不顧到這些大眾所有的主觀性而起草了他們的戰術與策略。但讓我們來看看第米特洛夫那種眼光銳利，言辭尖刻的評語。

「在這方面，我們也不得不指出共產黨所犯的許多錯誤，就是阻礙我們從事反法西斯鬥爭的錯誤。在我們陣營中會有不少人很輕視法西斯的危險，這種傾向直到今日還沒有到處克服。從前我們黨裏有人以為「德國不是意大利」，意思是指法西斯主義會在意大利成功，但它要想在德國得勝那是不可能的，因德國在工業與文化上都有高度的發展，在這個工人運動已有四十年歷史的國家中，法西斯主義是沒有立足的餘地……人們可以舉出許多實例，來說明共產主義者不提防法西斯陰謀。試看保加利亞，那裏我們黨的領導者，對於一九二三年的六九政變採取「中立的」態度，事實上只是機會主義者的態度；再看波蘭共產黨的領袖對於一九二六年五月的波蘭革命底勢力也作了錯誤的估計，不明白畢蘇斯基（Pilsudski）政變底法西斯性，而跟隨在事變底屁股後面；再看芬蘭，那裏我們的黨根據法西斯化漸進性那種錯誤的認識，而忽視了法西斯策略……我們的德國同志，一向都沒有估量到羣衆對於凡爾賽條約那種創痛的民族情操與義憤……」（反法西斯主義第一七——一八頁。）

這些錯誤現在已認出來了。它們已犧牲了成千累萬的工人們底鮮血與生命。但是由於後來事實的驅使而認清了錯誤，便能保證那種錯誤不會重演嗎？錯誤的真正源泉是需要揭示的，法西斯主義所以能勝利，主要地是由於革命理論家在估量事實中幾乎完全忽略了的主觀因素。法西斯主義究竟不是資本主義底一種必有的階段，究竟不是像資本主義是經濟發展底一種必要的階段。它是世界史中的一種「不幸的偶然事件」，但這種「不幸的偶然事件」是因一種定律底單調的規律性而發生的。它是整個的工人階級爲了其領袖底主觀的懦弱而受到的一種處罰。它是可以避免的。它在俄國已在列甯底領導之下被避免了。歐洲大陸的經驗已提供了一種教訓，這種教訓已有被接受的景象了——這種教

訓說明只有實際經驗而沒有理論的了解須付極高的代價。

從革命運動中已產生了一種見解，要摧毀法西斯主義，最要緊的是聯合戰線。聯合和平主義者，聯合改革派人物，他們雖有幻想，對於好的、有用的工作，卻顯有驚人的能力；甚至要聯合那些沒有社會主義的願望的人們，他們願意擁護資產階級民治底殘餘，而最要緊的，要終止對於個人的無謂批評。而過去這種批評，常常當作「革命的」言論底骨幹。

但這些不過是最急切的初步工作，這些工作逼迫着社會中的各階級互相保護以反抗法西斯主義這個共同敵人。革命家除在這方面須先下手以外，必須明白人類心理學的特質，對於理論的了解是極需要的。以往的失敗，大部份是爲了忽略了這一點。假若聯合戰線運動是在一個革命政黨底領導之下包羅着一切的人民大眾，那末領導底心理必須加以研究，第一因爲要選擇適當的領袖，第二因爲要喚起使羣衆與領袖結合起來的那些情態。我已在前面引用過馬克斯曾經說過，「從來一切唯物論的主要缺點……就在……只在客觀或直觀的形式中觀察感情，而不看做人類感覺的活動，不看做實際，不是主觀地去觀察。」這種缺點損毀了革命政黨底政治戰術，使他們不大注意人類生活底主觀方面。因此，假若革命家要除去這種缺點，則對這種主觀方面給予科學的理解的精神分析是很重要的。假使他們要影響人類的行爲，他們必須認清無理的動向決定大部分的人類行爲。這裏可以舉出幾個例子，來說明無理傾向的活動途徑，及其如何影響革命家的工作。

馬克思主義者在其日常工作中遭遇許多困難，這種困難指出隱意識的動向對於意識的行爲底影響。他必得克服並且必須排除對於階級利益、國家、種族、與宗教等等不易依從邏輯理論的盲目信仰。事實上，假使有潛伏着的

隱意識動機在拒絕，則一種合邏輯的理論也不爲人們所接受。反之，一種很合邏輯的事也會掩飾着一種在運用合理化來說明它自身的那種情態。在伯訥德·哈特（Bernard Hart）的瘋狂心理學（*The Psychology of Insanity*）中有一個很有趣的例子值得轉錄如下：

『有一個叫我來醫治的病人，一個以前做過主日學校教員的人，變成一個堅定的無神論者。他堅稱他的達到這種觀點是會對於這個題目有關的一切文獻經過長期而精密的研究，事實上，他於護教論有特別豐富的知識。他長篇大論談到創世記的證據理論是排列得很精妙的，並提出一種貫一的，理由充足的事例。然而，精神分析的結果，揭穿了他所以產生無神論的真正情結，卻是和他訂過婚的那個女人已跟着他主日學校教員中最熱心的一個同事私奔了。我們知道，在這個病人的例子中，示因情結（*Causa complex*）——對於其勝利的敵人表示憤恨——已否定了他們之間從前算是主要繫結的那種信仰。所謂理論，研究與引徵只是一種匠心佈置的合理化而已。』

但是也許對於我們最習見的是一切社會主義邏輯的芒刺所不能穿透的資產階級的心意。它舒適的思想習慣中潛伏着隱意識的情緒動向，這種思想習慣足以保護心意使不受混亂觀念的打擾。社會主義的思想似乎滲透了本已存在的情緒性的思想習慣，這種思想歪曲着社會主義者所表示的每一觀念的重大意義。任何實際上不大重要的細目，如果它似乎能提供一種口實以作反對的基礎，就被急切地攫住而加以過份的誇大。因此我們看到這些爲社會主義者所不能容忍的論調，以爲分配污穢的工作是困難的，以爲人性對於社會主義是不可調和的。社會主義者雖有仔細的解說，卻從來沒有透過資產階級頭腦的表皮，他們這種頭腦正在忙於佈置其他的自衛反應以補救社會主義邏輯所攻破的

缺口。

在資產階級中也常常有人信仰社會主義，這些人所以信仰它，乃是因為它可以給人一種口實，叫人藉以在努力於某種口是心非的事業中發洩其被抑制了的衝動，因這些衝動，斯文禮貌的資產階級社會所不容其發洩的，同時他們並假裝着這種事業，說是熱心為解放勞工階級而奮鬥。當然也有許多例外。自我如經過充分發展，可以提高個人底理解力，這樣就會將這些資產階級的人士同化於勞工階級，作為進步的力量。還有其他和革命運動必在一起的因素，例如反對性道德，反對藝術的以及文學的正統主義，也很會吸引一切風頭主義者，幻想家與怪癖者，因為這種運動，正是表顯他們的癖性底最適切的地方。革命運動必然就是反抗運動，它強烈地否定現存的社會制度，而所有僅僅因現社會某種特徵而起的些微怨恨的那些滿腔牢騷的人也在一般的革命反抗中得到一些安慰。

這就是我們所以有這許多所謂馬克斯主義者，這些人實在並不熱心於馬克斯主義，他們也不會努力於陳腐的公式以外，那些要大吹大擂的人，的確因為他們那種過份的鬧聲已使他們的同事感到他們的極端「誠心」，在「階級鬥爭」中博得了優秀戰士的聲譽，甚至成為領袖人物。

在前章中，我曾提到無理的強制作用，這是革命家情緒生「中」的一部份。這種作用由於反超我的隱意識的叛變而來，常常會產生和客觀情勢不相調和的行動，但這種行動可以表現反超我的叛變。對於那些其主要戰術只在激烈地否定議會政治與勞工領袖的革命家，列甯說他們患着「左傾幼稚病」。

這種說法是非常適切的，因為反叛父親的感情藉以表現的那些幼稚的嚇怒與脾氣也同樣發洩到社會底權威力

量上去。

像這樣的事實，說明研究人類心理學是多麼重要。假若我們要使社會主義運動不受那些危險的，非所願望的份子底影響，則我們就要設法使我們不受這種無理的強制作用底牽制。精神分析教我們認清隱意識的動機是在我們一切人底內心中起着作用：就是我們的意識的表白掩飾着底層的心理活動過程。假若一個馬克斯主義者要將其行動與實現打成一片，要認識隱意識的機械作用在他人中的活動，要將他自己的情結超越着客觀情勢的事實而決定其行為的情形。那末，他的課程第一就要包括隱意識的心底研究。

何以人民很容易地捲入戰爭的漩渦？何以對於自己的利益有切身關係的呼聲，對於狂風暴雨似的反抗統治階級的革命的熱忱，却表示冷淡？何以煽動家竟能操縱人民的情緒？要設法理解這些心理活動的過程不是很需要的嗎？

精神分析也指示我們不可冒昧速斷，如同對於跟我們發生接觸的那些人們底動機——不可對那些跟我們政見不同的個人就輕蔑地斥之為機會主義者，因為如能對他們給與更進一步的諒解也許可以得到他們的合作。

懂得了心理上的自衛的機械作用（Psychological defence-mechanisms）就能明白：如誤責了他人為有意欺騙，就會迫使那個人的自我採取自以為是底手段，他既無意欺騙，則受了冤枉的痛責，就會使他採取強辯的方法，反把你所攻擊的觀點保留起來，發展起來。

精神分析與馬克斯主義所研究的事實都是關於人類的。前者討論主觀生活，後者則討論客觀生活。馬克斯主義者如果不認識人類生活底主觀方面，依然是偏面的；弗洛伊特主義者如果不把人類主觀生活是藉著客觀環境底特質而



反映的，則也是偏面的。這兩種辯證的對立物，接近起來統一起來，就給與人類最完善的知識，作爲一個實在論者的馬克斯主義者不能將他的努力化在神話似的動物身上。他必得知道人類底真實的特性，如果他要想在人類中傳佈反抗底福音則非此不可。他的整個宣傳計劃中必須配合着一種知識，懂得那些隱藏在意識的行爲之後的情緒。他的目標是要觸到人類活動底主動發條，但要做到這門工作必須透過意識的生活底表面而深入於底流的本能，這種本能一經引發，即會提供革命底動力。對於馬克斯主義者，精神分析底研究是必要的。假若現實是馬克斯主義者用以設計其戰術與策略的指針，那末精神分析是一塊最重要的路牌。

最新出版

大眾哲學講話

公直編

本書根據史特勒契的「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際」而編著，目的是要把馬克斯主義寫成一般人都能懂得的讀物。尤其在第四章內從英法唯物論與傳統觀念論的缺陷入手，說明辯證唯物論的如何兼取二者之長，自成一個系統，這樣說明，最易使讀者領悟辯證唯物論的真正意義。第六章論馬克斯主義的發展使讀者明白馬克斯主義經過怎樣的歷程而發展到現下形式，又明白馬克斯主義的現下形式，是怎樣一個東西。最後一章即馬克斯主義文獻解題，替讀者指出研究馬克斯主義的途徑，對於初學者，尤為有用。

大眾社會科學講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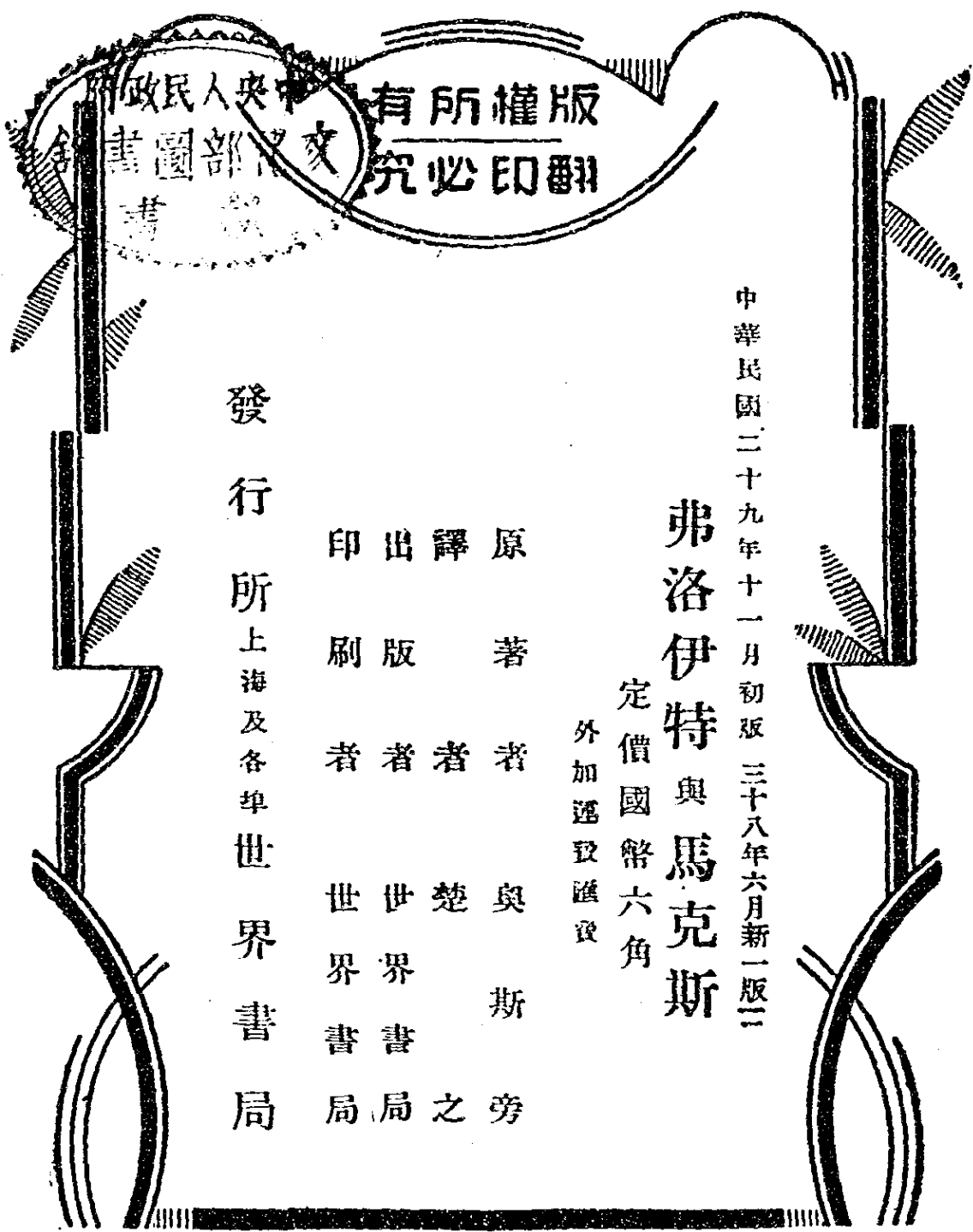
公直編

本書根據馬克斯，恩格爾斯，列寧，史丹林諸人的思想系統而編著，主要材料，亦以「社會主義的理論與實際」一書為骨幹，因史特勒契是被公認為正統的馬克斯派作家的。他這本書，以目前資本制度作出發點，研究他的基本缺陷，用什麼方法補救，補救應從何處入手，應經過怎樣的步驟，而指出社會主義應當如何建設的一條大路，是一本事實與理論打成一片的書。編者採取原著之精華，於應詳應略之處，頗費工夫，使成為適合中國讀者的社會科學入門書。

世界書局

注 意

1. 借書到期請即送還
2. 請勿在書上批改圈點
折角
3. 借去圖書如有污損遺
失等情形須照價賠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中央人民政權
圖書館

中華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初版 三十八年六月新一版二

弗洛伊特與馬克斯

定價國幣六角

外加運費

原著者 奧斯旁
譯者 楚之
出版者 世界書局
印刷者 世界書局

發行所 上海及各埠世界書局

10

27434 6

9

